

卷九十六志第七十

刑法下 刑律下

蒙古人及僧道讯断法

赦令

刑律之条格，画一之法也。断例，则因事立法，断一事而为一例者也，诏制，则不依格例而裁之，自上者也。

中统二年，陕西四川行省乞就决边方重刑，帝不许。

三年，江汉大都督史权以赵百户挈众逃，斩之。诏：“自今部曲犯重罪，鞠同得实，必先奏闻，然后置于法。”

至元二年，诏：“随路私商，曾入南界者，首实充军。”

五年，田禹坐妖言，敕减死流之远方。济南王保和坐妖言惑众，敕诛首恶五人，余勿论。是年，诏遣官审理诸路冤滞。正犯死罪明白，各证典刑，其杂犯死罪以下量断遣之。

七年，尚书省契勘旧例，居父母丧及夫丧而嫁娶者，徒三年，各离之，知而为婚者，各减三等。今议得定立格限，自至元八年正月一日为始已前，有居父母丧、夫丧内婚娶者，准以婚书为定，后犯者依法断罪听离。

八年，四川行省也速带儿言：“比因饥馑，盗贼滋多，宜加显戮。”诏群臣议之。安童以为强盗偷窃，一皆处死，恐非所宜；罪至死者，仍依旧待命。从之。尚书省臣言：“在先重囚待报，直至秋分已后施行，每半年内多趲下淹住。议得以后

重囚，经省部推问，再交监察御史覆审，无冤不待秋分，逐旋施行。”从之。是年，敕有司毋留狱讼以致越讼，违者官民皆罪之。

十一年，有司断死罪十五人，诏加审覆，其十三人，因斗殴杀人免死充军，余令再三审覆以闻。

十四年，敕犯盗者皆处死，符宝郎董文忠言：“盗有强、窃，赃有多少，似难悉置重典。”帝韪其言，遽命止之。

十五年，顺德路总管张文焕、太原府达鲁花赤太不花，以按察使发其奸赃，遣人诣省自首，反以罪诬按察使。御史台臣奏，按察使即有罪，亦不应因事反告，宜待文焕等事决，方听其讼。其后同知扬州总管府事董仲威坐赃罪，行省方按其事，仲威反诬行省官以他事。诏免仲威官，没其产十之三。二事同，而科断之不一如此。收括阑遗官也先阔阔带等坐易官马阑遗人畜，敕免其罪，以诸路官兼管收括阑遗，如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、私配妇人者，没其家。

十六年，诏有官守不勤于职者，勿论汉人、回回皆论死，且没其妻子。是时阿合马用事，奸赃狼籍，故劝帝严刑竣法，以钳士大夫之口焉。敕诸路所捕盗，初犯赃多者死，再犯赃少者从轻罪论。阿合马言：“有盗以旧钞易官库新钞百四十锭者。议者谓罪不应死，盗者之父执役臣家，臣如徇议者之言，宁不自畏。”诏论死。

十九年，和礼和孙言：“去年中山府奸民薛宝住为匿名书来上，妄效东方朔事，欺妄胡廷，希凯官爵。”敕诛之。又言：“自今应诉事者，必须实书其事。赴省、台陈告。敢以匿名书告事，重者处死，轻者流远方，能发其事者，给犯人妻子，仍以钞赏之。”从之，耶律铸言：“前奉诏，杀人者死，仍征烧埋银二十两。后止征二锭，其事太轻。臣等议，依蒙古人例，

犯者没一女入仇家，无女者征银四锭。”从之。是年，王著、高和尚杀阿合马，帝震怒，戮著等，并杀枢密副使张易，皆醢之。其后，帝悟阿合马之奸，追论其罪，剖棺戮尸，醢其二子，又戮其第三子，剥皮以徇。帝欲重惩奸吏，故用法特严。然剥皮及菹醢之法，唐、宋以来所未有也。

二十年，禁云南没人口为奴及黥其面者。旧制，云南重囚，便宜处决。帝恐滥及无辜。敕今后凡大辟罪，仍须待报。刑部尚书呈：“鞫问罪囚，笞、杖、枷、锁，凡诸狱具，已有圣旨定制。自阿合马擅权以来，专用酷吏为刑部官，谓如刑部侍郎王仪独号惨刻，自创用绳索法，能以一索缚囚，令其遍身痛苦，若复稍重，四肢断裂。至今刑部称为王侍郎绳索，非理酷虐，莫此为甚。今参详内外官司，推勘罪囚狱具，合依定制，不得用王侍郎绳索。各处推官司狱以至押狱禁卒人等，皆当择用循良，庶得政平讼理。”又御史台准中丞崔少中牒：“鞫狱之制，自有定制。比年以来，外路官府酷法虐人，有不招承者，跪于瓷芒碎瓦之上，不胜痛楚，人不能堪，罪之有无，何求不得。其余法外惨刻，又不止此。今后似此鞫问之惨，自内而外，通行禁断。如有违犯官吏，重行治罪，似合体国家恤刑之至意，去酷吏焚虐之余风，天下幸甚。”中书省并照验施行。

二十二年，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后，其定刘驴儿有三乳，自以为异，谋不轨，皆磔之。至元四年，刑部议谋反者处死，家人断鹰房子种田，无磔裂之刑也。至是则奉诏敕所降云。

二十八年，敕江南重囚，依旧制闻奏处决。监察御史言：“沙不丁、纳速剌丁灭里克、王巨济、琏真珈、沙的、教化，皆桑哥党羽，受赃肆虐，使江南之民愁怨载路，今或系狱，或释之，此臣所未喻者。”帝曰：“桑哥已诛，灭里纳速刺丁下狱，惟沙不丁，朕姑释之耳。”其后，纳速刺丁灭里以盗取官

民钞十三万锭，忻都以征理逋负、迫杀五百二十人，皆伏诛。王巨济无赃，帝以与忻都同恶，并诛之。中书省臣言：“妄人冯子振尝为诗谏桑哥，及桑哥败，即告撰桑哥德政碑者，引喻失当，乞治罪。”帝曰：“诸臣何罪，使以谏桑哥为罪，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者，朕亦尝誉之矣。”释不问。

二十九年，怀孟路河内县民刘跷、搭盖，小薛大王扫里，本路笑薛同知笞刘跷背一十七下，身死。分司佥事赵朝列牒肃政廉访司，称：“尝读唐《贞观政要》所载，太宗阅铜人，见人之五脏，皆系于背，诏天下勿鞭背。可谓人君知爱民之本，为万世之龟鉴也。今朝廷用刑，自有定制。有司不据科条，辄因暴怒，滥用刑辟，将有罪之人，褫去衣服，笞背考讯，往往致伤人命，深负朝廷好生之德。若不禁治，事关至重。”中书省议准。禁治施行。

元贞元年，湖州司狱郭汜诉浙西廉访司佥事张孝思多取廩饩，孝思下汜于狱。行台令御史杨仁往鞠，而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而速孝思至省讯问，又令其属官与仁同鞠汜事。仁不从，行台以闻。诏省、台遣官鞠问，既引服，皆杖之。

二年，御史台臣言：“官吏受赇，初讯辞服，继以审覆，而有司徇情，致令异词者，乞加等论罪。”从之。诏诸人告捕盗者，强盗一名质钞五十贯，窃盗半之，应捕者又半之，皆征诸犯人；无可征者，官给之。

大德元年，大都路总管沙的坐赃当罢，帝以故臣子，特减其罪，俾还旧职。崔彧言不可，帝曰：“卿与中书省臣戒之，若复然，则置之死罪矣。”是年，温州路平阳州民陈空崖坐禅说法，旗号伪写罗平国治正元年。敕陈空崖及为首诸人并处折，没其妻子财产。

四年，前行省参知政事张颐孙及其弟圭伏诛于隆兴市。初，

颐孙为新濫富人胡制机养子，后制机生子而卒，颐孙其利资，与弟圭谋杀制机子，赂县史获免。其仆胡宗诉主之冤于官。敕诛颐孙兄弟，还其资于胡氏。晋州达鲁花赤捏克伯诈称母死奔丧，给假，到解州迎其妻子。放将捏克伯罢职断罪，仍追离职月日俸还官。

五年，敕军士杀人奸盗者，令军、民官同鞫。中书省臣言：“旧制，京师州县捕盗止从兵马司，有司不与，遂致淹滞。自今轻罪乞令有司决遣，重者从宗正府听断，庶不留狱，且民不冤。”从之。御史台臣言：“军官元帅、百户、千户等子弟，承袭承替，就带原降虎符，比之民官优宠甚重。请今后军官但犯一切不公不法罪名者，无分轻重，依十三等例。与民官一体科断。”从之。

五年，河南民殷丑厮等诈称神灵，扇感人众。殷丑厮所及信从、知情不举者，皆处斩，没其妻子。

六年，诏千户、百户等自军中逃归，先事而逃者罪死，败而后进者杖之，没其妻女。又军官除边远出征外，其余遇祖父母、父母丧，依民官例立限奔赴。

七年，南剑路达鲁花赤忻都因事受赃，又挟仇故杀原告人徐仲言。忻都，阿合马之从子也。以遇郝，敕除名，永不叙用，倍征烧埋银。

九年，河间民王天下奴弑父，磁州民田圣童弑母，并磔于市。吏部主事贾廷瑞言：“近年以来，府州司县官失其人，奉法不虔，受成文吏，舞弄出入，以资渔猎。愚民冒法，小有词诉，根连株累，动至千百，罪无轻重，即入监禁，百端扰害，不可胜言。若不申明制令，严加戒飭，则吏弊不除。今后除奸盗诈伪杖罪以上罪状明白，依例监禁，其余自笞罪以下杂犯罪名及根连证干之人，不许似前监收，止令随衙待对。若果有逃

避，根捉到官，比本犯断决。”刑部议：“贾奉训所言事理盖为路府州县官吏不能奉职，至有差池，若选材得人，自然不至冤滥。以此参详小民犯法情罪，轻重不一，拟合临事详情区处。如有违枉等事，廉访司照例纠之。”中书省从刑部议。

至大二年，福建廉访司言：“古制，一罪先发，已经论决，余罪后发。其轻若等，则勿论重者，通计前罪，以充后数。矧今所犯赃罪分为十二章，各有差等，设若一罪先发，已经断罢，余罪后发，系在被断日月之前，合无酌古准今，其轻若等，则与拟免，比前罪重者，验赃计其所剩杖数决断，准复追赃免断，依例黜降，似为情法相应。”中书省依刑部议从之。是年，武昌妇人刘氏诣御史台诉三宝奴夺其所进亡宋玉玺一、金椅子一、夜明珠二。敕中书省臣及御史中丞冀德方、也可札鲁忽赤别铁木儿、中政使搠只等杂问。刘氏称故翟万户妻，三宝奴谪武昌时，与刘氏往来。及三宝奴贵，刘氏以追逃婢至京，谒三宝奴于其家，不答。入其西廊，见榻上有逃婢所窃宝鞍及其手缝锦帕，以问三宝奴，又不答。忿恨而出，即求书状人乔瑜为状，因尹荣往见察院吏李节，入诉于台。狱具，以刘氏为妄。有旨轩乔瑜，笞李节，杖刘氏及尹荣归之原籍。

三年，宁王阔阔出谋为不轨，越王秃刺子阿刺纳失里许助之。事觉，阔阔出下狱，赐其妻完者死，窜阿刺纳失里及其祖母母妻于伯铁木儿所。以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同谋，或知谋不首，并磔于市。

延祐元年，晋宁民侯喜儿兄弟五人并坐法当死。帝恻然曰：“彼一家不幸而有此事，其择情轻者一人杖之，俾养父母，毋绝其祀。”三年，敕：“大辟罪临刑，敢有刳割者，以重罪论。凡鞫囚，非强盗，毋加酷刑。”

五年，御史台臣言：“诸司近侍隔越中书省闻奏者，请如

旧制治罪。”从之。六年，帝御嘉禧殿，谓札鲁忽赤买间曰：“札鲁忽赤人命所系。其详阅狱辞。事无大小，必谋于同僚。疑不能决者，与省台臣集议以闻。”七年，中书省臣奏：“各处合流辽阳狱囚，无分轻重，一概发奴儿干地。而彼中别无种养生业。岁用衣粮，重加劳费。今肇州路有屯田，拟流囚照依所犯重者，发奴儿干地，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，屯种自贍，似为便益。”从之。刑部言：“方今庶务，惟刑为重，平反冤狱，乃居官者职所当为。比因升等减资之路，于是侥幸之徒不计事理虚实，欲图升进。往往锻炼成狱，反害无辜。所在官司，亦不详讞，取具体察公文，咨申省部定拟。平反明白，固亦有之，然冒滥者十常八九。若不定拟平反通例，深为未便。今后内外官员，如能平反重刑三名以上。量升一等，犯流配五名者，拟减一资，名数不及者，从优定夺。其吏员事不干己，而能平反者，量进一等迁调。其或冒滥不实，罪及保勘体察官司，庶革侥幸之弊。”中书省议从之。

至治元年，上都留守贺伯颜坐便服迎诏弃市，籍其家。是时，铁木迭儿复相，修旧怨。既杖杀杨朵儿只、萧拜住，又陷贺伯颜于死。终元之世，奸臣舞文法以害正人，铁木迭儿一人而已。英宗执法严，参议中书省事乞列监坐鬻官，刑部以法当杖，皇太后命笞之，帝曰：“不可，法者天下之公，徇私而轻重之，何以示天下。”卒工其罪。斡鲁思讪其父母，又驸马许纳子速怯讪其父谋叛，其母私从人。帝曰：“人子事亲，有隐无犯，今有过不谏，复讪于官，岂人子所忍为。”命斩之。真人蔡遁泰杀人论死，刑部尚书不答失里坐受其金，范德郁坐诡随，俱杖免。

三年，禁故杀子女诬平民者。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，坐其弟不法事系狱待对，其弟逃匿，诏出之，仍著为令，逃者

百日不出，则释待对者。八思吉思下狱，帝谓左右曰：“法者，祖宗所制，非朕所得私也。八思吉思虽事朕久，今有罪，其论如法。”八月，帝遇弑于南坡。泰定帝即位，讨贼也先铁木儿、完者、锁南、秃满等，皆伏诛。又遣旭迈杰等诛铁失、失秃儿、赤斤铁木儿于大都，并戮其子孙。监察御史脱脱等言：“铁木迭儿包藏祸心，离间亲藩，使先帝孤立，卒罹大祸。其子锁南亲与逆谋，乞正其父子之罪。以快元元之心。又月鲁、秃秃哈、速敦，皆铁失之党，不宜宽宥。”于是锁南、月鲁、秃秃哈、速敦皆伏诛。监察御史许有壬又言：“萧拜住、杨朵儿只、贺伯颜，天下皆知其无罪。铁木迭儿，盗弄威权，致之必死。御史观音保、锁咬儿哈的迷失、李谦亨、成圭，虽以言事忤旨，实为铁木迭儿父子所媒孽。又复阴庇逆贼铁失，使先帝暴崩，皆铁木迭儿为之张本也。近奉旨，免其抄籍。窃谓刑赏大节，尤当得宜，拟合依旧断没其诸子家产。先因事发。获免之后，分张别居，足见预为三窟之计。合一并籍没，仍将家属迁徙远方，以谢天下。”从之。

泰定元年，太尉不花、平章政事即烈，坐矫制以宾妇古哈强配撒梯，被鞫，诏以世祖旧臣，原其罪。

二年。息州民赵丑厮、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，有司以闻，命宗正府、刑部、枢密院、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。郭菩萨伏诛，杖流其党。

三年，潮州判官钱珍挑推官梁楫妻刘氏，不从，诬楫下狱杀之。事觉，珍饮药死。诏戮其尸。

天历元年，中书省臣言：“凡有罪者，既籍其家资，又没其妻子，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。今后请勿没人妻子。”从之。太尉不花率所部到掠居庸以北，盗入其家杀之，兴和路当盗死罪，刑部议：“不花不道，众所闻知，幸为盗杀，而本路隐其

残剽之罪，独以盗闻，于法不当。”中书省臣以闻，帝从其议。御史台臣言：“也先捏将兵擅杀官吏，俘掠子女货财。”诏刑部鞠之，籍其家，杖一百七，流南宁府，后复为御史所劾，以不忠、不敬，伏诛。

二年，中书省巨言：“近籍没钦察家，其子年十六，请令与母同居，仍请自今以后有罪籍官犯手，他人不得陈乞，亦不得没为官奴。”从之。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言，“人伦之中，夫妇为重。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，其妻子即断付他人，似与国朝旌表之意不符，夫亡终制之令相反。况以失节之妇，配有功之人，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，是已失节之意不同。今后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，不必罪其妻子，当典刑者则孥戮之，不必断付他人。请著为令。”从之。

至顺元年，枢密使言：“征戍云南军士逃归。法当死。”诏曰：“如临阵而逃，死宜也。非临阵逃者，辄论死，何视人命之易耶！其杖而流之。”御史台臣言：“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财，以其干名犯义，罪止四十七解任，贪污着缘此犯法愈多。请依十二章，计赃多少论罪。”从之。御史中本和尚坐受妇人为赂，遇赦原罪。监察御史言。“和尚所为贪纵，有污台纲，罪虽见原，理宜追夺所受制命，禁锢终身。”从之。

二年，湖广参知政事彻里帖木儿与速速、班丹俱出怨言，鞫问得实，刑部议彻里帖木儿、班丹杖一百七，速速处死。会赦，彻里帖木儿流广东，班丹流广西，速速徙海南。诏籍其家，速速禁锢终身。燕铁木儿言：“安庆万户锁住坐家人事系狱，久未款伏，宜若无罪，乞释之。”制可。宁国路径县民张道杀人为盗，弟吉从而不加功，系狱七年不决，吉母老，无他子。中书省以闻，敕免死，杖而释之。御史台臣言：“储政使撒儿不花侍潜邸时，受马七十九匹，盗用官库物，天历初遇贼即逃，

擅开城门。度支卿纳哈出矫增制令，又受诸王斡即七宝带一、钞一百六十锭。臣等议其罪，均宜杖一百七，除名。”从之。只里哈荅儿坐赃罪当流，以唐其势舅释之。安西王阿难答之子月鲁帖木儿，与畏兀僧玉你达八的刺板的、国师必刺忒纳失里沙津爱护持，谋不轨。事觉，三人皆处死，仍籍其家，以必刺忒纳失里妻丑丑赐通政副使伯蓝。天历初，御史台臣屡请勿籍罪人妻子，著为令矣。然未几，仍不依条格。大抵文宗之世，刑法畸轻畸重，皆出燕铁木儿之意，帝亦不专决也。

后至元三年，诏除人命重事之外，凡资贼等狱，不须五俟府官审，有司依例决之。

六年，诏今后有罪者。勿籍其妻女以配人。

凡蒙古人居官犯法，择蒙古官断之，行杖亦如之。四怯薛及诸王、驸马投下蒙古、色目人等，犯奸盗诈伪者，从太宗正府讞之。其蒙古人相犯者，婚姻、债负、斗殴、私奸杂犯，不系官军捕捉者，从本奥鲁归断。其余干碍人命，强窃盗贼，印造伪钞之类，即系管民官应捕事理，令有司约会奥鲁官一同问之。军民相干之词讼，管民官约会管军官问之，僧俗相干之词讼，管民官约会行宣政院问之。

至元十二年，刑部议准：“蒙古军人自行相犯，若有蒙古奥鲁员，合与京兆、南京一体施行。如无管领奥鲁头目，止从官司讞断。

九年，中书省议准：“蒙古人除犯死罪，监房收禁，不得一面拷掠外，据真奸、真盗之犯，达鲁火赤与众官人一同讯问得实，去犯人系腰合钵散收，其余杂犯轻罪依理对证，不得一面捉拿监收。”

三十年，敕：“管民官、奥鲁官、运司并投下相关公事，管民官与各管官司约会，一同鞫问，如行移三次不到，止从管

民官依理归结。情重者，申刑部断之。”

大德五年，敕军士系人奸盗者，令军民官同鞫。中统二年，凤翔府龙华寺僧超道谋作乱，遇赦，没其财羁管，京兆僧司同谋苏德全从军自效。

大德六年，诏自今僧官、僧人犯罪，御史台与内外宣政院同鞫。宣政院徇情不公者，听御史台治之。

七年，奉使宣抚耶律希尚、刘赓言：“平阳僧察力微犯法非一，有司惮其豪强，不敢诘问，闻臣等至，潜逃京师。”中书省臣言，宜捕送其所，令省、台、宣政院遣官杂治。从之。

八年，诏：“凡僧奸盗杀人者，听有司专决。”

延祐六年，敕：“畏兀儿哈迷里人自行相犯，委付头目讯断，若与百姓相争，委头目与有司官同鞫。”

七年，敕：“回回诸色人等，结绝不得者，归有司官讯断”。

赦令，历代所同。独以修佛事而释重囚，则惟蒙古有之。

元贞元年，用帝师奏，释大辟三人，杖以下四十七人。二年，释罪囚二十人。

六年四月己丑朔，释重囚三十八，人给钞一锭。庚辰，释重囚疑重者。七年，中书右丞答敕罕言：“僧人修佛事毕，必释重囚，有杀人及妻妾杀夫者皆指名释之。生者苟免，死者古冤。于福何有？”帝嘉纳之，然九年仍释上都囚三人，不能尽用其言。

十一年，武宗即位，帝师奏释大辟囚三十人，杖以下百人。

至大二年，以皇太后有疾，释大辟囚百人。

皇庆三年，以作佛事，释囚徒二十九人。

延祐元年，释流以下罪囚。三月，以僧人作佛事，择释狱囚，命中书省审察。六年，以天庆节，择重囚一人。七月，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刺吉作佛事，释全宁府重囚二十七人。敕按问

全宁有司官，阿从不法，仍追囚还狱，命分简奴儿干及流囚罪稍轻者屯田肇州。是年，以作佛事，释大辟囚七人，流以下六人。

英宗即位，拜住以受尊号，请释狱囚，不允。至治二年，西僧灌顶，疾请释罪囚，帝曰：“释囚祈福，岂为师惜，朕思恶人屡赦，反害善人，何福之有？”不允。西僧为奸利，假祈福之说以释重囚，元之秕政也，独英宗能斥之，然亦连为故事。

三年，敕都功侮使阔儿鲁至京师，释大辟囚三十一人，杖五十七以上六十九人。

泰定元年，释笞罪以为两宫祈福。三年，以帝师修佛事，释重囚三人。

至顺二年，作佛事，释在京囚死罪者十人，杖罪四十七人，三年，以作佛事，释御史台所囚定兴刘县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。

&

卷九十七列传第一

后妃

烈祖宣懿皇后 太祖光献翼圣皇后 忽鲁浑皇后以下附
 太祖忽兰皇后 古儿八速皇后以下附 太祖也遂皇后 察合皇
 后以下附 太祖也速干皇后 合答安皇后以下附 太祖完颜皇
 后 太宗孛刺合真皇后 昂灰二皇后以下附 太宗昭慈皇后
 定宗钦淑皇后 拖雷妃显懿庄圣皇后 宪宗贞节皇后 也速儿
 皇后以下附 世祖帖古伦皇后 世祖昭睿顺圣皇后 喃必皇后
 以下附 真金太子姐徽仁裕圣皇后 成宗贞慈静懿皇后 成宗
 卜鲁罕皇后 忽帖泥皇后 答刺麻八刺元妃 昭献元圣皇后
 武宗宣慈惠圣皇后 速哥失理皇后以下附 武宗仁献章圣皇后
 武宗文献昭圣皇后 武宗伯忽笃皇后 仁宗庄懿慈圣皇后 答
 里麻失里皇后 英宗庄静懿圣皇后 牙八忽都鲁皇后以下附
 甘刺麻元姐宣懿淑圣皇后 泰定帝八不罕皇 后亦怜真皇后以
 下附 明宗八不沙皇后 明宗真裕徽圣皇后 按出罕皇后以下
 附文 宗不答失里皇后 宁宗答里忒迷失皇后 惠宗答纳失里
 皇后 惠宗伯颜忽都皇后 惠宗完者忽都皇后 木纳失里皇后
 以下附附诸公主

蒙古因突厥、回鹘旧俗，汗之妻曰可敦，贵妾亦曰可敦，以中国文字译之，皆称皇后。其庶妾则称妃子。终元之世，后宫位号只皇后、妃子二等。世祖至元十年，以魏初建议，授察

必皇后册宝，用汉礼册。皇后自此始，是为正宫皇后。其余虽称皇后，无册封之礼焉。今博采前闻，为《后妃传》。其母以子贵，为皇太后者，并列于篇。

烈祖宣懿皇后斡勒忽讷氏，讳诃额伦。

先为蔑儿乞部人也客赤列都所娶。也客赤列都御后行至斡难河，烈祖出猎见后美，与族人捏坤太石、答里斡赤斤共劫之。后使也客赤列都策马疾走，烈祖追不及，以后归，遂纳焉。生四子，为太祖及合撒儿、哈准、斡赤斤，一女，为帖木伦公主。

烈祖崩，太祖方十三岁，同族欺其母子寡弱。一日，俺巴孩之二妻，曰斡儿伯，莎合台，春祭。饮族人酒。后后至，分膳不及，后怒曰：“也速该虽死，我子宁虑不成人。今膳肉独不我与，他日且弃我矣。”斡儿伯、莎合台亦怒，明日徙帐去，与后母子绝。是时，烈祖部众皆叛去，后骑而追之，持旄纛以麾叛众，还其大半。

太祖既长，娶光献皇后孛儿台。也客赤列都之兄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欲为其弟复仇，率三部蔑儿乞之众来袭。后率太祖等骑马入不儿罕山，使光献皇后驾牛车从之，为蔑儿乞人所掠。脱黑脱阿曰：“昔也速该夺吾弟之妻，今吾亦夺其子妇，可以相报矣。”始解围而去。

及札木合与泰亦赤兀等部以三万人来攻，太祖分所为十三翼以拒之，后率斡勒忽讷人为第一翼。战于答兰版朱思之地。

太祖即皇帝位，尊为太后，分部众万人与之，后意不足。二年，巫者阔阔出谮合撒儿于太祖，太祖惑其言，执合撒儿将杀之。后闻之，驾白驼车驰至太祖帐中，盛怒譴责太祖。太祖惶恐谢罪，然卒夺合撒儿部众，后郁郁不乐。未几崩。至元三年定庙制世次，追上尊谥，祔烈祖为太庙第一室。

太祖光献翼圣皇后，孛思忽儿宏吉刺氏，讳孛儿台。与诃

额伦太后同宗异族。祖曰达而罕。父曰特因，又称为特薛禅。太祖九岁，烈祖挈往舅家，欲为之乞昏。道遇特薛禅，奇太祖状貌，又夜梦白海青挟日月而飞集其掌，心喜为吉征，乃要烈祖至其家，以后字焉。烈祖返，留太祖为赘婿，及将崩，始命蒙力克召太祖归。

太祖既娶后，蔑儿乞人来袭。太后有媪曰豁阿黑臣，闻车马声殷地，疾告太后。太后与诸子及博儿术、者勒蔑各骑一马入不儿罕山。后无马，豁阿黑臣乘以花牛车，中道轴折，为蔑儿乞人所获。太祖乃乞师于王罕及札木合，尽虏蔑儿乞部众。后及豁阿黑臣遇太祖于乱兵中，控其马缰，遂与太祖同返。

太祖与札木合自幼为俺答，至是益德之，同牧于豁儿豁纳黑主不儿。岁余，札木合意叵测，后劝太祖避之，事具《札木合传》。

太祖称尊号，巫者阔阔出笞辱皇弟斡赤斤，泣告于太祖。后闻之，愀然曰：“汗在，而小臣横恣如是。倘百年后，其能畏惮汗之子孙乎！”太祖乃命斡赤斤拉杀阔阔出。后明识善断，能持大体，尤为太祖所重。

生四子，曰：术赤、察合台、太宗、拖雷，五女，曰：火臣别吉、扯扯亦坚、阿刺海别吉、秃满伦、阿儿塔隆。至元二年，追谥光献皇后，祔太祖庙。至大二年，加谥光献翼圣皇后，守第一斡儿朵。次后者，曰：忽鲁浑皇后，阔里杰担皇后，脱忽思皇后，帖木伦皇后，亦怜真八刺皇后，不颜忽秃皇后，忽胜海妃子。

太祖忽兰皇后，兀洼思蔑儿乞部长答亦儿儿孙之女也。答亦儿兀孙从乃蛮太阳汗与太祖战于纳忽山。太阳罕败死，答亦儿兀孙大惧请降，将纳女于太祖。太祖使裨将纳牙逆之，阻于兵。纳牙周慎，止后途中三日。太祖疑纳牙有私，欲罪之。后

力自陈，既幸，知其不欺，由是益重纳牙。后有宠，太祖征西域，独以后从。生一子，曰阔列坚，以母故，视如嫡子。

后守第二斡儿朵。次后者：曰古儿八速皇后，本乃蛮亦难察汗之妻，太阳汗之后母也。乃蛮败，为太祖所获，依蒙古礼纳之，有宠。曰亦乞列真皇后，曰脱忽思皇后，曰也真妃子，也里忽秃妃子，察真妃子，哈喇真妃子，氏族皆佚。又有乃蛮女，失其名，生子术儿彻，早卒。

太祖也遂皇后，塔塔儿也客扯连之女。太祖灭四部塔塔儿，先得其妹也速干，有宠，因言：“有姊尤美，新嫁，不知流落何地。”太祖曰：“若得汝姊，没能为之下乎？”也速干允之。时也遂与其婿匿于林中，太祖搜获之。也速干果让姊而居。

其次一日，太祖宴军中，也遂侍，忽顾而叹息。太祖觉有异，命在会者各退就所部而立，最后一少年仓皇不知所适。诘之。乃也遂前夫也，太祖命斩之，而宠也遂如故。

太祖将征西域，也遂请曰：“兵凶战危，汗出师万里，诸子皆不在侧，倘一旦不讳，谁当为嗣，愿以告部众。”太祖大惊曰：“此大事，微汝言，吾几忘之。”由是始定立太宗。

后从征西夏，太祖出猎坠马，因不豫。也遂与近侍脱栾扯儿必力劝班师，太祖虽不用其言，而心以为忠。既灭西夏，尽以俘虏赐之。

后守第三斡儿朵，次曰忽鲁哈刺皇后，曰阿失仑皇后，曰秃儿哈利皇后，氏族均佚；曰察合皇后，嵬名氏西夏主李安全之女，太祖伐西夏，围中兴府，安全献女乞和；曰阿昔迷失皇后，曰完者都皇后，曰浑都鲁歹妃子，曰忽鲁灰妃子，曰刺伯妃子，氏族均佚。

初，太祖灭塔塔儿。有小儿兄弟二人，曰忽里，曰哈喇蒙都，为太祖所收养。及稍长，也遂言于太祖，请使忽里兄弟收

塔塔儿之余众，得千人。也遂有弟曰胡士虎，为右翼千户。胡士虎之弟生女曰奴忽丹，为诸王阿八哈妃。

太祖也速干皇后，也遂皇后之妹；生一子曰察兀儿，早卒。守第四斡儿朵，次：曰忽答罕皇后，氏族佚。

曰合答安皇后，速勒逊都氏功臣赤老温之妹。太祖为泰赤兀赤人所获，脱走至亦老温家，后匿太祖于羊毛车中。追者至，欲搜车，后曰：“天暑如此，羊毛中能匿人乎？吾与汝乃一家人，顾疑我如此。”追者乃去。太祖灭泰亦兀赤，其夫为乱兵所杀，后望见太祖，亟呼：“帖木真救我。”太祖遽令释之。以旧恩纳焉。

曰斡者忽儿皇后，曰燕里皇后，氏族均佚；曰秃该妃子，与朵列格捏均为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长子忽秃之妻。太祖败蔑儿乞，虏秃该及朵列格捏，以朵列格赐太宗，而自纳秃该。曰完者妇子，曰金莲妃子，曰完台妃子，曰奴伦妃子，曰卯真妃子，氏族均佚。

又有谟盖皇后，贝格林部长可体耶讷赤之女，无所出。太祖崩，太宗甚礼重之，察合台欲娶之，太宗不与。又有肃良合妃子，高丽人，佚其名；八不别及妃子，佚其氏族。其所守斡儿朵均未详。

太祖公主皇后，完颜氏。金卫绍王女也。太祖围燕京，金宣宗纳女请和。太祖命阿剌浅使于金，金诸帝女未嫁者七人，后最秀慧，宫中称为小姐姐。宣宗封为岐国公主，以遣嫁焉。引见阿剌浅，即拜后于阶下，又请后北乡拜，后不敢拒。于是金人使丞相完颜福兴送后至太祖营，并媵护，驾将十人，细军百人，童男、女各五百人，彩绣衣三千袭，马三千匹，金宝称是。后母钦圣夫人袁氏亦从之。太祖以其为贵主，礼重之。国人呼为公主皇后。太祖于四斡儿朵之外，又为后建斡儿朵于斡

儿洹水西。邱处机至西域，道过和林，后与西夏公主各遣使送寒具等食。后年甚高，阿里不哥僭位和林时尚在焉。

太宗孛刺合真皇后，次曰昂灰二皇后，氏族均佚。太宗在潜邸，以宪宗为子，命昂灰皇后抚育之。次曰忽帖尼三皇后，乞里吉思氏，生二子：曰阔端。曰灭里。宪宗二年，迁后于阔端所居地之西。

又有土拉起那妃子，本蔑儿乞部长答亦思兀妻，太祖灭蔑儿乞，以土拉起那赐太宗。

太宗昭慈皇后乃马真氏，讳朵列格捏，号六皇后。先为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长子忽秃妻，太祖灭蔑儿乞，以后赐太宗。生一子，为定宗。太宗崩，后称制五年；复归政于定宗，而国事犹决于后；事具本纪。至元二年，追上尊谥，祔太宗庙。

定宗钦淑皇后斡兀立氏，讳海迷失，号三皇后。定宗崩，后临朝称制者四年。宪宗即位，后始归政焉。二年，后与皇孙失烈门厌禳事觉，谪失烈门于没赤脱之地，赐后死。至元三年，追上尊谥，祔定宗庙。

定宗在潜邸，其元妃曰乌兀儿黑迷失，蔑儿乞氏。卒年未详。

显懿庄圣皇后克烈氏，讳唆鲁忽帖塔尼，太宗母弟拖雷妃，宪宗、世祖母也。父札合敢不，克烈部长王汗弟，奔于乃蛮。太祖灭乃蛮，札合敢不献二女以降，长曰亦巴合。次即后。太祖纳办巴合，而以后赐拖雷。

蒙古俗，父之遗产多归幼子，太祖临崩，部兵十二万九千人，拖雷分十万一千，诸将多其旧部。拖雷早卒，宪宗、世祖尚幼，事皆决于后。后有才智，能驭众，尤与太祖长孙拔都亲厚。太宗崩，与诸王大臣共立定宗，后主赏赉之事，优渥异常，故内外称善。定宗崩，拔都首建议立宪宗，众从之，位遂定。

宪宗二年，后崩。世祖至元二年，追上尊谥曰庄圣皇后，祔睿宗庙。武宗至大二年十月，加谥曰显懿庄圣皇后。三年十月，上玉册焉。

宪宗贞节皇后，宏吉刺氏，讳忽都台，特薛禅孙忙哥陈女也，早崩。至元二年，追上尊谥，祔宪宗庙。

后初崩，宪宗即以其妹也速儿继后位。次曰出卑三皇后，佚其氏族。宪宗八年，从伐宋，留驻六盘山。明年秋七月，宪宗崩，九月，后亦卒。次曰亦乞烈氏皇后。昌王孛秃子锁郎哈女。次曰明里忽都鲁皇后，佚其氏族，泰定三年尚在，诏后守班秃大王营帐。次曰火里差皇后，火鲁刺思氏，宪宗在潜邸，太宗为帝娶火里差为妃，后亦称皇后。又有失力吉妃子，伯要几氏。

世祖帖古伦皇后宏吉刺氏按陈孙脱怜女也，事世祖于潜邸为元妃，守第一斡儿朵。

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宏吉刺氏，讳察必。按陈女也。貌甚美，侍世祖于潜邸，最有宠。生皇太子真金。

世祖伐宋，渡江围鄂州，宪宗崩于合州，皇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，其党阿蓝答儿等劝之自立，乘传发山后兵，去开平仅百余里。后使人诘之曰：“发兵大事也，太祖曾孙真金在此，何故不使知之？”阿蓝答儿意沮。阿里不哥使脱里出行省燕京金民兵，后闻之，密使人驰报世祖，趣班师。追世祖北归，事乃定。

中统三年，立为皇后。至元十年十月，授册宝。元代册皇后礼，自后始。

后性仁明，随事讽谏，多裨时政。有怯薛官请割京师城外地为牧场，奏可，以图进。后欲谏，至帝前，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：“汝汉人明达者，言则主听，何为不谏。初定都时，以

地牧马无不可者，今军民分业已定，奈何夺之？”世祖默然，事遂寢。

性俭素，尝以令旨取太府监缁帛各一端。世祖谓军国所需。非私家物也，后自是牢宫人亲执女工，拘旧弓弦练之。缉为绢，制衣，其韧比缁绮。宣徽院旧羊膻皮置不用，后取之缉为地毯。胡帽无枕。世祖苦日光眩目，以语后。后即益前檐，世祖大悦，命为式。又制一衣，前有裳无衽，后长倍前，亦无领袖，缀以两襟，谓之比甲，便骑射，时多效之。

宋平，幼主入朝上都，大宴，众皆欢甚。世祖察后色不怪，曰：“今我平江南，自此不用兵，众皆喜，尔胡不然？”后跪奏曰：“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，毋致吾母子及此幸矣！”时宋府库宝物陈于殿前，世祖召视之，后遍视即去。世祖遣宦者追问，欲取何钩。后曰：“宋人贮蓄以遗子孙，其子孙不能守，而归于我，我何取焉！”宋全太后至上都，不习风土，其宫人安定夫人陈氏、安康夫人朱氏及二小姬皆自缢邸中。世祖怒，命梟其首。全太后惊怖，后乘间从容为奏，听回江南，不允，再三请。世祖曰：“尔妇人无远虑，彼一国之母，遗民尚在，苦听南归，万一浮言偶动，即难保全，非所以爱之也。时加存恤可耳。”后由是足曰厚全氏。

翰林学士王思廉尝进读《通鉴》，至唐太宗怒魏征，长孙皇后朝服拜贺得贤臣事，世祖命内官引思廉诣后阁前覆讲之。后曰：“是诚有益圣德，复有类此者。汝宜以时进读。”其贤明多类此。

十八年二月，崩。二十一年，世祖上尊号，亦追上皇后尊号曰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的。三十一年。成宗即位，追上尊谥曰昭睿顺圣皇后，祔世祖庙。

后守第二斡儿朵。其次曰南必皇后，翁吉刺氏，纳陈孙仙

童之女，或曰按陈之女。至元二十年，册为皇后。时世祖春秋高，大臣多因后白事。生一子曰铁灭赤，早卒。

守第三斡耳朵者曰塔刺海皇后、奴罕皇后，并佚其氏族。

守第四斡耳朵者曰乌式真皇后，许兀慎氏，功臣博尔忽之女也，生子曰脱欢，曰爱牙赤。次阔阔伦皇后，佚其氏族。

又有速哥答思皇后，泰定三年诏守世祖斡耳朵。又八八罕妇子、撒不忽妃子，并佚其氏族。

徽仁裕圣皇后宏吉刺氏，讳伯蓝也怯赤，又讳阔阔真，皇太子真金妃，成宗母也。

先是世祖出猎，道渴，至一帐，见一女子于缉驼茸，从求马潼。曰：“马潼固有之，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，我女子难以与汝。”世祖欲去。又曰：“我独居此，汝自来去，于礼不宜。父母即归。盍姑待之。”须臾果归。出马潼饮焉。世祖既去，叹息曰：“此女仓卒知礼若是，岂非佳妇耶！”后诸臣请择太子妃，俱不当上意。有老臣尝从猎，知此事，且闻后未字，具白世祖，大喜，纳为太子妃。

后性孝谨，善事中宫，起居服御无纤介不至，世祖每称为贤德妇。一日，世祖幸视太子疾，见床第间设织金卧具。世祖责曰，“我尝以汝为贤，何奢靡如此？”妃跪答曰：“常时不敢用，今以太子病，巩侵湿气，乃陈之。”即时撤去。

成宗即位，尊皇考为帝，庙号裕宗，尊后为皇太后，设太后官属，置徽政院。后院官受献浙西田七百顷，籍位下，后曰：“江南率土，皆国家所有，具我一寡妇人，安用是耶！”即命中书省尽罢之。后有弟求官，后不悦曰：“汝非其人也，勿以累我。”后果黜。

大德四年二月崩，上尊谥曰裕圣皇后，祔裕宗庙，葬先陵。至大三年十月，加谥徽仁裕圣皇后。

裕宗又有安真迷失妃子，无子，氏族佚。

后长子曰晋王甘麻刺，生秦定帝；次子曰答刺麻八刺，生武京、仁宗。虽神器代易，陵替失序，而入继正统者，罔非其裔胄云。

成宗贞慈静懿皇后宏吉刺氏，讳失怜答里，斡罗陈女也。侍帝藩邸为元妃，生一子曰德寿太子，帝未即位卒。武宗至大三年，上尊谥，祔成宗庙。

成宗卜鲁罕皇后伯牙吾氏，驸马脱思想之女。元贞元年，立为后。大德三年十月，授册宝。

时帝多疾，后居中用事，然颇信任相臣哈刺哈孙，举措不挠，号为绥静。

八年正月，地震平阳，后召平章爱薛问曰：“灾异若此，殆下民所致耶？”对曰：“天地示警，于民何与？”后深然之。京师尝建天寿万宁寺，中塑秘密佛，形象诡褻，后幸寺，见之恶焉，以帕蒙面，寻敕毁去。群臣欲上尊号，帝不许，后因自请。帝曰：“联病日久，国事多废不举，奚以此皮文为耶！”议遂寝。后用享久，颇专制。

十年，出帝兄答刺麻八刺元妃与其子爱育黎拔八达居于杯州，而妇长子怀宁王海山方总兵居朔方。明年，帝崩无子，后恐其兄弟立悠急，乃召安西王阿难答至京师，谋立之。丞相阿忽台等欲奉后垂帘听政，而哈刺哈孙已密报爱育黎拔八达先入，以计诛阿忽台等，清官禁，迎立其兄，是为武宗。既杀西安王，并构后以交通之罪，迁居东安州，寻赐死。成宗又有忽帖尼皇后，乞儿吉思氏。

昭献元圣生后宏吉刺氏，讳答吉，鲁王按陈孙浑都帖木儿女，成宗同母兄答刺麻八刺元妃，武宗、仁宗母也。世祖初以宫人郭氏赐答刺麻八刺，后乃纳后。

大德九年，成宗不豫，后及仁宗出居怀州。成宗崩，仁宗自怀州奉后还京师，平内难。迎武宗即位，尊皇考为帝，尊后为皇太后。是年冬，朝后于隆福宫。上皇太后册宝。

至大元年三月，为后建兴圣宫。当武宗守边时，后尝亲祷于五台山。明年正月，遂复幸五台山，修佛车。诏高丽王璋从之。四月，立兴圣宫江淮财赋总管府。三年，又以兴圣宫鹰坊等户四千，分处辽阳，建万户府统之。是年十月，率皇太子诸王群臣胡，上徽号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。越日，后恭谢太庙，武宗更推广恩意，诏赦天下。仁宗践位，加上尊号曰全德泰宁福庆皇太后。英宗立，尊为太皇太后，上尊号曰徽文崇佑太皇太后。是日，御大明殿受朝贺。越日，以礼成，复告庙。元世诸皇后，光耀尊宠，莫有其比焉。

后居东朝，颇仁俭，宫女皆教治女工。每幸上都，必敕鹰坊卫士先住，毋害民稼。性敏给，有权数，历佐三朝，威福己出。内则黑驴母亦烈失八用事，外则幸臣失列门、纽邻及丞相铁木迭儿相卒夤缘为奸，以至簪辱平章张瑄等，紊乱纲纪。仁宗恐伤后意，不穷问。

仁宗崩，后命铁木迭儿复为右丞相，御史中丞杨朵儿只、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竹后旨，铁木迭儿矫诏杀之。失列门又以太后命更易朝官，英宗曰：“此岂除官时耶，且先帝旧臣不宜轻动。俊朕即位，议于宗亲、元老，贤者任之，邪者黜之可也。”事遂已。

初，后以武宗长子和世琜英伟，英宗弱，易树，群小亦以立明宗为不利于己，共拥戴英宗。既即位，太后来贺，见帝刚毅之色，退曰：“我不拟养此儿也。”遂饮恨成疾。至治二年九月崩。明年，上尊谥，祔顺宗庙。

武宗宣慈惠圣皇后宏吉刺氏，讳真哥，按陈裔孙进不刺之

女。至大三年正月，册为后，无子。仁宗皇庆二年，立长秋寺，掌后宫政，秩三品。秦定四年，崩。八月，上尊谥。惠宗元统二年，诏立武宗庙后主。丞相伯颜与群僚议曰：“先朝真哥皇后无子，不祔庙。今所当稍者，其明宗母，抑文宗母也。惠宗为明宗长子，伯颜意有在，而群臣亦依违莫决。太常博士逮逮鲁曾对曰：“真哥皇后，早膺册宝，则文、明二母皆妾也。今以无子之故，不为立主，而以妻母为正，是为臣而废先君之后，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，于礼不可。昔燕王慕容垂即位，追废母后，而尊其生母配享先王，为万世笑。岂宜复蹈其失乎！”集贤学士陈颢素疾鲁曾，乃曰：“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后，是亦二后也，奚为不可？”鲁曾曰：“尧之母为帝誉纪，尧立为帝，未闻尊为后以配誉皇。上为大元天子，不法尧、舜，而法唐太宗耶？”唐太宗初欲立曹王明母为后，魏征谏止，无册立事。颢盖妄为驳难，其言不伦，众皆是鲁曾议。于是升祔礼定。以后配焉。

武宗又有速可失里皇后，按陈从孙哈儿只之女，亦无子。又有完者歹皇后，氏族佚。有妃洪氏，不知所由进，最有宠。每七夕，结彩楼于台上，妃登楼散彩，令宫人俯拾之。帝又于仲秋夜月，与众嫔御泛舟太液池，设女军夹以数船，左曰凤队，右曰鹤团。冠服旗旛瑰奇詆丽，令互相冲击为戏。有骆妃善歌舞，为帝奏月照临之曲，夜分乃罢。太液池在万岁山北，旧名琼花岛，引金河水出石龙口，注方池，伏流至山半仁智殿后，有石琢蟠龙昂首喷出，东西流入池。山前白石桥长二百尺，迤至池中坻上，东为灵囿，多畜珍亡奇兽。至元四年，赐今名，车驾岁幸上都，必先宴百官于此云。

武宗仁献章圣皇后亦乞烈氏，讳寿童，世祖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女奴兀伦公主所出。初为帝妃，生明宗。天历二年，追上

尊谥曰。至正六年，改谥曰庄献嗣圣皇后。

武宗文献昭圣皇后唐兀氏，讳缺。亦帝妃，生文宗。天历二年，追上尊谥。

武宗伯忽筈皇后，怯烈氏，年十三，侍武宗于潜邸。后从昭献元圣皇后出居怀州。后性敏给周慎，昭献皇后爱之。英宗即位，命主太祖完颜氏皇后斡尔朵。至治三年，徙居世祖迭只斡尔朵。昭献皇后崩，出私财三千五百贯作顺圣寺以奉昭献神御，又作崇源寺以奉英宗神御。

仁宗庄懿慈圣皇后宏吉刺氏，讳呵纳失失里，生英宗。皇庆二年三月，立为后，上册宝，遣官祭告天地于南郊及太庙，改典内院为中政院，秩正二品。先仁宗崩。英宗即位，追上尊谥，祔庙。册曰：“至孝所以扬亲，易名所以表行。矧为天下母而养弗逮，履天子位而报则丰。”又曰：“昊天不吊，景命靡常。”词极悲病云。仁宗又有答里麻失里皇后，氏族秩。

英宗庄静懿圣皇后亦乞烈氏。讳速哥八刺，驸马昌王阿失之女，成宗女昌国大长公主益里海牙所出也。至治元年二月，册为后。无子。泰定四年六月，崩，上尊谥。英宗南坡之变，典礼缺如。后至元二年，始与武宗、明宗后祔庙。

英宗又有牙八忽都鲁皇后、朵儿只班皇后。铁失之妹为第二皇后，当为牙八忽都鲁。铁失弑英宗，伏诛，御史许有壬以皇后犹在宫中，请加贬废，后不知所终。

宣懿淑圣皇后宏吉刺氏，讳普颜怯里迷失，晋王甘刺麻元妃，秦定帝母也。至元三年九月，泰定帝即皇帝位，十二戊辰，追尊为皇太后。

秦定帝八不罕皇后，宏吉刺氏，按陈孙斡留察儿之女。泰定元年三月，册为后。二年，封后父为威靖王。初，后侍帝藩邸，生子呵速吉八。元年，立为皇太子。帝崩，皇太子即位，

后不知所终。文宗诏徙后于东安州，崩年失。

帝又有皇后七人：曰亦怜真八刺，曰忽刺，曰也速，曰撒答八刺，曰卜颜怯里迷失，曰失烈帖木儿，曰铁你。亦怜真八刺皇后，亦乞烈氏，昌国大长公主益里海牙女，二年，与帝受佛戒于帝师。撒答八刺皇后，帝姊寿宁公主女也，三年，纳之宫中，先卒。余氏族俱佚。文宗时，太平王燕帖木儿尝娶帝后为夫人，其名亦佚。

又妃二人：曰必罕，曰速哥答里，皆宏吉刺氏袞王买住罕女也。天历初，俱徙东安州。

明宗八不沙皇后，乃马真氏，泰定帝甥寿宁公主之女，侍帝潜邸，生宁宗。天历二年八月，明宗暴崩，文宗入临，燕铁木儿以后命奉皇帝宝授于文宗。是年，立宁徽寺掌后中宫事，又奉后钞万锭帛二千匹供费用。后命帝师率群僧为帝修佛事于大天源延圣寺七日，又命道士建醮于玉虚、天宝、太乙、万寿四宫及武当、龙虎二山。至顺元年，复诏有司供后币二百匹。四月，文宗不答失里皇后勾宦者谋弑后，寻崩。或云不答失里皇后推后坠地垆中而崩。后至元二年，衬庙。

明宗贞裕徽圣皇后，罕禄鲁氏。讳迈来迪，郡王阿儿厮兰之裔。祖曰阿里术兀，父曰帖木迭儿。明宗为周王时，北行过其部，帖木迭儿以后进，生惠宗。文宗既复位，忌之，以明宗言帝非己子。自高丽迁于广西，命奎章阁学士虞集草诏告中外，事具本纪。后至元二年，追上尊谥。

明宗又有后六人：曰按出罕，曰月鲁沙，曰不颜忽都，曰野苏，曰脱忽思，曰阿梯里，氏族皆佚。脱忽思皇后尝守明宗斡儿朵，至顺二年赐湘潭户四万为汤淋邑。然当时文移，称娘子不称皇后焉。惠宗时。哈麻提调宁徽寺，出入脱忽思宫中，为御史海寿所劾。宁徽寺者，掌脱忽思位下钱粮，脱忽思泣诉

于帝，帝为夺海寿官。

文宗不答失里皇后，宏吉刺氏，顺宗女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所出。祖父帖木儿，父附马潼珂不刺，皆封鲁王。天历元年，册立为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授册宝。生皇太子阿利忒纳答刺，早卒。又生燕帖古思、太平讷二皇子。

后笃信释教，尝以银五万两助建大承天护圣寺，又赐籍没张珪家田四百顷。

至顺三年八月，文宗崩，丞相燕帖木儿请立燕帖古思，后不从。文崇大渐时，命传位于明宗子。明宗长子妥

欢帖木儿谪静江，燕帖木儿谓后曰：“呵婆且权守大位，妥欢帖木儿居南徼瘴疠之地，未审存亡，我与宗室诸王徐议之可也。”至是年十月。始以明宗次子懿璘质班留京师，白于后，宣遗命而立之，是为宁宗，甫七岁，后同听政。十一月，奉册宝尊后为皇太后，御兴圣宫，受朝贺。

是月，宁宗崩，燕帖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。后曰：“天位至重，吾子尚幼，明宗长子妥欢帖木儿在广西，今十三岁矣，其迎立之。”约传位于燕帖古思，若武、仁故事。燕帖木儿知事不获已，乃奉皇太后诏旨，遣使迎惠宗于静江。

明年六月，惠宗即位，为皇太后置徽政院，设官三百六十六员。二年，上尊号曰赞天开圣仁寿徽懿昭宣皇太后。至元二年冬，复上尊号曰贞文慈佑储善衍庆福元太皇太后，仍临朝称制。先议尊为太皇太后，参知政事许有壬谏以为非礼，不听。时南台御史太不花亦奏以叔母不宜加太皇太后尊称，后初闻之怒，徐曰：“风宪有臣如此，可谓能守祖宗法矣。”赐金币以旌其直。六年六月丙申，诏曰：

“昔我皇祖武宗传位仁宗，定义易世之后，舍子传侄。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憊慝，俾皇考明宗出封云南。英宗遇弑，正统

浸偏，我皇考以武宗之嫡，逃居朔漠，及泰定升遐，宗王大臣同心翼戴，肇启大事，时以近地，先迎杯王，暂总机务。继揆天理人伦不当，窃据假让位之名，以玺绂来上，我皇考推诚不疑。授以皇太子宝，使守青宫。乃包藏祸心，迎谒行在，与其臣月鲁不花、也里牙、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，使我皇考饮恨上宾。归而再御宸极，思欲自解于天下，乃谓夫何数日之间，宫车宴驾。海内闻之，靡不切齿。

又私图传子，虚构邪言。嫁祸八不沙皇后，谓朕非明宗之子，俾出居遐陬。祖宗大业，几于不继。内怀愧慊，则杀也里牙以杜口。及其将死，哀鸣畏在天之震怒，始议立明考之嗣，冀道冥诛。叔母不答失里自谋称制，贪引童婚。舍明考之家嗣，而立肤弟懿璘质班，曾未匝月，奄复不年，诸王大臣以贤以长，扶朕践阼。国之政，迟未躬亲。

赖天之灵，权奸屏黜，顾念治必本于尽孝，事莫先于正名，永惟鞠育罔极之恩，忍忘不共戴天之义。既往之罪，不可胜诛，其命太常报去图帖巾睦尔在庙之主。不答失里本朕之婶母，乃阴构奸臣，弗顾非礼，僭膺太皇太后尊号，迹其闺门之祸，离间骨肉，罪恶尤重，揆之大义，削去鸿名，可东安州安置。燕帖古思昔在幼冲，情虽可原，理难同处，惟朕终不蹈覆辙，专务残酷。可放诸高丽。当时贼臣月鲁不花、也里牙已死，其以明理董阿明正典刑。

后至东安州，寻赐死。文宗固有罪，然后舍其爱子而立兄之子，割情蹈义，非由钳制。一旦反覆，使母子具殒。追缘衅，报亦酷焉。

宁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，宏吉刺氏。至顺三年十月，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时年甚幼，至正二十八年崩，祔宁宗庙。

离宗答纳失里皇后，伯牙吾氏，太平王燕帖木儿女也。至

顺四年六月，帝即位，七月立为皇后。元统二年，授册宝。

惠宗立，非燕帖木儿意，而后颇有宠，性贫冒黠货。时诏立盐局，官自卖盐，后亦命宦者孛罗帖木儿取盐十万引入中政院，帝又命发两艘船下番为后营利。

至元二年，后兄左丞相唐其势与太师伯颜争权，坐谋逆诛。弟塔刺海逃入宫，匿后坐下，后以衣蔽之，左右曳出斩首，血溅后衣。伯颜奏曰：“岂有兄弟为逆，而皇后护之者。”遂并执后。后呼帝曰：“陛下救人。”帝畏伯颜，乃曰：“汝兄弟为逆，岂能相救。”于是迁后出宫。伯颜寻进鸩弑后于开平民舍。

惠宗伯颜忽都皇后，宏吉刺氏，武宗宣慈惠圣皇后之侄，毓德王孛罗帖木儿女也。后至元三年三月，册为后。生皇子真金，二岁而夭。后性简重节俭，不妒忌，动中礼法。待妾媵、太子皆有恩意。时第二皇后奇氏有宠，居兴圣西宫，帝希幸东内。左右或以为言，后无纤微怨望见于言色。从帝巡上都，次中道，一夕帝欲临幸，使内官驰告，后不可曰：“幕夜非至尊往来之候。”中使往复者三，竟不纳。帝益贤之。至正十四年，后母卒，帝加礼赙钞三百锭，后居坤德殿，终日端坐，未尝妄逾阃阈。二十五年八月，崩，年四十二。奇后见后遗农质敝，大笑曰：“正宫所服何至斯耶！”皇太子自太原归，哭之极哀。

惠宗完者忽都皇后，奇氏，高丽人。其家微也。故事，高丽国岁献媵妾。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为宫女，主供茗饮，寻见宠幸。生子爱猷识理达腊，后立为皇太子。时答纳失里皇后方嫉妒，知当帝意，数箠辱之。及后遇害，帝欲立焉，丞相伯颜争不可。伯颜罢，学士沙刺班希旨请立第二皇后，居兴圣宫，改徽政院为资政院。

后为人狷黠，务自矮饰，无事则取《女孝经》、史书，访问历代皇后有贤行者为法。四方贡献珍味，非荐太庙不敢先食。京师大饥，命官作糜粥赈之。又出金银粟帛，令宦者朴不花置冢，瘞遗骼十余万，复命僧建水陆大会度之。太子既长，帝为建端本堂，命儒臣教授国法。帝与太子多受佛戒，帝师因启后曰：“太子向学佛法颇开悟，今乃使习孔子教，巩坏真性。”后曰：“我虽居深宫，不明道德，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，须用孔子教，舍此则为异端。佛法虽好，不可以治天下，安可使太子不读书耶？”帝师惭退。其后证位中宫，诞日百官进笺贺，后诫左丞相沙蓝答里曰：“自世祖以来，正官皇后寿日未尝进笺。近年虽有，不合典礼。”却之。其假托正谊如此。”

帝怠弃政事，后与太子遽谋内禅，使朴不花喻意丞相太平，太平不答。复诏太平至宫，举酒赐之，申前说，太平依违而已。帝亦知后意，怒而疏之。

然后颇盗威柄，赏罚由己。朴不花有罪被劾，后讽御史大夫佛家奴为疏辨。佛家奴谋再劝之，后嗾御史转奏谪潮河。

后族奇氏在高丽者，怙势骄横，高丽王伯颜帖木儿怒，尽杀之。后谓皇太子曰：“汝年已长，不能为我复仇耶？”皇太子乃请帝废高丽王，立其弟塔思帖木儿留京师者为王，以奇氏族子三宝奴为太子，将作同知崔帖木儿为丞相，将兵万人送之至鸭绿江，为伏兵所败，余十七骑而返。

时中书平章政事孛罗帖木儿镇大同，与太子有嫌。帝亦愤其跋扈，命太尉扩廓帖木儿讨之。孛罗帖木儿遂举兵犯阙。及入都城，嗾监察御史武起宗言后挠乱国政，宜迁居于外。帝弗听，孛罗帖木儿遂矫制幽后于诸色总管府，使其党姚伯颜不花守之。太之先奔太原。寻逼后入宫，取印章，伪为书以召太子。复幽后旧所。后数纳美女求脱，至百日，始释之。及孛罗帖木

儿伏诛，太子还，后又密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入，劫帝禅位。扩廓帖木儿知其意。将至京师，散遣诸军，阴谋遂沮。

会伯颜皇后崩，中书省又以太子故，请后正尊位，奏改资政院，兼主中政院。帝初不许，俄授册宝，进嚼奇氏三世为王，至正二十五年十二月也。先是，后为第二皇后时，监察御史李泌言：“世祖有誓：子孙不得与高丽女子共事宗庙。陛下践世祖之位，何忍忘世祖之言，乃以高丽女并位宫中。今灾异屡起，河决地震，盗贼滋蔓，皆阴盛阳微之渐。乞仍降为妃，庶使三辰定位，灾异可息。”不听。卒成亡国之祸云。元称西夏、高丽，不举其国，举其部族曰唐兀氏、肃良合氏。至是。乃以后为肃良合氏诏天下。二十八年，明兵破大都。从帝北奔。二十九年，崩。

帝多内嬖其妃嫔可考者，有龙、程、张、戈、支、祁诸妃。又有木纳失里皇后称三皇后，宏吉刺氏，居隆福宫，至正三年卒。龙妃尤嗜利，帝赐缯绮，率纂组奇瑰，与他珍异动以臣万，令宦者货于左掖门内，售者麇至，名其地曰绣市焉。

史臣曰：“蒙古之兴，由于宣懿皇后，以一寡妇，提挈孤子，卒能奋于艰难，弼成大业，虽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何以尚之。中叶以后，昭献淫恣，徇嬖宠之言，不立周王，祸延数世，元祚由此替矣。惠宗惑于孽后，宠遇无节，揆其政刑紊乱，虽不尽由帷闼，而启衅召戎，则奇后实为之导焉。呜乎，是亦褒阎之亚匹欤！”

元制，皇女及诸王女皆称公主，记载不备。甄其可考者，附于《后妃传》后。

烈祖女帖木伦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孛秃。

太祖女火臣别吉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孛秃为继室。

太祖女扯扯亦坚公主，适卫拉特部长忽都哈别吉子土拉而

吉。

太祖女阿刺海别吉，封赵国大长公主，始适汪古部长长不颜昔班，改适其兄子镇国，再适赵王孛要合。太祖征西域，公主留漠南，号监国公主。公主性明敏，有智数，侍女数千人，给事左右。军国大事，虽木华黎亦禀命焉。

太祖女秃满伦，封郢国公主，适赤窟驸马。

太祖女阿儿塔隆公主，适斡勒忽讷部长泰赤子札费噶儿薛禅塔出古列坚，为宣懿皇后兄弟之子。定宗时，阿儿塔隆坐事赐死。

太祖女也立可敦，封高昌公主，适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儿忒的斤。拉施特书：太祖女布亦塞克，许字宏吉刺部长帖儿该阿蔑，嫌其貌陋，不欲娶，太祖杀之。东西书译音迥别。未知为太祖第几女。又拉施特书：千户布哈古而干娶太祖女，然则太祖固不止五女也。

太宗女唆儿哈罕，封鲁国公主，适纳合附马。

太宗兄术赤女大鲁罕公主，适斡亦刺惕部长忽都合子脱列勒赤。

睿宗拖雷女也速不花，封鲁国大长公主，适斡陈驸马。

睿宗拖雷女薛木罕，封赵国公主，适郃王聂古，再适察忽驸马。

太祖孙女薛只干，封鲁国公主，适纳陈驸马

太祖弟合赤温子阿勒赤歹大王女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札忽尔臣。

定宗女巴巴哈儿公主，适亦都护大赤哈儿的斤。

定宗女叶里迷失，封赵国大长公主，适赵王君不花。

宪宗女伯雅伦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忽怜。

宪宗女失林公主，适宏吉刺部长术臣驸马，卒，以其妹为

继室，失名及封号。

世祖女月烈，封赵国大长公主，适赵王爱不花，先追封皇姑齐国大长公主，后改封。

世祖女囊家真，封鲁国大长公主，始适斡罗陈为继室，改适纳陈子帖木儿，再适帖木儿之弟蛮子台。

世祖女兀鲁真，封昌国公主，适孛花驸马。

世祖女忽都鲁坚迷失公主，适高丽王王暉，封安平公主，追封皇姑齐国大长公主。元贞二年，公主从暉入朝。及归高丽，宫中芍药盛开，左右采以献。公主忽泣下，数日而卒。高丽世子嫌疑暉妾杀之，事具《高丽传》。

世祖女茶伦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帖监干附马。

太宗子阔出太子女安秃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琐郎哈。

太宗孙女卜鲁罕，封高昌公主，适高昌王纽林的斤，卒，以其妹八卜叉公主为继室。

太宗子阔端太子孙女朵而只思蛮，封高昌公主，适高昌王帖木儿补化。

宪宗孙女卜兰奚，封昌国大公主，适昌王忽怜为继室。

宪宗曾孙女买的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阿失为继室。

世祖孙女脱脱灰公主，适秃潢答儿驸马，晋封荣寿大长公主。

真金太子女忽答迭迷失。封赵国大长公主，适赵王阔里吉思。

真金太子女南呵不刺，封鲁国大长公主，适蛮子台为继室。

安西王忙哥刺女奴兀伦公主，适锁郎哈为继室。

安西王阿难答女兀鲁真公主，适纽林的斤为继室。

成宗女益里海涯，封昌国大长公主，适昌王阿失。

成宗女爱牙失里，封赵国大长公主，适阔里吉思为继室。

成宗女普纳，适鲁王桑哥不刺，封郢安大长公主，进号皇姑鲁国大长公主。

晋王甘刺麻女卜答失里，封蓟国大长公主，适高丽王谔。

晋王甘刺麻女寿宁大长公主。

晋王甘刘麻女呵刺的纳八刺，封赵国公主，适赵王注安。

答刺麻八麻太子女祥哥刺吉，封鲁国大长公主，适弼阿不刺附马。早寡守节，不从诸叔继尚。女为文宗皇后。天历二年，诏曰：“朕思庶民若此，犹当旌表，况在懿亲。赵世延、虞集等可议封号以闻。”乃晋封徽文懿福贞寿大长公主。

营王也先帖木儿女亦怜只班，封濮国大长公主，适沈王王焘。

仁宗女阔阔伦公主，适特薛禅孙脱罗本。

魏王阿不哥女金童，封曹国大长公主，适王焘为继室。

魏王阿不哥女宝塔失怜公主，封徽懿鲁国大长公主，适高丽王颀。

明宗女不答昔你，封明慧贞懿大长公主。

明宗女月鲁公主，适嗣昌王沙蓝朵儿只。

卷九十八列传第二

烈祖诸子

哈撒儿

也生哥

势都儿

哈准

子按只吉带

哈丹

帖木哥斡赤斤

塔察儿

乃颜

别克帖儿

别勒古台

口温不花

烈祖神元皇帝六子：宣懿皇后生太祖皇帝，次哈撒儿，次哈准，次帖木儿斡赤斤；太祖异母弟别克帖儿，次别勒古台。

哈撒儿，少太祖二岁，有勇力，善射。幼与太祖奉宣懿皇后居斡难河上，泰赤兀人来袭，哈撒儿独弯弓御之。敌不敢逼，遇谓之日：“吾但取汝兄帖木真，无预汝事。”太祖得乘间逸去。事具本纪。

太祖称汗，以哈撒儿为兀勒都赤，领宿卫。癸亥，太祖与

王汗战于哈兰真，哈撒儿别居哈刺温山，妻子为王汗所掠，独挈幼子脱忽走免，至巴泐渚纳始与太祖会，太祖大喜。明年，太祖将袭王汗，遣哈撒儿左右合里兀答儿、察兀儿该，谬为哈撒儿之言，往给王汗曰：“吾兄离我，不知何往，缘追求之亦不得其踪迹。我妻子在父王汗所，我何归哉！我令露宿于野，仰视星辰，终夕不寐，思还事父王汗。倘念前劳，许我自效，遣亲信一人来与我盟，则我束手归命矣。”王汗信之，遣其将办秃儿干盛血于牛角，往莅盟，与合里兀答儿等同行中途，遇太祖伏兵。合里兀答儿恐亦秃儿干惊走，乃下马伪言马蹄中有碎石，将抉去之。亦请亦秃儿干下马，遂执以归，太祖畀哈批儿杀之。进袭王汗于彻彻乐温都尔，大破之，王汗走死。

甲子，太祖伐乃蛮，命哈撒儿将中军，军容甚盛，乃蛮太阳汗望见，大惧退，上纳忽山，一战擒之。论功以哈撒儿为第一，予以恩赏，凡哈撒儿子孙，位次在宗室之上。

太祖即皇帝位。有狂人阔阔出妄言祸福，为太祖所敬信。阔阔出恶哈撒儿，率其兄弟殴之。哈撒儿诉于太祖，太祖不择曰：“汝自负无敌，奈何为人所辱。”哈撒儿垂涕而出。阔阔出因言：“天神有命，使哈撒儿代帖木真为汗管百姓。不除哈撒儿，事未可知。”太祖执哈撒儿欲杀之。会宣懿皇后知其事，奔救之。时太祖方褫哈撒儿冠带，严词诘责，见后至，惶恐甚。后手解哈撒儿缚，盛气趺坐，出两乳加于膝上，谓太祖曰：“汝昔在抱，哺我一乳尽，哈准、斡赤斤二人不能尽我一乳，惟哈撒儿哺我二乳兼尽之，使我胸臆舒畅。是以汝多才智，哈撒儿有勇力。哈撒儿为汝执弓矢，讨捕叛亡。今诸部略定矣，汝无所用之，宜其见杀也。太祖顿首谢罪。事始解。然太祖终夺哈撒儿所分降众大半，才余一千四百户。哈撒儿位下千户者卜客俱罪，亡入巴儿忽真。者卜客，木华黎之叔父，八十五功臣

之一也。

九年，太祖伐金，兵分三路。哈撒儿率斡陈诺延、主儿赤歹、布札循太行而东，为左路，取蓟、平、滦等州，与太祖围中都。会金人乞和，乃班师。未几卒。

相传哈撒儿有四十子，惟五子知名：曰也古，曰说忽，曰也生哥，曰巴忽儿达儿，曰哈拉儿珠。

也古与也生可从诸王会于奎腾敖拉之地，拥立宪宗。二年，以也古为征东元帅，与高丽降人洪福源率兵渡鸭绿江，拔高丽禾山、东州、春州、三角山等城，以私怨袭诸王培刺儿营。事闻，宪宗褫其兵权，以札刺台豁儿赤往代之。也古卒，子火鲁火孙嗣。

也生哥，从太祖伐西夏，至盎鲁塔斯之地。太祖疾大渐，诸王惟也生哥侍侧。也古既罢，也生哥仍卒所部从札刺台征高丽，先后攻拔其光州、玉果等城。宪宗崩，也生哥与东路诸王拥戴世祖。阿里不哥叛，从世祖讨之，为前锋，败其将出木哈儿。车驾东还，留也生哥守和林。中统二年，阿里不哥伪请降，突攻也生哥，遂陷和林。世祖再亲征，赐以金印。也生可精力强健，年七十有五，须发无白者。也古、脱忽身躯皆短，也生哥独伟岸，肖其父哈撒儿，卒，子爱每根嗣，卒。

子势都儿嗣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乃颜叛于辽东，势都儿与合丹应之，遣其将帖哥攻咸平府，约海都为犄角。后侮罪，来降。

子八不沙，元贞二年，与诸王也只里等驻夏于晋王怯鲁刺之地。大德七年，以败海都功赐金银钞币有差。十一年七月，封齐王。至大四年十一月，诸王不里牙屯等诬八不沙不法，诏鞫不里牙屯等于河南。

八不沙弟黄兀儿子月鲁帖木儿延祐三年封保恩王，六年进封恩王，秦定元年嗣为齐王，给金印，天历元年以兵袭陷上都，

执丞相倒刺沙，论功第一。二年，卒。

子失列门嗣，至正十二年，献马万匹于京师。

巴忽儿达儿与也古、脱忽、也生哥皆哈撒儿妃阿尔坛可敦所出。

哈拉儿珠，其母阔阔真，哈撒儿之仆妇，有美色。哈拉儿珠在襁褓，为阿尔坛所抚养。太宗即位，察合台遣使上言：“从前共饮食之人，今渐少，请可汗选旧人来，与商国事。”于是，太宗命哈拉儿珠住，佐察合台，呵尔坛携其孙彻儿吉歹从之。彻儿吉歹，巴忽儿达儿之长子也。

哈拉儿珠子七人：曰帖木儿，曰沙里，曰木哥都，曰忽图哥，曰沙儿速克塔，曰孟岱儿，曰呼儿达喀。

彻儿吉歹子五人：曰乞卜察克，曰苏图，曰库克，曰图丹土喝塔，曰台儿极儿。后察合台后王博拉克与旭烈兀子阿八哈构兵，哈拉儿珠、彻儿吉歹相谓：“可汗命吾等西来，宜从阿八哈。”乃迎降。呵八哈厚抚之，使苏图、库克从其子阿鲁浑使图丹土喝塔，管仓储。以台儿极儿不能任事，使扈从左右。沙儿速克塔、孟岱儿、呼儿达喀等，皆待以亲王之礼。巴忽儿达儿四世孙，有吐可帖木哥，为义阑克汗。

哈准，少太祖四岁，早卒

子按只吉带，从太祖军中。太祖获札木合，不肯杀，付于按只吉带。按只吉带截其手足，杀之。太祖二年，皇子术赤平林木中百姓，赐按只吉带降民二千户。太宗二年，从伐金。四年正月，偕诸王口温不花等将万骑先渡河，会拖雷大军，败金人于三峰山。五年，偕定宗，将左翼兵，讨蒲鲜万奴于辽东，擒万奴。八年，大举伐宋，皇子阔出卒于军，按只吉带代之。太宗崩，乃马真皇后称制，按只吉带与大将察罕等数伐宋，攻略江淮间，为宋人所畏。宪宗之立，预定策功。宪宗与世祖皆

重其为人，有大事必使议之。卒。

子察忽刺嗣，察忽刺卒，子忽刺忽儿嗣，中统初有拥戴功，卒。

子胜纳哈儿嗣，至元中，从北安王那木罕御海都于北庭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。遣使阴结胜纳哈儿，其使人为土土哈所执。事觉，胜纳哈儿设宴召土土哈等皆不往，计无所通。未几，诏胜纳哈儿入朝，将由东道。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：“彼分地在东。是纵虎入山林也。”乃令从西道，至大都。既至，夺其王，封丞相。桑哥言：胜纳哈儿印文曰‘皇侄贵宗之宝’宝非人臣所宜用，因其分地改铸济南王印为宜。”从之，以授其从兄弟也只里。

也只里，察忽刺之子，不预乃颜逆谋，为叛王火鲁火孙所攻。皇孙钱木耳帅土土哈等援之，乃免。二十七年，置王傅，秩正四品。元贞初，以兵五千戍兀鲁斯。明年，与诸王也里干、八不沙等，从晋王甘刺麻驻客鲁涟河。大德六年，又与安西王阿南答等驻和林。成宗崩，也只里与阿难答、明理帖木儿等谋奉皇后称制，为武宗所杀。

哈丹，亦按只吉带子，太宗子八年，分拨五户丝济南五万五千二百户。宪宗四年，又分拨济南漏籍二百户。哈丹不嗣王位，号为秃鲁干，国语头人也。

乃颜叛，哈丹率所部应之。乃颜伏诛，哈丹与诸叛党北遁，诸王薛彻干、驸马忽拎等复败之。哈丹走，渡揉河。既而，哈丹到叛王八剌哈赤等再出，复为诸王爱牙哈赤等所却。

二十五年，叛王火鲁火孙与哈丹合谋内犯。夏四月，诏皇孙铁木耳北讨，都指挥使土土哈败火鲁火孙于兀鲁灰河。是时，玉昔帖木儿督师与哈丹战于帖里揭，失利。秋八月，哈丹兵屯子托吾儿、贵列儿二河之间，王师累战不能克，流矢中李庭左

胁及右股。庭裹创，选锐卒潜负火炮，夜溯列贵儿河上游燃之，敌马惊逸。适土土哈还至合刺温，帅师来应。称明进战，大破之，哈丹帅余众遁走。时已初冬，玉昔帖木儿声言明春再举，潜与诸王乃蛮台分帅诸将兼程而进。至霸郎儿，骁将伯帖木儿与叛党忽都秃儿干战，杀裨将五人，生擒叛王曲儿，先践冰渡黑龙江。哈丹逆战复败，乃率余众出于女真、高丽之境为流寇。

二十六年二月，人犯葫芦口。为开元府治中儿颜牙兀格所败。六月，乃蛮台又败之于托吾儿河。

二十七年，哈丹再犯辽东，又北寇开元。九月，行省平章彻里帖木儿与战于瓦法，大败之，哈丹遂窜高丽。二十月，诏辽阳行省摘蒙古军万人，分戍双城及婆婆府诸城，访其回窜。

二十八年，彻里帖木儿帅师入高丽，与哈丹子老的战于鸭绿江上，失利。世祖命乃蛮台、薛彻干代之，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。先是，哈丹窜高丽，陷其和州、登州，杀人而食，得妇女聚麀而脯之。至是，又逾铁岭，入交州道，陷阳根，攻原州。雉狱城乡贡进士元冲甲，以数十人突击，却之。州兵稍集，斩贼将暗都刺等六十八人。哈丹锐气益挫。薛彻干又败哈丹于禅定州。逾数日，乃用蛮台军踵至，遂约高丽人夹击哈丹于燕岐山，大败之。哈丹帅精骑千余波河而遁，高丽将韩希愈从蒙古军追之。贼中有一善射者，射我军应弦辄倒；希愈持枪策马，突入贼阵刺杀之，揭其首于竿，以示贼，贼气夺。哈丹父子溃围走，伯帖木儿将百骑追之，虏其妻孥。哈丹尚有八骑，伯帖木儿余三骑，再战，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，伯帖木儿单骑追之。日暮，竟失哈丹所在。乃还。

二十九年哈丹又涉海商袭高丽。塔出与博罗欢追讨之，斩其子老的于阵，哈丹赴水死。俘其二妃以献

帖木哥斡赤斤，烈祖幼子，少太祖六岁。国语谓主灶曰斡

赤斤，幼子受父母遗产，当主灶，故凡幼子称斡赤斤。人因称帖木哥为斡赤斤那颜。

太祖既灭王汗，乃蛮太阳汗约汪古部长阿剌忽失夹攻，欲夺蒙古弧矢。阿剌忽失执送其使，太祖与诸将议伐乃蛮。众皆以方春马瘦为词，斡赤斤愤：“公等马瘦，我马独肥？且公等不闻彼之大言乎！”彼能来，我亦能往，何故坐而致敌。”

别勒古台亦言：“男子与弧矢共命，若被夺于人，何以自主。不如战死，以弧矢殉葬。”议遂决。是役竟擒太阳汗，灭乃蛮。

太祖二年，平林木中百姓，分降人于子弟。宜懿皇后及斡赤斤共得万人，以古出等四千户领之。斡赤斤好治宫室园囿，太祖以季弟，故特爱之，号为国王，其子位于诸皇子之上。车驾征西域，命以本部兵留守漠北，卓帐于胘胸河东南。太祖末年，收辽王耶律薛阁土地，以别勒古台镇广宁，辖辽西；而东京、临潢二追地在辽东，移斡赤斤镇之。

太宗崩，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，斡赤斤引兵至和林，人心震骇。斡赤斤有一子在太宗左右，皇后使诘问其父。时定宗已至叶密尔河，斡赤斤闻之乃曰：“吾来奔丧，非有他也。”遂东归。皇后召诸王大将，议立定宗，斡赤斤亦至。定宗即位，究斡赤斤称兵之事，不欲显言其事，命亲王蒙哥、鄂尔达住按之，戮其将校数人，余置不问。斡赤斤以寿卒。相传有子孙八十人。

长子只不干早卒，嫡孙塔察儿未受朝命。其庶兄脱迭欲废嫡自立，必阏赤撒吉思与火鲁火孙驰白乃马真皇后，乃授塔察儿以皇太弟宝嗣为国王。宪宗之立，塔察儿帅东路诸王也孙格寄来会，预定策功。宪宗六年，命与驸马特尔格伐宋。次东平，士卒有掠人羊豕者；宪宗闻之，立遣使者究治，于是军中肃然。

七年，塔察儿复率师伐宋，围樊垆，霖雨连月，乃班师。八年，塔察儿略地至江北而还，与诸王会于世祖军中。中统二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阿里不哥叛，从世祖讨之。昔木土之战，塔察儿与太丑台为左翼，又与亲王不者克分兵追阿里不哥败之。寻代忽鲁不花为左丞相，世祖甚且之。凡召宗王议事；塔察儿必预焉。卒，子阿术鲁嗣。

阿术鲁卒，子乃颜嗣。自斡赤斤至乃颜，前后五六十年，世据辽东。海都叛，乃颜潜与通谋。至元二十一年，北京宣慰使亦力撒合察其有异志，密请备之。二十三年二月，廷议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，立东等处行中书省。三月，徙省治于咸平路，仍严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。东路诸王多不自安，而女真水达达失业，亦怨望。朝廷微闻之。为罢东京行省，复北京、咸平等三宣慰司，且弛女真水达达弓矢之禁。然乃颜叛志已决。遣使与诸王胜纳哈儿、也不干相结，并约海都为犄角。海都允之。

二十四年二月，辽东宣慰使塔出，使人驰驿上变。诏塔出领军一万，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御之。以诸王彻里帖木儿节制东边诸军，毋许乃颜擅发。夏四月，乃颜举兵反。世祖遣也先传谕北追等处宣慰司，凡隶乃颜所部者，禁其往来，毋得乘马持弓矢。又遣近侍阿沙不花北使于诸王纳牙，说之入朝，以孤其势。五月，车驾亲征，发上都。六月壬戌，次撒里秃鲁。时大军未集，乃颜将塔不带、金刚奴以兵六万逼行在而阵，我军远来疲乏，又敌众我寡，不得地势。诸将欲退，博罗欢以为不可。世祖乃张曲盖，据胡床，尚食帖哥从容进酒。塔不带等疑有伏，不敢犯。是夜，李庭引壮士十人，潜至敌垒，然火炮，贼惊扰，明日遂退。博罗欢以师乘之，转战二日，斩其驸马忽伦、万户阁里铁木儿。乃颜遣哈丹帅万骑来援，为我前锋将玉哇失所败。

追至不里大都伯塔塔之地，又败之。是时，玉昔帖木儿别将由它道以师来会，遂分军为二：蒙古军，玉昔帖木儿将之；汉军，李庭将之。进次辽河失刺斡儿朵之地，与乃颜遇。乃颜军号十万，以车环卫为营。王师三十营，间以汉军步队，皆执长矛、大刀进退，时与骑卒叠乘一马，及敌，则下马先进。乘舆驾四象，上有战台，建中军旗鼓，自辰至午，大破其众，擒乃颜诛之，并获其辎重千余乘。其党叛王势都儿等复犯咸平，塔出从爱牙赤自沈州进击，败之。转战，渡辽水，射杀其将帖古歹。又与叛王曲迭儿等战，败之，追北至金山。于是辽东叛党略尽。八月乙丑。车驾还上都。

乃颜既诛，世祖以塔察儿别子蛮台领其部众，至元二十八年，追讨哈丹入高丽有功。至大元年，封寿王。

塔察儿诸孙脱脱，延佑三年封辽王，英宗遇弑，泰定帝入承大统，脱脱度有赦，挟仇系诸王妃、公主百余人，分其畜产。泰定元年，御史傅岩起、李嘉宾劾其乘国家祸难，诛锄骨肉，罪恶已彰，如使归藩。是纵虎出柙，宜别选近族代袭其位。不报。已而，御史董鹏南等连劾之，仍不报。致和元年，泰定帝崩于上都。九月，文宗自立于大都，上都诸王分道伐之，留脱脱居守。齐王月鲁帖木儿袭上都，脱脱兵败，为月鲁帖木儿所杀。

南台御史言：“辽王脱脱自祖父以来，屡为叛逆，盖因所封地大物博。今宜削王号，处其子孙远方，而析原封分地。”事不果行。天历二年，诏封牙纳失里为辽王，以脱脱故印与之。

别克帖儿，或言为烈祖前妻子，或言其母为塔喀式。太祖幼与别克帖儿交恶，诉于宣懿皇后：“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夺我鱼，又夺哈撒儿之雀，请杀之。”宣懿皇后戒之曰：“尔兄弟除影子外无安答，除马尾外无鞭，奈何相贼害？独不见呵兰

可敦五子之前事乎！”太祖不听，卒与哈撒儿射杀别克帖儿。别克帖儿将死，谓太祖曰：“汝杀我则可，勿杀别勒古台，留为汝异日效力。”后竟如其言。

别勒古台，母曰豁阿巴海，秃马敦氏。蔑儿乞之难，豁阿巴海与光烈皇后同被掠，太祖以王汗、札木合之众大破蔑儿乞，迎光烈皇后归。别勒古台亦求其母，有告以豁阿巴海所在者。别勒古台入自门右，其母自门左避出，语人曰：“无面目见儿辈也。”遂走匿林中，别勒古台竟不得其母。故捕得蔑儿乞人，辄拟以鸣镝，诘之曰：“将吾母来！”凡杀蔑儿乞男国子三百余人，以其妇女为婢媵。

太祖称汗，使哈撒儿与忽必来等一处带刀，使哈准与博尔术等带弓箭，使别勒古台与合剌勒歹脱忽刺温二人掌驭马。太祖大宴宗人于斡难河上，别勒古台掌太祖乞列思，播里掌薛彻别乞乞列思。乞列思，译言牧场也。插里从者盗太祖马缰，为别勒古台所获，播里庇之，斫别勒古台创甚。太祖大怒，别勒古台曰：“今将举大事，岂可为我一人使兄弟交恶，且我创不至死，请宥之。”太祖尤黷其言。后太祖诛薛彻别乞，播里来降，太祖使别勒古台与播里搏。播里勇冠诸将，能以一手按别勒古台于地。至是，恐忤太祖。佯败匍伏不起。别勒古台回顾太祖，太祖啣下唇以示意，遂杀之。太祖之意，非修旧怨，盖欲除异日之患云。

太祖攻略诸都，别勒古台冲锋陷阵，战必先登。太祖尝曰：“有哈撒儿之射，别勒古台之勇，此我之所以取天下也。”

太祖平四种塔塔儿，密与亲族议：“塔塔儿吾父仇，其男子高如车轴者，尽杀之，余分为奴婢。”议既定，别勒古台出见塔塔儿人也客扯连，泄洩其事。也客扯连语其党，吾辈毋徒死，可人袖一刀，各杀彼一人以藉背。于是蒙古人死者甚众。

事定，大祖深咎之，命以后议大事，别勒古台毋与闻，须议事中决，进一尊酒，方许其人见焉。

太祖即位，分别勒古台三千户，又使长札鲁忽赤，别刻一印赐之。定宗崩，别勒古台与诸王、大将会于奎腾敖拉之地，共立宪宗。后以寿卒。别勒古台，人谓其百妇、百子，妻、子至前，有不识者。三子知名：曰罕秃忽，曰也速不花，曰口温不花。

罕秃忽，性刚猛，从宪宗南伐数有功。卒。

子霍历极嗣，以病废不能治事。世祖补俾居广宁，统其部众。至大三年卒。子塔出嗣。

塔出，性温良，好学，通知经史。

塔出之从父兄弟按灰者，尝代诸王脱脱镇云南。至顺元年冬，坐击伤巡检张恭，杖六十谪广宁路探马赤，后至元二年为也客札鲁忽赤。

也速不花子爪都，世祖中统三年，以推戴功，封广宁王。至元十三年，赐金印。时方与河平王昔里吉等从皇子北平王屯珂力麻里，诸王脱黑帖木儿等劫北平王，奉昔里吉以叛，爪都亦与其谋。及伯颜北讨，爪都悔罪来归。塔察儿国王请诛之，世祖念其前劳，谪往屯河为探马赤，躬薪樵之役。从者请代，自谓前日得罪，今以此补过云。

口温不花，太宗六年，帅师伐宋，获其将何太尉。九年，口温不花复伐宋，围光州，使张柔、巩彦晖、史天泽攻拔之。别攻蕲片，降随州，略地至黄州。宋人惧，请和，乃还。张德辉尝言于世祖，访宗室中贤如口温不花者主兵，其为时人推重如此。子曰灭里吉台，曰瓮吉刺台。

至元十三年，瓮吉刺台奉命与驸马丑汉帅所部五百人戍哈答城，以罪谪婺州。二十六年，台州赋杨镇龙寇东阳、义乌，

瓮吉刺台帅兵讨之，以功赦还。后从晋王甘刺麻屯客鲁涟河。延祐间卒。先是，瓮吉刺台得罪，以其子彻里帖木儿袭广宁王。至元二十四年，敕彻里帖木儿节制诸军，乃颜征东诸侯兵，谕彻里帖木儿毋发。子按浑察袭广宁王。

史臣曰：“元之宗系藏于石室金柜，外廷不得而知，故旧史《宗室表》疏舛最甚。至拉施特《蒙古部族考》，其言宜足征矣。然烈祖诸子世次，往往有灼然谬误者，意者拉施特官西域，与东藩见闻隔绝。故无从考订欤？今为列传，其世次皆本于《部族考》。正误阙疑，庶几尚论者有取焉。”

卷九十九列传第三

太祖诸子一

木赤

拔都

伯勒克

忙哥帖木儿

脱脱

月思别

鄂尔达

昔班

土斡耳

托克帖木儿

太祖皇帝八子：光献皇后生术赤，次察合台，次太宗，次拖雷；忽兰皇后生阔列坚；也速干皇后生察兀儿；乃蛮女生术儿彻；塔塔儿女生兀鲁赤。

术赤，性卞急，骁勇善战，为诸将所服。不嗜杀，尝攻塔塔儿部，俘获者多蒙全宥。太祖二年，将右翼兵征和林西北诸部，以不哈为向导。斡亦剌酋忽都哈别乞迎降，遂进攻土绵斡亦速于施黑寺特之地。于是斡亦剌、不里牙特、巴儿浑、兀儿速特、哈卜哈纳思、康哈思诸部悉降。乞儿吉思酋也迪亦纳勒、阿勒迪额儿、斡列别克的斤亦望风归款，献白海青、白驢马、

黑貂等方物。复降失必儿、客思的音、巴亦特、秃哈思、田列克、脱额列思、塔思、巴只吉等部，皆林木中百姓也。师也，太祖因忽都哈别乞先降，以皇女扯扯坚尚其子亦纳勒赤，以术赤女豁儿哈妻亦勒赤之兄。

六年，太祖伐金，术赤与察合台、太宗下云内、东胜、武朔等州。八年，复与察合台、太宗循太行而南，攻下保、遂、安肃、安、定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卫，辉、怀、孟、掠泽、潞、辽、泌、平阳、太原、吉、隰，降汾、石、岚、忻、代、武等州。

十一年，从太祖北还。乃蛮酋古出鲁克袭据西辽，乘大军南伐，煽诱诸部为乱，秃马特与乞儿吉思皆叛应之。十二年，命术赤讨乞儿吉思，仍以不哈为先锋，追败其众于亦马儿河，返志谦河，涉冰北行，尽降乌思，康哈思、田列克、客失的迷、槐因亦而干等部。是时，速不台败蔑儿乞于吹河，蔑儿乞酋脱黑脱阿之子善射，称为墨尔根，速不台擒之送于术赤。命之射，前矢中的，后矢劈前矢之籥亦中的，术赤大喜，遣使告于地太祖，请赦之。太祖曰：“蔑儿乞，吾深仇。留善射仇人，将为后患。”命杀之。术赤率诸将搜捕乃蛮、蔑儿乞余众，师将返。西域主阿刺哀丁自将来追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且奉命剿乃蛮、蔑儿乞，不宜与邻国构兵。术赤曰：“遇敌而逃，何以归见吾父及诸弟。”遂战，我军败其左翼。会阿刺哀丁子札刺勒哀丁以右翼来援，术赤乃敛兵而退。及夕，多篝火以为疑兵，未晓即驰去。归见太祖，大蒙将许焉。

十四年，从太祖征西域，分克八儿真、养吉千、毡的等城。

十五年，与察合台、太宗共围乌尔鞬赤城，久不下。太祖改命太宗总统诸军，乃拔之。事具《西域传》。

十五年，与察合台、太宗共围乌尔鞬赤城，久不下。太祖

改命太宗总统诸军。乃拔之。事具《西域传》。

十七年，西域略定，太祖率大军北还，命哲别、速不台循里海之西征奇卜察克，留术赤屯于咸海、里海之间，为二将声援。十九年，哲别、速不台平奇卜察克，复败斡罗斯兵，擒其二酋献于术赤，诛之。术赤自锡尔河北倘塔之地，西进乌拉岭至奇卜察克东境，抚定诸部，使哲别、速不台班师。二十年卒，年四十九。

初光献皇后孕术赤时，为蔑儿乞人所掠。太祖乞师王汗与札木合，袭败蔑儿乞，返光献皇后。已而举子，遂名之曰术赤。术赤译言客也。或谓光献皇后姊为王汗妃，王汗闻光献皇后被掠，告于蔑儿乞使返之，中途术赤生，仓卒无襁褓，搏面盛之，置于骑上而归。太祖曰：“此不速之客也。”故名以术赤。

然卒以此为诸弟所轻，尤与察合台不协。太祖将征西域，也遂皇后问：“倘有不讳，诸子中以何人为嗣？”太祖召诸子问之，先及术赤，未对。察合台曰：“术赤为蔑儿乞种，岂可以辱社稷。”术赤怒趋搏察合台，时阔阔搆思侍侧，谓察合台曰：“可汗艰难百战以平诸部，汝贤明之母实佐之，今汝诬蔑如此，独不为汝母地乎？”察合台乃请立太宗，而已与术赤任征讨之事。术赤亦允之。太祖曰：“吾疆域甚广，分王诸子可也。”于是立太宗为嗣，而以咸海西南与咸海、里海之北封术赤，以锡尔河东之地封察合台云。

术赤自以长子，不得袭父位，又封地绝远，恒怏怏不乐。太祖至锡尔河，屡召之以疾不至。又命其西略依必而、西毕利布而嘎尔等部，亦称疾不行。太祖滋不说。二十年，太祖既还行宫，有蔡古人自西来，询术赤病状，对曰：“见其出猎，未闻有疾也。”太祖怒，命察合台、太宗率师逮问之。无何，术赤凶问至，太祖大恻，欲诛妄言者，而人已逸去。遂命斡赤斤

往莅其丧，定嗣子之位。

术赤十四子知名者，曰鄂尔达，曰拔都，曰伯勒克，曰脱哈帖木儿，曰昔班，曰唐古忒。曰土斡耳，曰伯勒克察尔，曰乞刺乌堪，曰桑库，曰领台，曰谟罕默德，曰乌都，曰库马帖木儿。

拔都，术赤第二子。与兄鄂尔达相友爱，鄂尔达自以才不如弟，乃让位于拔都，斡赤斤遂定拔都为嗣。未几，太祖崩，斡赤斤驰归。拔都与兄鄂尔达，弟伯勒克、脱哈帖木儿、昔班、唐古忒、伯勒克察耳来会葬，奉太宗即位。

太宗七年，以奇卜察克、斡罗斯诸部未定，出师讨之。命拔都为统帅，速不台副之。太宗位下定宗、合丹，术赤位下鄂尔达、昔班、唐古忒、伯勒克，察合台位下贝达儿、不里，拖雷位下宪宗、不者克，太宗庶弟阔列坚，皆从行。

八年，速不台首入布噶尔都拉，其酋望风纳款。未几又叛，速不台讨平之。诸王各率所都会于浮而嘎河布而噶之地。

九年，入奇卜察克，其别部酋八赤蛮窜匿浮而嘎河深林中，一日数迁，踪进无定。大军入林搜捕，见空营一病姬在焉，询之，则八赤蛮已遁入海岛中。迹至，出不意擒之，里海以北诸部悉降。是年冬，克巴而脱拉及惹勒忒城、沙而克忒城，进至倭而那城，坚守不下。拔都决端河水灌之，迷入斡罗斯。毛儿杜因人与斡罗斯有兵怨，导大军自东南入，取勃蛮思克等城。南境诸王幼里与其弟罗曼分守烈也赞、克罗姆讷二城，乞援于物拉的米尔王攸利第二。大军招降烈也赞，幼里不从，乃筑长围困之。攻六日，城陷，幼里阖门皆死。攸利第二遣其子兀薛佛罗特帅众来援，而烈也赞已陷，乃战于克罗姆讷城下。罗曼阵歿。兀薛佛罗特逃归，大军遂攻拔克罗姆讷。是役也，阔列坚创甚卒，因屠克罗姆讷城。北进至莫斯科，攻五曰拔之，获

攸利第二之孙，东趋特拉的米尔都城。时攸利第二令其子兀薛佛罗特及木思推思老弗哀居守，而自引兵北驻昔提河，以待乞瓦王牙罗思刺弗哀、珀列思刺弗哀勒王委阿脱思刺弗哀援兵。大军至，令攸利第二之孙在城下招辟，不肯从，乃杀之，分军下苏斯达耳城而归。

十年春，合围物拉的米尔，凡七日，城陷，自此分数军，一月之间下攸利掖甫等十余城。时攸利第二尚屯昔提河上，我军至，破其营，攸利第二与二侄俱战没，军士得脱者十才二、三。拔都一军益北趋那怀郭罗特，未及城百八十里，阻于淖而退。遂转而西南，一军攻秃里思哥城，其王瓦夕里坚守不下，杀蒙古兵数千。拔都命合丹、不里助攻，阅四十九日始克之，屠城，血流成渠，获瓦夕里，投血渠中毙之，谓其城曰卯危八里克。是时，伯勒克击败奇卜察克，其酋霍滩西北奔马加。秋，合丹等征撒耳柯思，获其酋秃勘，杀之。昔班、不者克、不里别将侵奇卜察克属部蔑里姆。是冬，蒙哥、不里、合丹合军围阿速部蔑乞思都妓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拔之。分军东渡亦的勒河，直至乌拉岭西北。拔都休息土马，乃谋攻斡罗斯南部。计掖甫者，斡罗斯之旧都，南部名城也。攸利第二战没，其弟计掖甫王牙罗思刺弗哀征援弗及，乘蒙古军退，遂入物拉的米尔，嗣其兄位。而扯耳尼哥王米海勒亦乘其北行，转据计掖甫。

十二年，拔都军至珀列思刺弗哀勒城，降之，攻下扯耳尼哥城。城人以沸汤浇士卒，死伤颇众。退而东掠戛鲁和城，至端河，虽绝计掖甫之旁援，而阻于帖尼博耳河不得渡。宪宗驻兵河东，遣入谕降计掖甫，使者被杀。冬，帖尼博耳河冰合，拔都率全军流河，米海勒奔波兰，令其将狄米脱里居守。大军昼夜环攻，克之。狄米脱里伤而未死，拔都嘉其忠勇，释不诛。

复下哈力赤城，达尼耳王亦遁。斡罗斯之南部略定。

乃谋攻波兰及马加，皆斡罗斯西南境之邻国也。波兰王波勒斯拉物死，分地与四子为四部：曰康拉忒，治撇洛赤克城，曰亨力希，治伯勒斯洛城，曰波勒司拉布哀，治克拉克城；曰米司拉弗哀，治低而贝城。马加王贝拉治格兰城，滨杜恼河，而常驻河东派斯特城。波兰在东北，马加在西南，两国相倚如辅车，而马加三面环山，险阨四塞，用兵尤不易。拔都乃议东南北五路进兵，而以贝达尔统北路一军攻波兰诸部。贝达尔转战至不威迷亚部东南，为拔都声援，事具《贝达尔传》。拔都未入马加，先遣英吉利人谕降，自屯哈力赤以待之。马加王贝拉不肯降，亦不设备，仅遣其众守喀而巴特山口，伐木塞途以拒我军。

十三年春，拔都率诸将攻喀而巴特山口，守兵尽溃。贝拉亟召各部兵赴援，未至，游骑已抵派斯特城。贝拉欲俟援兵，天主教士乌孤领以为怯，出城拒战。技都麾诸军退乌孤领，逐之。其所将皆客兵，失过陷淖中，又身擐铁甲行迟，我军攒射之，尽殪。惟乌孤领脱归。既而，援兵大集，拔都引还，电子赛育河、色克河合流之下游。时雪消水涨，我军三面阻水，据桥，地势险固，又林木丛杂，可隐蔽。贝拉追至。见桥东有守兵，乃驻于赛育河西，以千人守桥，环车为营，悬盾于车上，俨如壁垒，然举动皆为我军所见。相持数日，拔都知敌懈可乘，下令夜进，一军夺桥，一军绕至下游潜渡。有斡罗斯逃人，漏其事于马加诸部长，皆不信。惟贝拉弟廊落曼与乌孤领信之，引众巡桥，见我军已至桥西，却之，增守卒而反。遂酣寝，以为无患。既而，我军以炮击守卒，皆遁。下游之军亦济而成列，乃四面攻之，而开西南十面，使之走。众遂瓦解，逸者十无二三，河水尽赤。乌孤领死之，廊落曼走丕思脱，欲往地中海，

以创甚死。贝拉拉遁入林中，辗转至土拉斯部，合于其婿波勒司拉弗哀。拔都获贝拉之印，使降人伪为贝拉，谕令居民安堵无恐，军虽失利，终必大捷。居民见伪谕，信之，无迁徙者。大军至，悉俘之。遂流赛育河，至丕思脱。先是，廓洛曼劝城人避去。不从。至是，尽为大兵所戮。

合丹一军由马加东南马拉儿境间道，攻鲁丹城，克之。又募日耳曼人为乡导，而以俘卒前驱，将土督攻于后，积尸填堑，践而仰登，连拔蜗拉丁、丕勒克诸城，遂偕定宗、不里、拔绰等与拔都军合。

拔都欲攻格兰城，格兰人守杜恼河，凿冰以防西渡。已而，天寒冰合，我军欲试坚否，放牛马以诱之。格兰人践冰过，驱牛马而西，拔都自冰坚可渡，乃万骑俱进，所向无不披靡。

拔都自留攻格兰，使合丹追贝拉。初贝拉至土拉斯，旋西入奥斯大里亚境。其王劝贝拉扼杜恼河，蒙古兵未必能西渡。贝拉至韦敦贝而克城，遇其孥，乃偕赴阿格拉姆城觐敌动静，遣使乞援于天主教王及德意志国，皆不应。合丹至阿格拉姆。贝拉复走特劳恩城，入于地中海。合丹追不及，引兵趋塞而维亚部，大掠耳拉孤萨城、喀滔城，旋奉拔都命东返。

拔都围格兰城，立炮三十架攻之。守将曰锡门日，斯巴尼亚人也，坚守不下。乃分军西略奥斯大里亚境，至地中海北维尼斯部。又一军分攻柯伦贝而克城、韦而乃斯达城，皆旋退。

太宗凶问至，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春，拔都率诸军东返，中途奇卜察克叛，讨平之。

二年春，拔都至浮而嘎河，定宗奔丧先归。拔都与定宗有隙，知皇后将立定宗，遂托病迁延不行。速不台谏，不从。

定宗即位三年，西巡叶密尔河，拔都恐来谒，至阿勒塔克山，闻定宗崩而止。

定宗皇后不发表，先赴于睿宗妃及拔都，自请摄政以待立君。拔都允之，召诸王大将于阿勒塔克议立君，皇后亦遣使预会。有建议拔都最长当立者，拔都不可，众曰：“王既不自立，请审择一人，以践大位。”拔都曰：“我国家幅员甚广。非聪明能效法太祖者，不胜任。我意在蒙哥。”众应曰：“一然。”议遂定。

明年，拔都遣伯勒克、脱哈帖木儿将兵卫宪宗而东，大会诸王于斡难河、克鲁伦河之间，奉宪宗即位。时皇后欲援先朝故事，立其子，诸王觊觎者尤众。定策之功，推拔都第一。拔都能疏财，得将士心，皆称为赛因汗。赛因译言好也。拔都建斡尔朵于浮而嘎河下游，曰萨莱。每岁眷，溯浮而嘎河东岸，北至布而嘎尔之斡尔朵。秋则还驻萨莱，名曰阿勒泰斡尔朵，译言金顶帐也。建喀山城于浮而嘎河东岸，亦建萨莱于黑海北撒吉刺之地，使其子撒里答居之。斡罗斯诸王皆受封于拔都，奉约束惟谨。宪宗二年，法兰西王路易第九使其臣胡卜洛克来聘，未几个阿美尼亚王海屯亦来朝。六年，拔都卒，年四十八。

拔都子有名者：曰撒里答，曰托托罕，曰安狄万，曰乌拔奇。宪宗六年，撒里答人朝，闻父卒，宪宗令归词父位，中道卒。宪宗立其子乌拉赤，尚幼，命拔都元妃波拉克勒听政。未数月，乌拉赤亦卒。拔都弟伯勒克嗣。

伯勒克，术赤第三子。信天方教，常集教士于斡尔朵，讲论教律。太祖子孙入天方教者，自伯勒克始。伯勒伯括斡罗斯户口，计丁出赋。凡城邑及千户以上者，设官一人，而以八思哈三人总之：一治苏斯达尔城，一治勒冶赞城，一治谟洛姆城。田赋十取一，牛羊马税百取一。凡教士皆免之。

哈力赤王达尼尔逐蒙古官，拒命。伯勒克使忽仑萨赫讨之，不敢进，乃命布仑台代将其军。布仑台，拔都旧将也，谕达尼

尔归顺，助攻力拖部。达尼尔从之，使其弟伐力拖降其部众。后达尼尔子弟从诺垓、帖列布喀伐波兰，俱有功。

宪宗崩，阿里不哥僭号，立察合台孙阿鲁忽以为已援。伯勒克附世祖，阿里不哥使阿鲁忽伐之，为伯勒克所败。阿里不哥降，伯勒克亦罢兵。

旭烈兀平报达，戮教民无算，又术赤后从征报答者，或以罪死，或暴卒，疑皆为旭烈兀所害。伯勒克使诺垓兴师问罪，战于得耳奔得，旭烈兀败退。埃及王比拔而斯与旭烈兀有兵怨，知伯勒克同教，遣使者赍哈里发家乘来聘，伯勒克厚礼使者遣归。时伯勒克亦使人于埃及，贻书请合攻旭烈兀，埃及王复书赠以可兰经及缠头布一方。

旭烈兀卒，子阿八哈嗣位。至元元年，诺垓攻阿八哈，伤目而退。伯勒克率大军继之，卒于军中。

托托罕子忙哥帖木儿嗣，其母卫拉特氏，太祖驸马朵拉勒赤之女也。时世祖使铁连使于海都，且令至忙哥帖木儿处计事。忙哥帖木儿夹攻海都。其前海都拒命，忙哥帖木儿果伐之。然终与海都连和，助以军五万败旭烈兀后王傅拉克。

斡罗斯诸王互相谗，洛斯多王喝来伯谮勒冶赞王罗曼。至元十六年，忙哥帖木儿召罗曼至，杀之。喝来伯之子亦谮罗曼之子于诺垓，十五年，诺垓引兵侵勒冶赞。是年，阿速部叛，忙哥帖木儿讨平之。十七年，忙哥帖木儿伐波兰，攻柳勃林城，进至森地米尔，为波兰人所败。十八年，忙哥帖木儿卒

弟脱脱蒙哥嗣。特拉的米尔王狄迷特里之弟安得富阿来三德勒委，持谗其兄于脱脱蒙哥。十九年，脱脱蒙哥伐物拉的米尔，直至诺拂郭罗特，狄迷特里奔于诺垓。二十年，诺垓仍命狄迷特里返物拉的米尔，又诱库尔斯克、鄂儿斯克王鄂列克附已。鄂列克不从，诺垓伐之。配思克暇洛郭尔王土委托司拉弗

哀亦不附于诺垓者，为诺垓所杀。

二十二年，托托罕长子巴而图之二子秃拉布哈、昆逐克与忙哥帖木儿二子阿力贵赤、古列儿废脱脱蒙哥，四人同治国事。

二十三年，忙哥帖木儿第五子脱脱率众入得耳奔得，以攻宗王阿鲁浑，军锋甚锐。秃拉布哈等忌之，脱脱乃退军，潜引诺垓为助。诺垓设宴延秃拉布哈诸王至，伏兵杀之。

脱脱即位，时至元二十七年也。诺垓既辅立脱脱，后复与脱脱不协。诺垓旋卒。斡罗斯诸部诉物拉的米尔王狄迷特里，三十一年，脱脱遣兵讨之，狄迷特里奔于诺物哥罗特。自忙哥帖木儿后，诸王自擅，不复奉朝廷之命。海都卒，其子察八儿降，脱脱首先效顺。至大元年六月，遣月鲁哥十二人使于脱脱。皇庆元年，脱脱卒。忙哥帖木儿孙月思别嗣。

月思别，父曰土古儿。既嗣位，延祐元年遣使来朝。月思别初立，诸将多异议，且以月思别奉回教为嫌，定计乘宴饮杀之。或于席上示月思别以目，月思别托故出，询有变，即驰去，引兵捕针诸将杀之。是时，月思别甫十三岁，人皆服其智勇。

至治三年二月，遣使来朝。十二月，又遣锡拉来朝。泰定三年十二月，月思别献文豹，赐金银钞币有差。至顺元年三月，遣诸王，分使月思别及燕只吉台、不赛因。至正元年八月，月思别遣使来朝。三年七月，遣南忽里等来朝，贡方物。术赤位，有旧赐平阳、晋州、永州分地，岁赋中统钞二千四百锭，久未给之，亦未置总管府领其事。后至元二年，月思别遣使来求岁赐。三年，中书省议置总管府，秩正三品。至五年，始颁赐焉。

初，物拉的米尔王狄迷特里卒，立其叔父弥海勒第二。莫斯克王攸利第三觊得狄迷特里之位，脱脱以弥海勒第二年长当立，不允。及月思别立，攸利第三娶其妹，遂约蒙古入侵物拉的迷尔。弥海勒第二奔于特威亚之地，攸利第三追之，反为所

败。其妻及蒙古将士多为弥海勒第二所获，知为贵主，礼而归之。月思别之妹道卒。攸利第三乃诬以鸩杀，诉于月思别。月思别怒，召弥海勒第二至，继察其诬，释不治。适月思别至高喀斯山，未令弥海勒第二即归，攸利第三贿月思别左右矫命杀之，袭其位而受封焉。已而，弥海勒第二子德弥特里诉父冤，月思别召攸利第三入朝，使与面质。德弥特里见攸利第二，忿发，拔刀斩之。月思别杀德弥特里，封其弟阿来克三德为德拉的米尔王，以雪其父之冤，时至治三年也。未几，物拉的米尔乱作，执蒙古官杀之，阿来克三德奔普斯廊甫城。月思别进兵讨平其乱，召阿来克三德入朝，不至。月思别命莫斯科王伊万第一逮问阿来克三德，旋入朝请罪。伊万第一忌阿来克三德之得民，不为已利，谮于月思别而杀之。延佑五年。月思别侵不赛因之境，为其将出班所却。后至元六年卒

子札尼别嗣。至正十三年九月，献撒哈刺、察赤儿、米昔儿弓、刀、锁子甲及青白马各二匹，赐钞二百锭。自后至元二年以后，不赛因卒，其国内乱蜂起，台白利司之民皆避乱至奇卜察克。至正十五年，札尼别自将入阿特而佩占，杀乱将阿失甫，据台白利司，令其子毕儿谛伯克守之，而自归。次年卒。

毕儿谛伯克北归嗣位，未几卒。继毕尔谛伯克者为科儿纳，继科而纳者为努鲁斯。自此国亦乱，诸王起兵相争，皆鄂尔达、昔班、脱哈帖木儿三王之后，非拔都胄裔焉。

继努鲁斯者曰起西耳，昔班之后，其子曰汗莫尔都特。继汗莫尔都特曰帖木儿合札，鄂尔达之后。继帖木儿合札曰汗穆力特合札，脱哈帖木儿之后。继汗穆力特合札曰科脱鲁合札，又为鄂尔达之后。继科脱鲁合札曰普拉特合札，昔班之后忙哥帖木儿之子。继普拉特合札曰阿西士萨克，脱哈帖木儿之后。继阿西士萨克曰阿勃达亚拉，鄂尔达之后。继阿勃达亚拉曰哈

散，脱哈帖木儿之后，立于至正二十七年。又历四汗，至谟罕默德曾拉克，为托克塔迷失所废。

鄂尔达，术赤长子。拔都以鄂尔达让位于已，分以东方锡尔河北等地。其斡儿朵色尚白，以别于金斡儿朵。部人称拔都后王为西奇卜察克汗，鄂尔达后王为东奇卜察克汗。

鄂尔达卒，子科齐嗣，卒，子伯颜嗣，卒，子萨西卜克嗣，卒，子爱必散嗣，卒，弟穆巴尔克合札嗣，卒，爱必散之子漆穆泰嗣，卒，其孙乌鲁斯嗣，屡败驸马帖木儿之兵。先是穆巴尔克合札之孙托克帖米斯得帖木儿之助，欲为奇卜察克总汗，乌鲁斯忌之，杀其父而逐之。托克帖米斯乞援于于枯木儿，而终不能胜。乌鲁斯卒，子托克脱起嗣。未几，又卒，弟帖木耳没里克嗣，懦不任事，降于托克帖米斯。自此白斡儿朵之汗位，为托克帖米斯所夺，复伐西奇卜察克，大败之，废其汗谟罕默德普拉克，东、西奇卜察克为一，金斡儿朵之地亦并于白斡儿朵。然托克帖米斯方西伐斡罗斯，国内空虚，昔班后王迁其部落以实之。托克帖米斯大败斡罗斯兵，焚其英斯科都城，后复为帖木儿所效，事具《帖木儿传》。托克帖米斯败归，乌鲁斯之子帖木儿科得鲁得逐之。托克帖米斯奔于力陶，明永乐四年卒。

昔班，术赤第五子，从拔都伐斡罗斯有功。拔都使居鄂尔达牧地之北，西至于乌拉河。其斡儿朵，色尚蓝。或曰：昔班从拔都伐马加，战胜有功，拔都授以马加汗名号，师还，拔都以北边地与之。昔班之六世孙孟古帖木儿与月思别同时。

土斡耳，术赤第七子。其孙诺该，为拔都后王任事，以斡济称，后忤脱脱意，谪处浮尔嘎河之东，其子孙散居乌拉河、恩拔可之间。

托克帖木儿，术赤第十三子。分地在浮而嘎河上，后忙哥

帖木耳賜以克雷木、几富兩地。其後人因在喀散、喀西莫甫、克雷木三地立國稱汗。以分地南北俱近金斡爾朵，故拔都後王嗣位之際，托克帖木兒後王恆起而相爭。

史臣曰：術赤可謂驍將，非治國之才。太祖不傳位於術赤宜也。或疑其慚於察合台，不亦誣乎。拔都為宗王之長，又建大功，擁戴憲宗以安社稷。宗子維城，拔都無愧焉。

卷一百列传第四

太祖诸子二

察合台

合剌旭烈兀

也速蒙哥阿鲁忽

博拉克

笃哇

也先不花怯伯

笃来帖木儿贝达尔

不里秃剌

阿剌忒纳失里

察合台，太祖第二子也。太祖以其性刚，使阔阔思辅导擗之。其后分封西域，又使受教于博尔术。

太祖十四年，亲征货勒自弥，濒行，也遂皇后请择诸子定嗣大位者。太祖黠其言，召诸子，首问术赤：“汝为长子，有何言？”术赤未及对，察合台言：“彼蔑儿乞种，儿辈安能下之。”术赤大怒，谓察合台：“汝除刚狠外，有何能？与汝较射，如胜我，则斩我拇指。与汝搏，如胜我，则我甘伏地不起。”兄弟汹汹相搏，太祖默然。阔阔思趋进，责察合台。太祖亦曰：“术赤，我之长子，汝辈勿妄言。”察合台微笑，乃白于太祖，请于术赤分任军旅之事，窝阔台敦厚可奉教训嗣大位。

于是太宗之位遂定。

是年，太祖以大军薄讹找刺，分兵四道，留察合台与太宗攻之。城酋坚守，攻五月，入其外城。又一月，克内城，擒其酋哈那儿只克，槛送行在，诛之。十五年，又与术及太宗以右翼军攻兀笼格赤城，术赤与察合台不协，师久无功，各以军事来告。太祖廉得其实，改命太宗总兵事。太宗和解二兄，军复振，始克之。城人巷战七昼夜，遗民尚十余万，以妇孺工匠从军；余则驱为前敌，凡蒙古兵一人分二十四人。十六年，太祖亲攻塔里堪城，察合台与太宗自货勒自弥上谒。太祖复进攻八米俺，察合台长子莫图根中流矢卒。太祖最爱此孙，及城破，遇生物悉戮之，名其地曰卯库尔干。察合台不知莫图根之死。一日，诸子侍食，太祖佯发怒，察合台惶惧伏地，谓如不从父命则死。太祖问：“汝此言诚否？”察合台力矢不敢妄言，太祖乃告以莫图根之死，令勿悲哀。察合台闻言忍泪，侍食如故，既而出，痛哭野外而返。太祖自西域班师，攻西夏，命察合台以本部兵防后路。

太祖临崩，遗命传位太宗，且曰：“察合台虽不在侧，不至背吾遗命。”太宗即位之时，斡赤斤持太宗左手，察合台持太宗右手，为诸王之长。自斡赤斤以下，皆拜于堂下。察合台问：“以兄拜弟，礼乎？”耶律楚材进曰：“王虽兄为臣，臣宜拜君。”察合台始从之。太宗敬礼察合台，每事必谘之。遣诸王长子从拔都征斡罗斯，及立中外站赤，皆察合台赞成其事。太宗崩，明年察合台亦卒。察合台长于听讼明断，人不敢欺，为部人所称服。子曰莫图根，曰也速蒙哥，曰贝达尔，曰撒巴。

察合台卒，莫图根子合剌旭烈兀监国，以私憾杀阿母河行省长官阔儿吉思，时论冤之。定宗即位，以传孙不传子为非，

命也速蒙哥嗣父位。也也速蒙讨淫湏，国事废弛。定宗崩，拔都等拥立宪宗于斡难河，也速蒙哥后期不至。

宪宗元年，命合刺旭烈兀杀也速蒙可代之。合刺旭烈兀奉命，未至其国而卒。其妃倭耳干纳杀也速蒙哥，自为监国，以俟朝命。

中统初，阿里不哥僭号和林，贝达尔之子阿鲁忽附之，阿里不哥使嗣汗位。倭耳干纳归于阿里不哥。既而，阿里不哥征兵饷，阿鲁忽不与，且杀其使者，乃来降。

世祖中统三年，与定宗子禾忽大王合兵攻阿里不讨，大败之，斩其大将哈刺不花。阿鲁忽恃胜不设备，又为阿里不哥所袭败，事具《阿里不哥传》。其后阿里不哥使倭耳干那及马思忽惕来议和，阿鲁忽遂以国俗娶倭耳干那为妃。

至元三年，阿鲁忽卒，倭耳干那复立合刺旭烈兀之子谟八里克沙，年少，世祖命其从父博拉克归辅之，欲借其力以制叛王海都。博拉克废谟八里克沙而自立。是时海都与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相持，博拉克乘机侵其分地，海都乃乞和于忙哥帖木儿，回军与博拉克战于昔刺河，大败。后忙哥帖木儿以兵五万助之，始转效为胜。博拉克退至昔刺河南，朮布哈尔、撒马儿罕等城输军实以备再战。太宗诸孙乞卜察克说与海都连和，于是布哈尔等地海都分其岁入。博拉克与海都修好，思攘阿母河南呼拉商部以益已封，海都许分兵助之。

至元五年冬，博拉克遗马思忽惕使于旭烈兀后王阿八哈，阳谓西域之地本属公家。太祖四子皆得分其岁入，阴则探行军之道路，侦阿八哈之虚实。既至，阿八哈厚款之，赠以太祖御服，出岁计簿示无余财。马思忽惕既获岁计簿，不辞而去。追者及诸河，已在舟中矣。察合台孙尼古塔尔将兵从旭烈兀西征，遂留事阿八哈，博拉克贻以箭，藏书箝中，约为内应。尼古塔

尔所部万人屯角儿只，自从阿八哈，既见书，奔还角儿只。阿八哈召之，虑事泄，不敢往，率其部曲欲从得而盆脱出里海北，以归博拉克，为希拉们所阻，战败，希拉们获之，槛送阿八哈。马思忽惕既返，博拉克遂出师，令察合台后人曰阿赫每特，曰卜里，曰匿贝克，曰牙尔孤，自忒耳昧城渡阿母河；定宗孙察拔特与奇卜察克、谟八里克沙自阿母叶城渡河；大将曰葛喀扯，曰贝那尔，自机洼渡河，大将格喀出自敏克世拉克渡河。博拉克悉括民马，备战骑，括民牛，剥皮以制盾。先遣使告布勤八脱吉斯曰：“嘎自尼及阿母河东居中之地皆应属我祖察合台，带以相让。”布勤八脱吉斯不应。博拉克自率大军渡河，阿八哈将昔扯克先隶奇卜察克，闻旧主至，来降，且馈以马。奇卜察克分饭于博拉克，其大将札拉儿台谓奇卜察克自得良马，以下驷赠人。奇卜察克怒而争，诟博拉克祖，札拉儿台不为剖曲直。奇卜察克夜率所部，北趋阿母河；追之不及。未几，察拔符亦去。博拉克召海拉脱酋射姆沙丁至，许以呼拉商畀之，毋助阿八哈，复令籍呼拉商富民姓名以献。

至元七年，阿八哈自阿特耳佩占进兵。世祖使臣梅喀伯为博拉克所获，乘间逸去，遇阿八哈，以敌情告。阿八哈进至徒思，使往议和，许割嘎自尼、起而漫二部。博拉克与诸将议之，约速耳谓：“可许”，茫孤耳谓：“已入敌境，宜乘胜而进，且阿八哈西边多事，未必自至。”札拉儿台亦谓：“既欲讲好，何必渡阿母河。”博拉克乃遣谍三人往侦阿八哈至否，逻者获之。阿八哈使伪为急递，噪而入，言北兵已过得而盆脱，即仓皇传令移营御北兵，勿带辎重，杀谍者故纵其一谍者，以所见闻归报。博拉克亟进，见空营遗辎重，益信为实，前行将出山，突遇阿八哈大军。阿拔台将中军，牙世摩特将左翼，布勤八脱吉斯将右翼，起儿漫、法而斯、罗耳诸部兵皆从之。然博拉克

诸将犹力战。牙世摩特之军为札拉儿台所败，左翼将苏纳台年逾九十，见事亟，下马席地坐，麾兵再接，从益奋。博拉克大败坠马，援他骑而上，始得脱。败兵过阿母河不能成列，至布哈尔仅有五千人。博拉克以坠马受伤，肩舆入城，使弟亦速尔往告海都。海都拘之，旋引兵自至。海都至，而博拉克已卒，或云中毒死。诸将立撒巴子聂古伯。九年，聂古伯自将与海都战，殒于阵。察合台四世孙托喀帖木儿嗣，十一年卒。

海都立博拉克之子笃哇，由是笃哇甘心从叛，海都势益张。自至元二十年至大德末，数与海都入寇，事具《海都传》。海都死，部下欲立其子斡罗思，笃哇以已之得国，藉察八儿之力，遂援立察八儿。是时笃哇兵屡败，乃与察八儿、明理帖木儿聚谋。以大德七年通款于武宗。事闻，成宗遣诸王灭怯秃、月鲁帖木儿便于察八儿。八年，笃哇、察八儿皆遣使归命。既而笃哇与察八儿因子弟构衅，十年战于忽毡、撒马儿罕之界，察八儿败。再战，笃哇败，乃议和。笃哇乘其无备袭之，武宗又使月赤察儿掩取察八儿之部众，察八儿以三百骑降于笃哇，溃众亦多归之。自是，海都分地尽为笃哇所有。是岁，笃哇卒。

子宽阁嗣。至大元年，宽阁遣万户也列门合散进呈太祖时所造西域户口青册，赐金银钞币有差。宽阁卒，其族父达里忽嗣，察合台曾孙也。未几，笃哇次子怯伯乘其宴饮杀之。怯伯暂摄国事。国人立笃哇长子也先不花。时皇庆二年也。

也先不花与旭烈兀后王合儿班答构兵，杀其人贡使者，复引兵入寇，事具《合儿班答传》。仁宗遣万户拜住以金印赐合儿班答大臣薄拉，并见合儿班答议事，中途遇也先不花，疑为间谍，执之。拜住曰：“皇帝遣使者通岁时聘问礼，无他意”。也先不花左右曰：“使者往来，皆有启边生事形迹，汝此行宜得要领，不实言则榜掠汝。”

拜住曰：“王所问。实不知，且王从何处得此言？”也先不花曰：“阿必失哈尝言之。”且曰：“合儿班答，上近支，吾等疏属，存与否不可知，后使者当有处分。今汝往彼，必生事，其速吐情实。”拜住力辩阿必失哈之言不可信。左右曰：“彼统兵九万，岂诡辞求免者。”乃缚拜住两手搯之。拜住出玺书示之。始曰：“彼果无罪。”遂夺其虎符，囚于也先不花营中。延祐元年，也先不花入寇。谓拜住曰：“我已入汝境矣”。拜住曰：“兄弟之国天内外，此地亦王地也，王何所疑。”因徐言：“太祖有训：人不可以信谗，谗言入则亲戚乖高，貽笑邻国。使者妄生异同，致王有疑心，皆拜住等之罪，敢请死”。也先不花解颜曰：“吾遣汝通好，何如？”拜住谢不胜任。未几，也先不花卒。

弟怯伯复立，效寇边。延祐七年，遣拜住入朝，仁宗复遣拜住以都元帅使于怯伯。怯伯受命，拊膺谢曰：“强宇救安自此始矣。”拜住又言：“昔定宗欲征拔都王，因灭谷真薛裨，遂中辍。拜住不才，愿踵灭谷真薛裨后，以效死。”怯伯从其言入奏，兵事始弭。至治元年，拜住归，至上都，入见嘉禧殿，拜浙东道宣慰使。怯伯亦奏。除拜事非吾所预，请语朝廷大臣，使拜住得建牙纛。为诸侯表率云。是年，怯伯卒。子燕只吉台嗣，未几卒。

弟笃来帖木儿嗣。至治二年，遣使来朝贡文豹，又贡海东青鹞。三年，遣使贡葡萄酒。英宗曰：“朕非欲其土地人民，但吾民不罹边患，军士免于劳役，斯幸矣。今既来降，当厚赐以安之。”卒

弟答里麻失里与其子桑札儿同为汗。天历元年，明宗南还京师，漠北诸王皆劝进，答儿麻失里以兵扈从。笃来帖木儿晚年，呼拉商人忽辛郭耳忒以察合台后王不奉摩哈默得教，起兵

抗命，据呼拉商以叛。答失麻失里合诸王兵讨之，以国相喀斯庚汗总其军。元统元年，克呼拉商，忽辛败遁。明年，答失麻失理卒，从子真吉赛嗣，卒，弟不站嗣，卒，骂哇孙额不坚子也速帖木儿用。

自怯伯以后，札刺亦儿、速勒都思、巴鲁刺思、阿鲁刺惕四族专权，境内分为二十五汗国。也速帖木儿卒，太宗后人阿里以奉摩哈默得教为国人所推，嗣汗位，不称汗而称苏尔滩。卒，国人立宽闾孙谟罕默德，卒，立不里五世孙合占。国相喀斯庚罕叛之，合占败死。喀斯庚汗立太宗后裔达尼斯乃赤，未几喀斯庚汗又杀之，立骂哇曾孙巴颜合里，导废巴颜合里，立也孙帖木儿之子帖木儿沙，后又废帖木儿沙而立阿密而。喀斯庚汗与不赛音奎尔德部构兵，败死。时阿密而亦卒，子德克尔克帖木儿嗣，卒，子义利阿斯赫戛，嗣。

初，德克尔克帖木儿使义利阿斯赫戛守撒马尔罕，以喀斯庚汗驸马帖木儿佐之。其子义律亚斯与帖木儿不协，帖木儿谋杀其父子，事泄，出奔。及议利阿斯赫戛嗣位，帖木儿势复振，使义律亚斯攻之，大败，事具《帖木儿传》。义利阿斯赫戛卒，帖木儿乃废义律亚斯，立燕只吉歹孙喀普尔西阿特为汗。是时主权日替，人称普喀尔西秆特为草秆阿王，言其中空易折，至明洪武三年为帖木儿所废，国亡。

贝达尔，察合台第三子。从拔都征奇卜察克、斡罗斯诸部。拔都分军五路人波兰，贝达尔将北路一军，留攻森地米尔，败其援兵。进至拉谛波而，由梅仑入奥斯马加，至白吕门之属部谟拉费牙。白吕门王曰文测斯拉物，留兵守其都城及劳昔司城，以五千骑援谟拉费牙，其将曰斯德姆贝而克，有勇名，文测斯拉物戒以勿野战，但守鄂而谋次、白伦二城。斯德姆至白伦，见城守已固，分城兵千人与已所部至鄂而谋次。时贝达尔前锋

已至城外，城上缚草为人以诳敌。须臾，集矢如猬。攻三日不下。贝达尔诱诚兵出，又不应，以为敌不足虑，遂分兵四掠。斯德姆乘其无备，夜袭之，大军失利，贝达尔歿于阵。子阿鲁忽嗣合刺旭烈兀为汗。阿鲁忽二子，曰出班、基颜，常率所部从笃哇攻海都。

不里，莫国根长子。从拔都平阿速等部。拔都奏捷，大宴亦的勒河上。拔都自以年长，先举盞自酌。不里与定宗皆怒，不终宴上马去。不里言：“拔都与我齐位，乃妄自尊大。彼妇人髻者，我举踵可以蹴之。”定宗与额勒只吉歹之子合儿合孙亦附合不里，诋拔都。拔都奏其事。时定宗奉太宗命入朝，太宗大怒，不见定宗，欲谪定宗及合儿合孙皆为探马赤，且命拔都遣使告于察合台。时诸王蒙哥与廷臣晃豁儿台、掌吉等建议曰：“成吉思汗有训：阃外事从外断，阃内事从内断。今不里等事在阃外。乞委拔都处置为宜。”

太宗怒稍息，召定宗切责之，仍使与合儿合孙至拔都处听其处分，不里事告察合台知之。定宗及不里等遂与拔都有隙。定宗崩，拔都翼戴宪宗，不里附失列门，与其逆谋。宪宗二年，杀定宗皇后用事诸臣，以不里付拔都。先是，不里与其部将言，与拔都同为太祖子孙。不如拔都得额提勒河岸之游牧地。拔都闻而憾之。至是，诘以醉时敢呼我名当斩，遂杀之。

不里子：曰阿卜失哈，曰哈萨儿，曰帖木儿不花，曰阿只吉。

中统元年，世祖遣阿卜失哈，哈萨儿守察合台分地，以防阿里不哥。行至陕西，为叛党所获致于阿里不哥，杀之。

帖木儿不花，至元二十八年封肃远王。元贞二年，从辽王脱脱讨吐蕃。

阿只吉，封威远王，以翊戴世祖特被信任。北平王那木罕

为叛王脱黑帖木儿等所劫执，世祖命阿只吉率所部镇别失八里，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驿以速邮递。后叛王笃哇扰天山南北，阿只吉与西平王奥鲁赤御之失利，以旧恩不之罪也。卒，子秃剌袭领其军。

秃剌，少以勇力闻。大德十一年，成宗崩，左丞相阿忽台等譖谋立安西王阿难答，推皇后伯牙吾氏称制，中外汹汹。仁至自怀庆，引秃剌入内缚阿忽台等诛之，大事遂定。武宗即位，第功封越王，赐金印，以绍兴路为其分地。秃剌怏怏，有怨望意。至大元年秋，武宗幸凉亭，将乘舟，秃剌前止之。帝曰：“尔何为？朕欲登舟。”秃剌曰：“人有常言，一箭中麋，毋曰自能，百兔未得，不可遽止。”盖国俗相勒之语也。帝由是衔之。既而大宴万岁山，秃剌醉。解其腰带掷于地，嗔目谓帝曰：“尔与我者止此耳！”帝益疑其有异志。二年春，命楚王牙忽都、丞相脱脱、平章赤因铁木儿鞫之，辞伏，遂赐死。

子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，至大三年，宁王阔阔出谋为不轨，事连可剌忒纳失里窜于诸王伯帖木儿分地。泰定元年，命阿剌忒纳失里镇沙州，赐钞三千锭。四年，又赐六千锭。天历二年十一月，因翊戴有劳，以其父越王印赐之。至顺二年，中书省行言：“越王秃剌，在武宗时，以绍兴路为食邑，岁赐本路租赋钞四万锭。今其子阿剌忒纳失里袭王封，宜岁给其半。”从之。子答里麻以军功封西安王。

秃剌弟忽都铁木儿，至治三年封威远王，赐金印。

卷一百一列传第五

太祖诸子三拖雷上

旭烈兀出伯

阿八哈台古塔儿

拖雷，太祖第四子也。甫能言，太祖为泰亦赤兀入所虏，额诃伦太后及家人皆谓不能免；拖雷独曰：“我父乘栗色马归矣。”咸以为妄语。翼日，太祖果至。乘锁儿罕失刺所赠之栗色马；众始奇之。稍长，英武有干略。太祖亲征，常携以自随，呼为那阔儿，译言伴当也。

太祖七年，攻金德兴府，不克。使拖雷与驸马赤苦帅师再往。先登，毁其楼橹，拔之。八年，从太祖攻雄、霸、莫、河间、沧、献、深、祁、蠡、冀、恩、濮、开、滑、博、济、泰安、济南、滨、棣、益都、淄、潍、登、莱、沂诸州路，皆望风款服。

十四年从伐货勒自弥，别将一军渡阿母河，略定呼拉商部，事具《西域传》。

二十年，太祖分封诸子，拖雷分斡难河上源及合刺和林之地，太祖四大斡儿朵所在也。其后皇孙阔出等来求赏，太祖曰：“吾产业已尽与拖雷，彼家主也，可向拖雷索之。”国俗，少子守父遗产，故太祖独以旧居之地与拖雷云。

二十二年，太祖崩于灵州，诸皇子奉梓官北还，葬毕，各

归本部。拖雷监国以待立君。

又明年春，召集忽里勒塔，译言大会议也。国俗，承大位者必经忽里勒塔之议定。太宗虽有太祖之前命。犹遵国俗，召诸王驸马及诸大将会议。众议多拥戴拖雷，太宗亦固辞，于是犹豫不决者四十余日。已而斡赤斤与察合台决计遵太祖前命，乃扶太宗即位。拖雷进酒，诸王、驸马、诸大将脱帽九顿首，称“可汗万岁”者三。太宗自御帐出，先拜日，而后受贺焉。

二年，太宗伐金。拖雷帅子蒙哥及诸王阿勒赤台、口温不花等，各以所部兵从行。渡漠，至官山，遂入河东，拔韩城、蒲城。金大将合达、布哈守凤翔，进攻之，前军战不利。

明年二月，克凤翔。五月，从太宗避暑官山，集诸王、大将议伐金之策。先是，有降人李国昌言于拖雷：“金人迁汴二十年，恃黄河潼关为固。若出宝鸡，道汉中，不一月可抵唐、邓。金人失险，首尾不相顾，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。”拖雷然其计。及是以闻，太宗从之。遂定议三道进兵，期以明年春会汴。

先遣搠不罕如宋假道，至青野原，为宋将张宣所杀。时拖雷已将右军由凤翔渡渭，过宝鸡，入小潼关，欲沿汉水而下。闻宋杀使人，大怒，遂总三万骑入大散关，破凤州，径趋华阳，出武休关，围兴元府，屠洋州。分一军由沔西取大安军。撤屋为筏，渡嘉陵江。入八关堡，取葭萌，略地至西水县，破城寨百四十而还。十一月，至兴元、洋州间，与东军合，进至饶风关，遂取金、房二州，破宋兵于武当山。趋均州。十二月戊辰，由峭石滩浮骑渡汉水而北，遣夔曲涅帅千骑驰白行在。

太宗方欲渡河，分兵南应拖雷。会夔曲涅至，即日使返报，约南北会师。拖雷既渡汉，谍知合达、布哈步骑十五万。据邓州西之禹山以待。拖雷总七提控兵，凡三万骑。金兵四倍之，

惟步多骑少。拖雷悉留辎重，轻骑以进。丙子，日未出，次禹山，见金步骑傅山前后阵，因命我军分布如雁翅，转山麓出敌阵之后，以锐骑突之。金人不得不战，至以短兵相接，我军少却。别将在西者，望见布哈躬擐甲骑而督阵，亦自阵后袭之。金将蒲察定住力战，为所却。遂退匿光化对岸枣林中，昼作食，夜骑以待。遣谍十人，敝衣羸马，亡入金师，泣诉饥寒。金人信之，与之酒食，置阵后。十人乘间逃归，尽得敌之虚实。庚辰，金大兵过林后，我军突出攻之。敌弃辎重走，不复成列，我军夜追之。比至邓，敌已入城。围之三曰，不下，相持至岁除。

四年正月壬午朔，金人耀兵城外。拖雷不与战，集诸将议，以顿兵坚城下，非计。明日，悉率大军逾邓而北，命札刺儿将三千骑殿。合达等虑我军直袭汴京，亦弃邓蹙我军之后。甲午。我军次五朵山。明日，晓行，大雾失道。金人以万骑抄我军，札刺儿战，失利，多所折伤。拖雷怒其失律，以额勒只吉歹代之。我军驻沙河北，命失吉忽都虎以五千骑诱敌。敌夺桥而进，我军不与战，南渡沙河。敌欲安营，我军复渡河袭之，金人不得食宿。明日，雨雪，拖雷自以万骑尾敌后，且战且行。至黄榆店，距钧州二十五里，雨雪不能进，两军对垒相持。拖雷命终夜鼓噪以扰之。

丙申，雪益甚。时太宗已由白坡济河，先遣诸王口温不花等帅万骑来会。伐大树塞敌前路。会合达等得金主密谕，言北骑已过怀孟，促入援。丁酉，雪不止，金将杨沃衍拔树开道，完颜彝率所部为前锋。

至三峰山，彝先据山上，武仙、高英军于山西南，樊泽、杨沃衍军于东北。拖雷欲击之。诸将请俟车驾至，破之未晚。拖雷曰：“机不可失，脱彼入城，未易图也。况大敌当前，敢

以遗君父乎？”乃佯却以诱之。金将按忒木、张惠见我军势却，即挥兵乘高而下。我军回拒之。须臾，雪大作，白雾弥天，人不相覩。战地多麻田，往往耕四五过，积雪盈尺，人马所践。泥淖没胫。金军中有三日不食者，被甲冑僵立雪中，枪槊冻结如椎。拖雷合南北两军围之数重，令军士番休，析薪取火，割牛羊肉炙而啖之。久之，料敌惫。故开钩州路纵之走，伏军于前路夹击之。金师大溃，声如山崩。天忽开霁，日光皎然，金之精锐尽为我军所杀。合达、彝、沃衍以数百骑走入钩州。布哈走汴，至望京桥就获。

明日，车驾至按行战地，顾谓拖雷曰：“微汝不能破敌神速如此！”拖雷逊谢而已。闻者服其不伐。从拔钩州，获合达、彝，杀之。寻从拔许州。遂围汴。

夏四月，扈驾北还，避暑官山。五月，太宗不豫，暴暗。六月，疾甚。师巫言：“金国山川神，以我杀戮过多，为祟，非牺牲所能禳，惟子弟可以代之。”拖雷乃祷于天，请以身代，取衅袞之水而自饮焉。数日，太宗疾果瘳。拖雷从还漠北，行至阿剌合的思而卒，年四十。

宪宗即位，追上尊号，谥曰英武皇帝，庙号睿宗。至元二年，改谥景襄皇帝。至大二年，加谥仁圣景襄皇帝。子十一人：长宪宗，次忽都秃、世祖、旭烈兀、阿里不哥、不者克、末哥、岁哥都、雪别台，二子失名。

史臣曰：“周公金縢之事，三代以后能继之者，惟拖雷一人。太宗愈，而拖雷竟卒，或为事之适然，然孝弟之至，可以感动鬼神无疑也。世俗浅薄者，乃疑其诬妄，过矣！”

旭烈兀，拖雷第六子也，少世祖二岁。

太宗二年，旭烈兀伐宋，拔安丰。赐河中、陕西诸路为分地。

宪宗即位，使旭烈兀开藩西域，一切承制专决，授为叶尔堪。西域之制，汗曰阿塔毕，次汗位一等则为叶尔堪。初，定宗中分西域之地：以额勒知吉歹管角儿只，领西域之西半境；阿儿浑管呼拉商，领西域之东半境。宪宗又分西域为四部：曰呼拉商、马三德兰、义拉克、阿耳佩占，皆统于旭烈兀。

宪宗二年，以木刺夷凶悍无道，命旭烈兀率诸将讨之。乃蛮人宝儿赤怯的不花有勇略，率万二千人为前锋。

三年，怯的不花攻木刺夷吉儿都苦堡，地势险峻，坚守不下。是年，宪宗又命大将撒里等征印度，亦听命于旭烈兀。撒里等人克什米尔，涉印度斯单界，大掠而还。旭烈兀以怯的不花师老无功，乃决计亲征。是时，西域统兵大将为绰儿马罕、贝住，分驻于克什米尔者为岱儿巴图，三将皆受旭烈兀节制。未几。岱儿巴图卒，以撒里代之。太祖诸孙所部之兵，十益其二，从旭烈兀讨木刺夷。旭烈兀命贝住先至罗马，修桥道、持粮储。宪宗谕旭烈兀：“木刺夷平后，即入伊拉克、罗耳、库儿特诸部；以劫蒙古商旅也。报达如来修好，勿拒绝；否则移兵代之。凡大兵所过之地，勿扰民，以广招徕。军事与杜库司哈敦同议，听其区画。”宪宗意俟诸部平，尽畀旭烈兀为封地，然未明言也。皇弟雪别台幼，亦从行。是年，旭烈兀自和林返西域。

四年，率诸将出师。杜库司哈敦以第二子台古塔儿从。察阔台孙也速蒙哥、妃倭耳干纳来犒师。免大兵所过之地今年租赋。

五年，驻兵撒马儿干。其长官马素特献金织纹斡尔朵。未几，皇弟雪别台卒。乌鲁克射姆思哀丁先上谒，旭烈兀优礼之。至渴石，阿儿衮亦率所部来迎。旭烈兀分遣使者，谕各属国，令出兵讨木刺夷，有不从命者，先伐之。于是罗马、法而斯、

伊拉克、呼拉商、阿尔佩占、阿而法、失儿湾、角儿只诸酋，皆以兵至。造浮桥于阿母河，以济师。中途，大雨雪，驻兵于渴石。阿儿衮亦以金织纹鞞尔朵进，旭烈兀大悦。

先是，怯的不花使裨将率三千人过阿母河，至库亦斯单，攻拔数堡；自将五千人，围吉儿都苦堡，筑叠掘濠，以裨将阿里守之，自引兵攻墨喝林堡，又袭破沙喝堡；又遣别将分兵，攻他勒姆与洛特巴儿两堡。四年，吉儿都苦堡人夜袭布里营，杀伤其众，布里战歿。怯的不花闻之，亟引还，攻拔徒唔及台而舍司两堡，别将沙而班攻拔墨喝林堡。

明年，木刺夷酋阿拉哀丁为马三德兰人哈三所刺杀，子兀乃克丁库沙嗣。人咸谓兀乃克丁库沙使哈三弑其父。

是年，旭烈兀进乌鲁克射姆思哀丁至赛而担寒堡，谕其守将降，民不从。旭烈兀进至撒瓦及哈瓦甫之地，命怯的不花、库喀伊而喀等以兵来会，攻库亦斯单附近诸堡。旭烈兀由徒思进至噶尔珊，遣贝克帖木克等谕降库而沙喝，复回军入木刺夷。兀乃克丁库沙遣其弟荫恒沙来见，又使其异母弟伪为己子入质，以甲士三百人卫送之。旭烈兀命兀乃克丁库沙自来，终不至。旭烈兀遂分兵三道而进，期会师于鹿忒巴耳。不花帖木儿将右翼自祢拶答尔进，台古塔儿、怯的不花将左翼自西模囊进，布而嘎脱忽儿向阿刺模忒。旭烈兀自将中军向塔勒耳，直至低帘，捣其巢穴，密杀兀乃克丁库沙所遣之三百人于可疾宁。九月，进薄梅门迭思，兀乃克丁库沙之新都也。诸将以冬寒马无刍秣；请旋师俟来春再举。不花帖木儿不谓然。乃定议炮攻。谕堡民五日出降，逾期则屠杀无噍类。守者登陴告曰：“兀乃克丁库沙不在堡中，不得其命不敢降。”旭烈兀不信，命造冲车，刻日攻城。次日，兀乃克丁库沙始遣使请降。已而其弟开城先遁，城民大哗，复誓以死守。兀乃克丁库沙又遣使白其事。

旭烈兀以甘言抚之，下令亟攻城。城民亦发机弩拒之。是日，风雪，兵士皆冻瘃不能仰攻。翼曰，雪霁，大军复乘势攻之。至第四日，兀乃克丁库沙率其子及将吏出降。旭烈兀厚抚兀乃克丁库沙，命以手书谕低帘、库母斯诸堡撤守备来降，惟阿刺模忒及兰巴撒耳不下。旭烈兀自将攻阿刺模忒，裨将贝而该先登，仍为矢石所却。乃使兀乃克丁库沙以书谕之。城民夜遁，大军入空城，焚其庐舍而去。又至兰巴撒耳。命塔亦儿不台围之。自率诸将返哈马丹。木刺夷平。旭烈兀以木刺夷诸堡险峻，不易下，乃许兀乃克丁库沙不死，使谕降诸堡，故大小五十余堡不烦兵力而定。

明年，旭烈兀议进攻报达，与诸将简料军实，同时大举。初，旭烈兀出师，奉宪宗命尽杀木刺夷人。迨兀乃克丁库沙入觐，旭烈兀下令：无少长男女，咸杀之。是年，报达境内大水，民多饿莩。

又明年，旭烈兀至秋纳维思之地。未几，仍返哈马丹，遣使谕哈里发。事具《报达传》。哈里发问退敌之策于诸将，其低瓦答儿谟牙代丁劝以纳贿行成，凡祈祷之文及铸钱皆用旭烈兀名。哈里发欲从之，其小低瓦答儿哀倍克不从，力请用兵。哈里发遂改计，谓诸将曰：“我与蒙古大汗及旭烈兀素通好，不至相仇，恐其部下所为虚声响喝耳。”谟牙代丁不敢复言。哈里发以书币至，历述攻报达者咸获天谴。旭烈兀益怒，然亦踌躇不决，恐报达不易攻，先使裨将率千人探其道路。至得而腾克之地，其守将曰忽珊姆哀丁，以城降。旭烈兀许以附近之地封之。已而哈里发大将素黎曼沙兵至，忽珊姆哀丁又中悔，使告哀而陞耳军官：“向者降于蒙古，欲覘其军之虚实耳。如哈里发厚待我，我能集库而特人十万，据险邀之。”其军官告于哈里发，不以为意。旭烈兀闻忽珊姆哀丁反，复遣怯的不花

乘其无备袭杀之，堕其城。与诸将决策深入，留哈塔克守哈马丹；命贝住等为右翼，自报达西北进；怯的不花等为左翼，自报达东南进。自将中军进次耶塞脱阿卜秃，再遣使招谕哈里发，仍不从。遂逾阔薛斯单之隘，大掠乞里茫沙杭，建黄斡儿朵于倭古儿之地，召诸将议军事。贝住等乃自体格力斯河上游东渡，以土耳其军校二人为向导。又使谕哈里发，如不能自来，当使低瓦答儿素黎曼沙先至。哈里发亦不答。旭烈兀进至呼耳汪。时怯的不花已入罗耳斯单。贝住等还渡体格力斯河，从塔克里丹东南入。哈里发使哀倍克、费度曷丁，喀拉辛酷耳等守体格力斯河东之牙库拔城，闻贝住等已渡河，亦引兵西渡。遇前锋将苏袞察克于盎瓦拔耳，再战，全军尽覆，费度曷丁、喀拉辛酷耳死之，哀倍克单骑遁归报达，亟缮城守。贝住等沿体格力斯河直抵城西。河东诸将怯的不花营于开克拔提门，布而嘎等营于速克莎勒坛门。旭烈兀自营于阿郑门。城围遂合。哀倍克欲乘小舸突围走，为巡逻所邀截，仍引还。哈里发再遣长子与谟牙代丁至军中。旭烈兀拒不见。遣使召素黎曼沙及哀倍克至。纵之归，使告城中：蒙古将迁城民于西利亚，愿出者听。及城民出，分于各营，次日悉杀之，并杀素黎曼沙、哀倍克。越日哈里发率其三子及法官、教士、贵族等出降。旭烈兀置哈里发父子于怯的不花营。大宴宫中，命繫哈里发至，告以“君为室主人，我为客，何以赠我？”哈里发献锦衣二千袭，黄金一万的那，其他珍宝称是。旭烈兀曰：“是但可犒吾从者。”促令发窖藏，黄金珠玉充牣其中，阿拔斯五百余年之蓄积悉为旭烈兀所有焉。事定，以毡裹哈里发，置通衢，驱马践毙之。纵兵杀掠，死者八十余万。自是兵威所及，望风披靡。

八年，进攻西里亚。明年，入他古木斯都城，闻宪宗大渐，兵始返，事具《西里亚传》。

初，术赤后从旭烈兀征报达者，曰土拉尔，曰布而嘎，曰库里。土拉尔以事被谗，旭烈兀严刑鞠之，诬服，命苏袞察克执送于伯勒克汗。伯勒克以讞已实，使返而听命，旭烈兀杀之。已而布而嘎、库里亦相继卒。伯勒克疑毒死，大怒。又以旭烈兀师行所至，残杀素尼十叶教士，无人理。中统二年，尽暴旭烈兀之恶，兴师问罪，声言为冤死者复仇。分二军。自将一军入呼拉商，又南取哥疾宁。其一军命土拉尔从兄弟诺垓将之，由得耳盆脱进至设里汪，败旭烈兀前锋将失刺木于沙马起。已而大将阿拔台继至。诺垓败。旭烈兀自将出得而盆脱，与阿拔台兵合，诺垓遁走，即诺垓幕中置酒三日，以庆战功。

明年春，诺垓搜集散亡，军复振。旭烈兀拒战，失利，退渡帖列克河，冰泮，士卒多溺死。埃及王比拔而斯以西里亚事夙怨旭烈兀，闻旭烈兀兵败，遂通好于伯勒克，与之连合。

至元元年，世祖遣使者册封旭烈兀为伊而汗，自阿母河至西里亚，益兵三万戍之。

明年，旭烈兀病卒，遗命以长子阿八哈为嗣。旭烈兀封地南界印度洋，西南界阿剌伯河，东北界察合台，术赤分地，与察合台、术赤后王并称三大藩。子十三人，知名者曰阿八哈，曰客儿来。曰台古塔儿牙世摩特，曰蒙哥帖木儿，曰台克实，曰空古斡儿，曰出木哈儿。

其子孙多留西域，惟诸孙出伯居中国。海都叛，出伯率部捍御西陲。至元二十年，封西宁王。赐银印龟纽。二十五年。海都犯边，出伯总驸马昌吉、诸王也只烈等御之，赐金银币帛。二十七年，又击败叛王昌吉。元贞初，立都元帅于北庭及曲先塔林，并受出伯节制。在两边十余年，为朝廷倚重。

大德初，特赐征行马粟。四年，赐钞万五千四百锭。五年，又赐六万锭，别赐市马直三十八万四千锭，宠眷莫与为比。及

海都死，察八儿嗣，朝廷未审其向背，益出伯军三千人，人马二匹，官予其直，又籍甘州善射者二千人隶之，使严备西边，以观敌变。明年，察八儿降。

八年十二月，以功晋封威武西宁王，换金印驼纽，镇哈密。十一年，晋封豳王。

出伯营军之地，西接兀丹，有八答山，产玉，常谪罪人采之，道远，进奉劳费。至元中，朝廷赐出伯钱币，载以官驴，至则并驴赐之。桑哥议，请以驴载玉而回。至大初，出伯又进玉六百斤，历金银锭有差。

延祐七年，卒。子南忽里嗣，改封肃王。卒，弟恩特帖木儿嗣，降于明，封忠顺王。

阿八哈，旭烈兀长子。生于太宗七年。

从父西征，躬擐甲冑，甚有战功。旭烈兀开藩西域，使领马三德兰、义拉克、呼拉商三部。

旭烈兀卒，阿八哈来奔丧。管旭烈兀斡尔朵之大臣曰伊而喀，遗命告阿八哈。既葬，伊而喀与诸大将曰苏袞察克、曰苏纳台、曰阿拔台、曰台马库、曰辛图尔、曰阿儿袞阿喀会议，遵遗命奉阿八哈嗣位。阿八哈让于弟台古塔儿，众不可。复欲俟世祖册命，众以汗位不可久虚，再三劝进，乃即位于察罕淖尔。国俗，新君即位，群臣从新君朝曰，皆解带挂于项，向日九拜。新君入帐殿，群臣拜贺如初礼。

阿八哈自以未奉天子命，不敢遽践汗位，设小坐于下以受朝。仍以射姆沙丁谟罕默德志费尼行尚书省事，阿儿袞阿喀司财赋，以弟台古塔儿辖得而盆脱及阿拉他克，弟台克实辖马三德兰、呼拉商，以伊而喀之子图古司、苏袞察克之弟杜丹辖罗马，以杜而台辖的牙佩壳耳与美索卜塔米牙，以希拉们辖角儿只，以苏袞察克辖报达与法而斯，阿拉哀丁阿塔玛里克志费尼

副之。定都于台白利司，夏驻阿拉他克昔耶库，冬驻阿而使或报达，或楚喀图。

至元三年夏，诺垓侵得而盆脱，台古塔儿与战于阿克索河，诺垓伤目而退。阿八哈闻伯勒克汗自率大军南来，乃退渡库尔河，撤桥梁自守。两军隔河相持十五日，伯勒克欲改道自角儿只进兵，而病卒，军亦罢。阿八哈遂筑边墙于库耳河北，自达兰淖尔至得世库耳提俺，分兵守之。是年冬，埃及王比拔而斯知与术赤后王称难，不能西顾，以兵夺西里亚境内滨海数地，复侵小阿昧尼亚。小阿昧尼亚酋海屯第一乞援于阿八哈，兵未至，其子立盎已战败被禽。海屯第一与埃及议和，赎其子归。是时阿八哈以东方有警，听其行成。

七年，阿八哈与察合台后王博拉克战于徒思。大败之。事具《博拉克传》。阿八哈留台克实守呼拉商，自引军西行，至低楞，进木刺夷人行刺。罗耳酋约索甫下马亟救之，获免。是冬，世祖使命至，锦以冠服，册封为汗。阿八哈乃重行即位礼焉。博拉克卒，其子伯克帖木儿、笃哇、布里亚、忽拉洼夷与阿鲁忽之二子楚班、基颜合兵，攻海都，躡阿母河北，数与海都战，而数败。志费尼谓阿八哈曰：“彼之争，我之利也。然必有一胜。胜者并其众，祸必及我。宜先掠其地，勿令生聚。”乃使捏克拜巴都尔、察而杜阿克贝将一军渡阿母河；约索甫、喀而噶带、楚而喀达夷、伊拉布哈将一军，自呼拉商循阿母河之西，以侵乌尔鞑赤、机洼之地。捏克拜一军入布哈尔，虏民五万以归。楚班率众来追，夺还所俘之半。是时，埃及攻西里亚，数年兵不解，来乞援。

八年，阿八哈命大将萨马嘎尔率万人援西里亚。冬，埃及人自丹马斯克奄至，我军放退。埃及陷哈俺城而去。次年，又为阿八哈所取。先是，比拔而斯欲与阿八哈行成，遣二使见萨

马嘎尔于昔挖斯城，因入谒阿八哈。时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屡约埃及夹攻阿八哈，使人泄其事。阿八哈闻之，大怒，即遣二使归，遂渝平。

至元九年，阿八哈遣使至丹马斯克，要比拔而斯自来议和。比拔而斯亦要阿八哈自往以答之。冬，遣将攻陞而哀城，比拔而斯来援，以驼马负舟，舟可分合。既至哀甫拉特河，步卒乘舟，骑泅水，败守河兵，攻城之将引还。

十一年，比拔而斯令阿刺伯之贝杜音人来侵，至谿拔尔。

十二年，又入小阿昧尼亚，分兵赴陞而哀，以拒援兵。冬，其将阿拔台攻陞而哀，以天寒粮运不继而退。

十四年，比拔而斯自将攻罗马，阿八哈遣图古斯、倭而洛克图、牡丹三将统十一队以援之。罗马之配而斡乃亦以兵从。配而斡乃，译言宰相也。遇于阿白拉斯丁城，比拔而斯先登陷阵，图古司、倭而洛克图皆战没，兵士死者六千七百余人。配而斡乃潜通埃及，遣使贺捷。比拔而斯不敢久留，即班师。阿八哈闻兵败，自将大军继至。比抵罗马，则埃及人已先一月去矣。经阿白拉斯城，见尸骸山积，大哭。詈配而斡乃不多出兵助之，纵兵大掠。留空库斡台统罗马兵而返。道过贝布而堡，堡长出谒，请毕一言，许之。乃曰：“汗所仇者，埃及。今多俘罗马民，何也？”阿八哈悟，责诸将不早言，尽返所俘。既而，闻配而斡乃潜通埃及，乃责以三罪：一，战败而逃；一，敌兵至，不亟报；一，败后不来请罪。

十五年，戮之于阿拉他克。

十八年，阿八哈命弟蒙哥帖木儿统军，角儿只、小阿昧尼亚人皆从，与埃及王开拉温战于哈马希姆斯。埃及遣人伪降，临阵刺蒙哥帖木儿坠马，军乱，敌乘之，遂败。时右翼已败，敌兵追至希姆斯城下。待后军不至，侦之，则中、左两军俱溃，

亟退，埃及人逐于后，渡哀甫拉特河，多溺死，有逃入沙漠者亦暍死。阿八哈自为后援，未及渡河，而前军败，亦退。

十九年，归至哈马丹，愤恚而卒，年四十八。

二子：长阿鲁浑，次盖喀图。阿八哈妃八人，一为东罗马王密哈哀儿巴里洛克之女。初，旭烈兀与东罗马通好，结为婚姻。罗马俗，一夫惟一妇。蒙古妃嫔多，东罗马王难之，重违其请，乃以私生女玛里亚字之。送至中途，旭烈兀已卒，阿八哈遂娶之，以是厚抚天主教人，与教王及法兰西诸国通使命。

其臣曰纳昔儿哀丁，通天文、算术，著有测日仪器、历算等书，讲舆地学者曰只马拉丁牙库特，讲乐律者曰阿白图而谟爱明，人才辈出，一时称盛焉。

阿八哈卒，弟台古塔儿牙世摩特嗣。

台古塔儿，阿八哈母弟也。

蒙古家法，君卒择其子及弟之年长者立之。阿八哈欲传位于子阿鲁浑，议未定而卒。诸弟以台古塔儿为最长，其弟曰阿戟、曰康廓而拉台、曰忽喇术，其兄子曰楚式喀泼、曰景术，与诸将苏袞察克、辛杜而等皆拥戴之。附阿鲁浑者，惟布哈与乌洛克等数人，劝阿鲁浑勿与争。至元十九年，诸王、大将定议，立台古塔儿。

夏六月，台古塔儿即位，以素奉天方教，改名牙世摩特，不称汗，而称苏而滩。下令国人皆奉教。以苏袞察克为大将，以射姆思丁志费尼为相，司钱谷。其弟阿累屋丁志费尼，先坐事下狱，释之，仍使镇报达。以与埃及同教，遣使往议和。

阿鲁浑虽让位，然心不能平，又不欲入天方教。诸王、大将亦多以天方教为非。阿鲁浑奏于世祖，言台古塔儿违祖训，从异教。世祖寝其事不问。阿鲁浑分地为柯拉森，岁赋少，军储不贍，请于台古塔儿，以法而斯、义拉克、阿术迷三部为属

地。台古塔儿不与。是年，阿鲁浑在报达驻冬。台古塔儿以康廓而拉台镇罗马，恐与阿鲁浑连合，遣兵驻的牙佩壳耳，扼其中路。康廓而拉台果与诸将约，欲俟台古塔儿西巡，袭杀之，而立阿鲁浑。事觉，台古塔儿断其脊骨，杀之。同谋诸将与罗马酋结牙特丁皆死。以重兵围报达，捕阿鲁浑。及兵至，阿鲁浑已返柯拉森。时二十年正月也。

台古塔儿征兵八万伐阿鲁浑，以大雪，缓师期。四月，兵至塔马干，阿鲁浑自将御之，战于开而布逐而克之地。阿鲁浑兵败，遣其子合赞与察合台孙尼古他而之子倭马倭古而来议和。台古塔儿命阿鲁浑自来，则受其降，前事释不问。阿鲁浑不敢往，台古塔儿再遣使谕之。六月，阿鲁浑始至，命归柯拉森，以部将阿里那克监之。台古塔儿旋师，密谕阿里那克，阿鲁浑归即杀之。

初，阿鲁浑部将布哈将兵，兼管阿鲁浑内政。台古塔儿即位，命喀阿布哈代之，故布哈怨台古塔儿，潜告诸将；台古塔儿必欲杀阿鲁浑及吾辈。于是，忽喇术、楚式喀泼等皆信其言。七月，请阿里那克夜宴，阿里那克谓：“我监守阿鲁浑者，不敢离。”楚式喀泼请代之。乃赴宴，既醉，布哈挟阿鲁浑出，杀那里那克于坐上，并将其兵。楚式喀泼之弟控库世亦引所部来会，诸将皆俯首听命。

台古塔儿失众，走其母杜库司可敦营中。初，尼古他而将兵从旭烈兀征报达，遂留事阿八哈。及薄拉克来伐，贻书约其合应。尼古他而得书，未举兵。阿八哈召之，尼古他而疑事泄，乃率所部奔得而盆脱，为希拉们所败，执送于阿八哈，囚之。其旧部溃散，在库密失之地为盗，称其众曰喀敖唔。至是。阿鲁浑招之，使捕台古塔儿。康廓而拉台都将亦欲为旧主复仇，率所部应之。台古塔儿与杜库司可敦赴得而盆脱，欲入奇卜察

克察。适喀阿布哈、辛杜而二将至，见台古塔儿势去，反以兵守之。喀敖唔群盗至，大掠，执台古塔儿，送于阿鲁浑。阿鲁浑以杜库司可敦哀祈，欲宥之。康廓而拉台子请复仇，乃断其骨以死。

是年，台古塔儿使者至埃及，埃及王开拉温闻国有内乱，下使者于狱杀之。

史臣曰：“旭烈兀辟地万里之外，其功名与拔都相伯仲。兄弟阋墙，自招外侮，使西略之雄图限于埃及。惜哉！”

卷一百二列传第六

太祖诸子四拖雷中

阿鲁浑盖喀图
合赞合儿班答
不赛因

阿鲁浑，阿八哈长子也。母曰海迷失亦可敦，由宫人得幸。

台古塔儿被弑，诸将乃迎阿鲁浑立之，以布哈为相，累黄金等其身，酬其翼戴之功。使长子合赞守呼拉商、马三德兰等地，以景赤、尼佛鲁慈辅之。阿八哈旧臣射姆思哀丁阿塔玛里克志费尼比于台古塔儿，惧诛，奔于罗耳。罗耳酋约索甫沙，先奉台古塔儿之命。出兵攻阿鲁浑。约索甫沙感阿八哈恩，不欲攻其子，兵未出而台古塔儿已遇弑。至是，来贺即位，兼营救射姆思哀丁。射姆思哀丁素与布哈交好，意必为援，乃归。阿鲁浑令副布哈治事。未几。有谗布哈者，仍杀之。远近闻其死，皆为流涕。

至元二十三年，世祖使命至，封阿鲁浑为汗，布哈为丞相，赦九死罪。阿鲁浑乃行即位礼，凡教令必由布哈加印而后行，庶事则布哈专决之。初，法而斯人法克哀丁哈山有田在设喇斯城，城官没其田为公产。法克哀丁哈山乃献于阿鲁浑。及阿鲁浑即位，籍其田而有之。布哈谓：凤喇斯亦国家壤土，何必自私。阿鲁浑不从命，图格察而任其事。布哈闻之，大恚。布哈

有治才，而性严失众心。徒干有宠于阿鲁浑，密言其专权自恣，亲王大臣奉令惟谨。昔台古塔儿遇之有恩。权势尚小，一旦倒戈相向，从者响应。今大权在握，设有异谋，易如反掌。阿鲁浑犹不谓然。布哈与诸将饮于宫中，醉而相诟。阿鲁浑不罪诟者。布哈益愠，称疾不朝。密与楚世喀泼，等立约，废阿鲁浑，兼约角儿只酋为外应。

二十六年，楚世喀泼因贺正旦，发其事。阿鲁浑大怒，命土拉戴、徒干等捕布哈诛之，四子及弟阿洛克皆坐死。角儿只酋迪密脱利以同谋，亦死。楚世喀泼首发逆谋，阿鲁浑始德之，继疑其同与立约，恐事泄故先发，乃并诛楚世喀泼。尼佛鲁慈辅合赞于东边，自以与布哈同功一体，恐祸及，诡言阅兵防阿母河，阴聚所部兵，劫合赞于徒思。适合赞他往，闻忽喇术与尼佛鲁慈通，亟至马三德兰，擒忽喇术。槛致于阿鲁浑，与台古塔儿之子哈拉布哈同死。

是年春，术赤后王攻得而盆脱。阿鲁浑自将御之，行至沙陞耳俺，前锋将昆竺克巴儿，图格察而、土古儿哲已退敌，遂还。中途闻尼佛鲁慈叛，命图格察而移师讨之，适贝杜兵亦至。尼佛鲁慈见不敌，走入沙漠，至突而基斯单，附于海都。合赞追不及，遣援兵返，自驻于你沙不儿。海都使其子阿也干，与月思伯克帖木儿，将三万人，从尼佛鲁慈攻呼拉商。阿鲁浑过徒干援之，尼佛鲁慈遁去。阿鲁浑既诛布哈，以犹太人沙特倭而导勿雷代之，副以蒙古人鄂乐多海亚，又以楚实库扎为之佐。乃定讞狱法，刑官听断，将领不得阻挠。又禁扰累邮传。皆善政也。然诸将滋不悦。沙特倭而导勿雷，闻徒干陵侮邮吏，索马逾额，勘实。杖徒干七十。于是诸将益怒。阿鲁浑信方士言，服金石药。冀长年，不延接臣下，惟信任诸人得入对。服药而病，既愈，又服之，病遂剧。沙特倭而导忽雷谋于众，纵囚祈

福，因择狱囚，始知台古塔儿、忽喇出之子在狱皆被杀，宗亲死者十有三人。讯由伊答赤以己意杀之，阿鲁浑不知也。星者谓此十三人为崇，大将图格察而、昆竺克巴儿、都嘎尔等，乃矫阿鲁浑命杀伊答赤，复以积怨杀沙特倭而导勿雷、鄂尔多海亚、楚实库扎三人。阿鲁浑不见沙特倭而导勿雷等入内议事，知有变，病益革。二十八年，卒于阿而俺。子合赞、合儿班答。

盖喀图，又名亦怜真朵儿只，阿八哈次子。母曰牡丹可敦。塔塔儿人。

阿鲁浑卒，是年秋，盖喀图即位于阿克拉脱，下执政五人于狱。问辛图而：“阿鲁浑之卒，沙特倭而导忽雷之被杀，汝为大将之首，宜问汝。”辛图而曰：“诸将咸在，请汗自问之，是非自明。”诸将言：“图格察而、昆竺克巴儿实唱乱，沙马嘎尔与贝克培附之，定议后乃告辛图而，辛图而亦允。”辛图而曰：“我逼于不得已，否则祸首及我。”乃赦辛图而。图格察而等亦辞伏，盖喀图责而宥之，惟夺其兵权，以台克实、辛图而、纳邻阿哈马特代之。而下徒干等于狱，命鄂尔多海亚之子莅杀之。于是，以蒙哥帖木儿之长子阿思别儿吉守呼拉商，辛图而为文武总管大臣。

会罗马有乱。盖喀图西讨，使辛图而留守台白而司。辛图而疑图格察而谋反，执之，以二千人送至行营。盖喀图已平罗马，东归，遇诸涂，察其无罪释之，并释其同被执者。

未几，盖喀图有疾，既瘳，重行即位礼，以术家言前即位日与星命不合故也。乃大赉可敦、公主等，且免穆罕默特后人之赋。阿八哈以来库藏充溢，至是一空。

是年，埃及王阿失阿夫自将来伐。二十九年夏，次于哀甫拉特河，陷喀刺特乌儿罗姆，改其堡名曰木速儿蛮。盖喀图以兵往援不及，遣使于阿失阿夫，欲复其父得西里亚之地。阿失

阿夫答言：“汝与我意同。我亦欲复报达，重立哈里发，视兵孰先到。”是岁，盖喀图废起儿漫酋只刺勒丁苏育，以其姊巴的沙可敦代之。事具《起而漫传》。

初，阿鲁浑长子合赞在西模囊，得父凶问，知盖喀图已位，遣使入贺，且以尼佛鲁慈之难告，并乞援。盖喀图遣阿思别儿吉援之，合赞留其将库特鲁克沙守呼拉商。至元三十年，遣使请入觐。盖喀图使人逆止之。合赞不从，仍至台白利司。会阿思别儿吉已败尼佛鲁慈；遁入你沙不儿山中。盖喀图仍促合赞东归。

时相位我久虚，有沙特而哀丁，思得其位，贿结盖喀图左右。及以名上，无沙特而哀丁，盖喀图谓列名者皆不及此人，诸可敦又从旁言之，遂立为相，以金印赐之，并配兵万人，又以其弟为大刑官。盖喀图荒于酒色，群臣有子女者率远徙避之，事无大小尽委沙特而哀丁。沙特而哀丁易置旧人，黜哈山、台术等。盖喀图出猎。哈山、台术即围场发其贪婪之罪。盖喀图不问，反以告者畀沙特而哀丁自鞠，禁再诉，犯者罪死。又谕：东起阿母河，西抵埃及之界，悉受沙特而哀丁节制。时马病疫多毙，帑藏又耗费殆尽。有献策用中国交钞者，盖喀图问蒲拉。蒲拉本中国使者，留事阿鲁浑，习见中国币制，以为可行。沙特而哀丁附和之。辛图而谏，不听。三十一年夏，造交钞，颁行所在，设交钞局，禁民用金银器。台白利司商贾，以用钞，皆折阅，流言汹汹，乱且起。乃仍用钱，废钞。才两月。反大耗钞本焉。是年，盖喀图从父弟贝杜自报达来朝，盖喀图宴之，醉而相诟，令近侍阿亦脱合里殴之。翼日，盖喀图自知无礼，延至谢罪。贝杜归，至达拈喀。告于诸将，皆以盖喀图夸部下子女，怨之，怂恿贝杜起兵。贝杜引兵至毛夕里，杀守吏，复杀守报达之将。时诸将曰土拉戴，曰昆逐克巴而，曰伊而达儿，

曰都嘎尔，曰伊儿乞带，皆潜通贝杜。事觉，盖喀图尽执之。哈山与台术请速杀诸将。图格察而以为不可，宜先召贝杜至，讯明杀之；倘贝柱不来，则叛迹显著，杀诸将未晚。盖喀图从之，囚诸将于台白利司，命图格察而监视之，遣使者召贝杜。图格察而阴使人告贝杜：“第来无恐，我等皆竭力助汝。”贝杜即进兵。

元贞元年春，盖喀图自哀倍而河自将御之，以阿克布哈、图格察而各率万人为前锋。行一日，图格察而与阿克布哈分道，诘之，则云：马多，如同行，虑水草不足。阿克布哈又诘以违军令，图格察而乃告以：“昔汝为第一大将，今我为贝杜第一大将。”阿克布哈所部皆畔从图格察而，以亲兵三百人逃归。时盖喀图已离哀倍儿河，闻变，度兵力不足，退往阿而使。哈山、台术二人亦畔之，群臣多散去。行至莫干。宿于抹里赤家。土拉戴等已出狱，欲夺其鄂尔朵，遇而执之。盖喀图请贷其一死，不允，以弓弦缢杀之。

诸将会议于楚喀图、库喀拉二水合流之地，遣使迎立贝杜。贝杜知盖喀图已死，令杀阿克布喀、塔马起、赛而他克等，皆盖喀图所宠任者。问阿亦脱合里：“何以殴我？”答云：“盖喀图为我之君，命我杀子弟，我亦不能不行。今贝杜为我之君，我亦如此。”贝杜说，复其官。于是数盖喀图之罪，布告国中。以图格察而为大将，兼为相，比昆逐克巴而、哲绰克、雷克西哥儿干、土塔术为之副，以术马而衷丁管财赋，又命诸将分辖各部，以赏有功。

合赞闻贝杜立，不说。先是，尼佛鲁慈既叛，为库特鲁克沙所败，奔西义斯丹，屡犯呼拉商。至元三十一年，用其妻托紺珠公主之育，仍归命于合赞。元贞元年春，合赞至梅而甫，遂诣尼佛鲁慈营。受其降。反至赛拉克斯，闻贝杜起兵，乃召

尼佛鲁慈俾守呼拉商。合赞进至尔哈夷、可斯费音之间，遇贝杜使者，始知盖喀图已死，贝杜已立。召诸将议之。尼佛鲁慈谓：“此无足怪，众所以不推戴汝者：一恐汝治弑君之罪，一恐汝治前杀鄂尔多海亚、楚实库札二将之罪。又恐汝有才，不如贝杜易制。宜遣使侦其举动，再决大计。”遂遣二使往，谓：“太祖法律，臣不得弑君。请执弑盖喀图者畀我治罪。”合赞至可斯费音，贝杜遣使请和。合赞不从，与贝杜遇于库班希而拉之地。尼佛鲁慈知贝杜兵未集，请速战。库特鲁克沙将右翼，斩馘八百，杀伊而达儿，擒阿斯阑倭古而，乘胜而进。贝杜使者布克戴至阵前，下马伏地言：“贝杜有命：一家骨肉，不宜兵争，请分国而治。”畀以义拉克、法而斯、起儿漫三部，请退兵讲好。意在缓兵，以俟援也。合赞允之，约贝杜各从十人于军前相见。既见，各下马行抱见礼。贝杜仍申前议，饮酒行成。尼佛鲁慈以天方教不饮酒，但立誓。众将皆誓，议遂定。

明日，贝杜即位。又明日，两军同往库班希而拉。合赞兵行于山谷中。贝杜兵前趋隘口，欲塞其去路。贝杜亟止之。入夜，两军同驻一地，各执兵勒马以备非常。已而报达、莫干之兵皆至，诸将请攻合赞，贝杜不肯，都嘎尔愠，即以兵回角而只。合赞知援兵已至，议速归。欲取道于喀敖纳。其地有精兵，贝杜恐为合赞所有，遣蒲拉丞相来告。请由原路返。越日，贝杜子奇卜察克等请合赞至营中饯别，合赞虑事不测，不从。奇卜察克固请，诸将劝合赞以日辰不利辞之，约明日相见。是夕，即引众东归，留尼佛鲁慈、图克帖木儿二人待受分地，且伺贝杜之举动。

是时，昆逐克巴而、土拉戴、伊而乞带已率五千人躡合赞后。合赞至可斯费音东，贝杜又遣使邀合赞相见。合赞令尼佛鲁慈同往，自驻迭马温山待之。贝杜执尼佛鲁慈、图克帖木

儿下狱，其部将与尼佛鲁慈弟雷开齐劝之降。尼佛鲁慈始不从，后与图格察而暗约，共助合赞，乃伪降于贝杜。贝杜信之，以礼延接，令发誓，获合赞以献。尼佛鲁慈从之，与图克帖木儿同时释归，自梅拉喀疾驰四日，至迭马温山见合赞。以回俗誓不可没，依字义合赞为煮饮食之器，乃取此器而裹以布，遣人送往，以践誓言。贝杜见之大怒。

尼佛鲁慈劝合赞入教，谓星者言回历六百九十年应出一贤能汗，兴其教，今直其时，如入教则必为伊而汗。回众本不乐蒙古人拜偶像，改从回教，可得民心。合赞乃于迭马温山阿鲁浑之行宫入教，洗澡毕，至座位前宣诵信教之文，厚赐教士，并赴礼拜寺祈祷上帝焉。

贝杜擒沙特而哀丁不用，沙特而哀丁怨望，思助合赞。阿八哈妃布鲁干应适合赞处，而贝杜阻其行。于是沙特而哀丁、布鲁干潜输诚于合赞，遣教士马赫模德往告之。合赞召马赫模德入见，具言众将归心，惟昆逐克巴尔、都嘎尔、土拉戴、伊而乞带四人罪重，不欲拥戴。适有阿母河北之兵南侵，合赞遣尼佛鲁慈御之兵，旋退。马赫模德归，仍以敌兵入境，尼佛鲁慈东行，张皇其事以告贝杜。贝杜遂不为意，散其兵牧马草地。

时沙特而哀丁之弟尚管财赋，乃窃帑藏以行，昆逐克巴而追之，获其行李。沙特而哀丁奔于合赞。合赞尚犹豫不决，沙特而哀丁力言图格察而必为内应，合赞遂起兵于费乌斯古山，至尔拉夷。出班与库鲁密世哥而干告统将伊达柱，宜简阅战马以防合赞，伊达柱从之。即以良马五百匹夜赴合赞军。合赞重赏之，遣人往告各城：“我今统兵十二万，以继父业，不从者以叛逆论。”所在响应。尼佛鲁慈率四千骑为前锋，至昔比特罗持河。土拉戴闻兵至，以书告贝杜，并问计于图格察而。图

格察而谲谓：“彼兵不多，可与一战。”夜与同谋诸将投尼佛鲁慈营。

次日，贝杜见大事已去，逃于素黎漫沙城。哀而帖木儿、喀而奔特及诸大将皆赴尼佛鲁慈营。贝杜又奔倭占梅仑脱，同行惟昆逐克巴而、奇卜察克、伊而乞带等，欲入角儿只，以合于都嘎尔。合赞至昔札司，喀而奔特、伊而戴来归。至西比特河，土拉戴、伊而帖木儿等亦来降。尼佛鲁慈与库特鲁克沙等追贝杜至阿拉斯，及于梅而仑西北获之。合赞令杀之。时元贞元年冬也。贝杜篡立仅五月。伊儿乞带奔罗马，都嘎尔奔角儿只。

合赞，阿鲁浑长子。生于至元八年。阿八哈闻其早慧，亟欲见之。阿鲁浑送之往阿八哈，以属其妃布鲁干。使抚育之。合赞幼习蒙古回纥文字及骑射，八岁已能从祖父猎。阿鲁浑即位，令辖呼拉商等地。

元贞元年，合赞师至台白利司，诸王苏凯等率众来迎。既入台白利司，谕民相辑睦，大臣毋陵其下。遣尼佛鲁慈、奴尔兰、库特鲁克沙搜捕贝杜党与昆竺克巴而、都嘎尔、伊尔达儿、伊儿乞带等，皆诛之，惟土拉戴、哲察克、伊达柱三人杖而免死。是冬，即位，不曰汗，曰苏尔滩。论翊戴功，拜尼佛鲁慈为大将，位诸臣右，赐券书。以沙特而哀丁为相。笃哇与海都子萨儿班合兵侵呼拉商，遣苏凯、尼佛鲁慈御之。兵饟继，预征次年赋以资军实。苏凯自以旭烈兀之孙，于次序当立，与其党巴鲁拉谋刺尼佛鲁慈于军中，而废合赞，约台术同举事。台术密告尼佛鲁慈，空营设伏伺之。苏凯等至，伏发，斩巴鲁拉。苏凯败遁，追杀之。叛军复推阿尔思兰为主，图犯台白利司。合赞闻变，虑卫兵少且习乱，乃称出猎，部勒将士，行及中途，突命击叛众。初战不利，贺尔库达克率二千人来援，遂斩阿尔

思兰，尽降其众。时元贞二年春也。一月之内，凡诛亲王五人，叛臣三十八人。

尼佛鲁慈与沙特而哀丁不协，奏褫其职，以只马儿哀丁代之。或诬沙特而哀丁交通苏凯，诸吏之侵帑者惮其复用，证成其罪，已论死。贺尔库达克为辨其冤，始得释。

合赞以图格察而反覆横恣，欲除之。遣库门乞往赐书褒奖，以安其心，而潜约诸将执图格察而，谓之曰：“国家大义，通敌卖主者杀无赦。苏而滩不能以私情废公义也。”遂杀图格察而。

罗马将巴儿图自阿鲁浑时即握兵权，屡征入朝，辄托词不赴，闻图格察而诛，举兵反。合赞命库特鲁克沙讨平之。

尼佛鲁慈恃功骄蹇，以妻病，往阿特耳佩占，委军事于奴尔兰。未几，台术所部弃伍逃。合赞不悦，促令赴军中。尼佛鲁慈请卒视妻病而返，朝臣言其以私废公，请逮治。合赞曰：“此未足以钳其口也。”既而，托紺珠公主病卒，尼佛鲁慈乃往呼拉商。奴尔兰入朝，诉其过失并与齟齬状。合赞令弟合儿班答往代奴尔兰。初，尼佛鲁慈介报达人凯萨尔致书埃及国王，依托教谊，乞以兵援合赞。比答书至，合赞已得国，尼佛鲁慈令记室改易埃及答书，呈于合赞。至是事觉，奴尔兰等因劾其通敌，尼佛鲁慈在外，自知主眷衰，遣其部将萨忒耳哀丁入朝寄耳目，而其人反为合赞所用，使往报达给凯萨尔，执以归。时沙特而哀丁复相，与弟库脱拔丁伪为尼佛鲁慈致埃及执政书请藉兵力诛异己者。事成割地为报，先奉衣服若干事，纳衣书于凯萨尔筐中。复为尼佛鲁慈致其弟哈济那兰密书，住见哈济那兰，乘间纳其书于哈济那兰筐中，哈济那兰不知也。合赞廷鞫，凯萨尔不承，搜其筐，则衣书在焉，立杀之。捕尼佛鲁慈家属，无男妇老幼皆就戮。擒哈济那兰至，搜获密书，诬服论

斩，诸昆弟勒格济等尽死。尼佛鲁慈举兵反。

大德元年夏，命库特鲁克沙率诸将讨之，战于你沙不儿。尼佛鲁慈众溃，以数百骑奔海拉脱。其酋法克哀丁为所辅立，故纳之。库特鲁克沙至，围城，令献叛者。法克哀丁出书以示，尼佛鲁慈益德之。或谓之曰：“公孤寄于此，大军压境，城主未可深恃。不如执之。用其兵以退敌。”弗从。法克哀丁闻其事，大骇。其部下成谓，以全城殉一人非计，彼已背永不犯上之誓。我背誓庸何伤。乃请分其将士于各军，牢以出战，遂擒尼佛鲁慈，献诸库特鲁克沙，诛之，传首台白利司。

是冬，角儿只兄弟争国，令库特鲁克沙平之，立瓦世当第三。库特鲁克沙归，以角儿只赋重为言。沙特而哀丁闻之，先告合赞，谓其纵兵蹂躏角儿只。于是，库特鲁克沙奏，辄不入，知必有谗之者。以询沙特而哀丁，则曰：“此某医所为也。”库特鲁克沙以语拉施特哀丁，白诸合赞。合赞召至，告之曰：“沙特而哀丁实潜汝而嫁祸于人，险诈如是，不可复留。”命与库脱拔丁同弃市。

大德二年，遣使臣曰谟阿臧、法克哀丁、阿喝美特，曰布喀伊耳赤，入朝贡珍珠、宝石、猎豹，且以金钱十万市中国货。使臣至，成宗优礼之，赐酒慰劳，留四年始辞归。温诏报合赞，赐赉甚厚。旭烈兀位下岁赐及五户丝久储府库，至是遣使颁与之。

是年秋，以火者萨特哀丁为相。罗马将苏拉迷失叛，杀其副毕音察尔、别乞库尔。

三年春，库特鲁克沙败其众，苏拉迷失奔埃及，引军来犯，擒斩之。

时埃及内乱，其将奇卜察克、哀尔别乞、伯克帖木儿皆来奔。合赞待以殊礼，思用其力以谋埃及。埃及西里亚兵入的牙

佩壳耳，合赞益怒，定议亲征。兵十人中抽五，赍六月粮。

大德三年冬，次哀甫拉特河，留兵万人殿后，步骑九万，以库特鲁克沙、谟雷为前锋，抵阿勒坡。军士纵马食麦田，令曰：“马不可以食人食，犯者斩。”诸军肃然。军至撒拉米冶，闻埃及兵已至希姆斯，那雪尔，合赞令曰：“埃及亲军骁勇善战，恃骑兵冲突。今我以步队当之，胜骑战也。”自撒拉米冶进兵，距敌百里而止。次日，进至那兰苏河。埃及兵奄至，命后军张两翼御之。战少却，合赞以中军退。埃及军逐之，阵复接。埃及一军溃，别军授之，殊死战，复出铁骑五百，短刀奋斫。我军以强弩攒射之，马始回窜。库特鲁克沙率右翼鸣角以进，埃及误为合赞，并力攻之，右翼败，死者近五千人。库特鲁克沙率余骑奔中军。合赞麾左翼进，中军继之。以弓箭手万人居前，矢如雨集。埃及前锋左右翼先后溃，中军亦败走。是役也，合赞以坚忍，转败为功。而右翼之败，适成为饵敌之计云。

罗马守将阿弼世喀偕阿昧尼亚王海屯第二率五千人来会，军势益张。希姆斯城乞降，发其库藏分给将士。进至达马斯克，亦迎降。合赞自至城中，令卫士守一门，而闭其余，虽从官亦不得擅入。民益感德，输金钱百万饷军。埃及将厄尔术法世守内堡不下，谕降不从。诸将请攻之，合赞不许。谟雷穷追败众，直至喀杂忒城，遇埃及兵辄杀之，追不及乃整旅而还。合赞以奇卜察克辖达马斯克部，伯克帖木儿辖阿勒坡、哈马特、希姆斯三部，哀尔别乞辖萨弗特、忒里波利等城，牙希阿司赋税，以库特鲁克沙镇守西里亚全境。

大德四年春，合赞东归。库特鲁克沙遽下令攻达马斯克内堡，攻半月不能下而去，以军事委谟雷。初合赞谕西里亚境内悉降，既而诸城知蒙古军不能久驻，故拒命者日多。埃及王那

雪尔闻合赞已去，奇卜察克等皆在西里亚，乃手书招三将返。于是奇卜察克叛归。谟雷亦弃达马斯克，全军而返。

合赞自西里亚班师，锐意政事。夏，如梅拉喀观天方台仪器，亦建台于台白利司。自运巧思，创制新器。访古贤人墓，慨然曰：“死而不朽，其乐有甚于生矣。”引哀甫拉特河，开三渠溉田，悉成沃壤。贫家寡妇，官给棉，使纺绩以餬其口。

秋，再伐西里亚，以库特鲁克沙为前锋，自将大军继之。冬，流哀甫拉特河，次阿勒坡。埃及兵屯于哈马特御之。淫雨四十日，馈运不继。驼马亦多冻死。

大德五年春，还。夏，遣使如埃及，请弃怨修好。冬，使还。埃及答书，亦愿通好，而词意不屈。

六年，术赤后王脱脱使来，请阿而俺、阿特耳佩占之地，弗许。

秋，三伐西里亚。遣前使往埃及，以称藩纳币等事要之。答书不允，且馈军器，示能用武。合赞怒留其使。

七年春，令库特鲁克沙与出班、谟雷等率五万人深入，自驻哀甫拉特河东以待。师及哈马特，越达马斯克而南，与埃及兵遇。库特鲁克沙败其右军，谟雷率众追之。既而，中军、左军齐至，库特鲁沙不能支，出班、库尔迷失来援，始免于败。及暮，蒙古兵屯于山上。谟雷恐明日战不利，夜引所部退。埃及有厮卒被擒脱归，言蒙古兵不得水，病渴，宜速战。日出，我军下山，埃及人力遏之，殊死战。至午，为埃及人所围，而开其一面纵之走。于是角儿只兵先溃，诸军亦相继溃，埃及人逐于后。蒙古兵以马疲不能行，多弃械就死，又或为向导所给，喝死沙漠中。

库特鲁克沙回至克沙甫，谒合赞，陈兵败状。合赞遂归，以出班殿后，翼护残卒，召至优奖之，申丧师之罚，诸将诛谪

有差。出班虽殿后有功，亦受杖焉。

秋，如台白利司，搜阅军实，图再举。遣使泰西诸国，请发兵攻西里亚复耶稣墓。大将奴尔兰卒，以库特鲁克沙代之，屯阿而俺北界。台白利司教士牙库白等谋逆，附会讖书，欲立益喀图之子阿拉佛郎。事觉，逮讯。词连世祖使臣纳息尔哀丁。合赞曰：“此必沙特而哀丁余党所为也。”严讯之，果服诛牙库白安，置阿拉佛郎于呼拉商。

合赞得目疾。大德八年春，病痊，出猎。既而复病，知不起，召大将库特鲁克沙、出班、谟雷等，文臣火者撒特哀丁、拉施特哀丁等，属以大事，传位于弟合儿班答，勉诸臣同心辅佐，壹遵所定法度。夏，合赞卒，年三十四。妃八人，布鲁干可敦生子一：阿尔珠。

合赞沈毅果断，训勉将士词旨恺切，赏罚办当，故人乐为用。即位之初，府库空虚，馈赐不给，迨经营两载，赍赐、振恤无虚日，而度支日充。熟于蒙古掌故、世系、族派、姓氏，命拉施特哀丁作史，凡述蒙古事，皆面奉教令而后载笔。勤恤民隐，方猎思食，必倍价购于民，以为从官率。西域自用兵后，污莱遍野，合赞下令垦田四载后始升科，于是田畴日辟。刑官向受诺延节制，讞狱多枉法，改易官制，有狱讼以平。钱质驳杂，有禁；权量不一，有禁；鬻良为贱，有禁；奸人敛民财以供献可敦、诺延，出资借贷而以重利困民，皆有禁。盖蒙古建国西域以来仅见之主云。

合儿班答，阿鲁浑次子。母曰乌鲁克可敦，客烈亦部王罕孙撒里只之女。至元十八年，生于马鲁之西沙漠中。众忧无水，俄大雨至，皆喜以为吉兆，称曰鄂尔采布哈。鄂尔采，译言吉祥也。稍长，改名达母答儿，后又改合儿班答。娶昆彻司喀特可敦，为苏袞察克子沙第之女；其母霍儿库达克，则旭烈兀子

出木忽见之女也。嗣位后，仍称鄂尔采图。国中教令多称鄂尔采图谟罕默德呼搭奔特。呼搭奔特，译言上帝之奴。国人称为鄂尔采图苏尔滩。

大德八年，合赞卒，大将谟雷虑阿拉佛郎为变，秘不发丧。先遣亦生布哈等莅杀阿拉佛郎于呼拉商。统将贺尔库达克素助阿拉佛郎，亦遣杀之。事定，合儿班答乃率诸将西行，至台白利司城外奥占行宫即位。以库特鲁克沙、出班治军事，火者撒特哀丁、火者赛夷忒拉施特哀丁治财赋。

秋，至梅拉喀。成宗遣使与察八儿、笃哇使者皆至，以息兵悔祸来告。释合赞所拘之埃及使人，并遣使偕往议和。昆彻司喀特可敦卒，合儿班答娶库脱洛克可敦，为亦怜真之女，以博拉及拉施特哀丁为大礼使。既成婚，又娶布而干可敦。

大德九年，征克儿漫酋沙喝奇汗入朝，以其不纳贡留之，克儿漫地改设蒙古官。建新城于空库儿欧隆之地，名曰苏尔滩尼牙，遂迁都焉。

先是，苏尔滩尼牙之北基栏境内，有小部，东北负里海，东南、西南皆山，广袤一百八十里，而分十二部，各有土酋，阻山负险，自为一国。笃哇卒，其后王宽阁遣阿儿浑之子阿儿岱哈赞来告丧，语及基栏之地，谓蕞尔小国，久未讨定，邻封多笑之。合儿班答耻其言，令库特鲁克沙、出班、图干、谟敏率三军，合儿班答自将一军，分四路以进。出班与图、谟二将平数部。库特鲁克沙亦屡胜，各部皆乞降，库特鲁克沙之子昔保赤拒之，仍纵兵杀掠。故据险殊死战，库特鲁克沙阵歿，一军几覆。合儿班答闻库特鲁克沙败信，遣劲兵三千人往援，复战歿。继遣呼辛、赛云赤往始平之，究丧师之罪，鞭昔保赤，以其父旧部属于出班。

海拉脱酋法克京丁不自来朝，大德十年遣丹尼世门巴哈图

克讨之，命交尼古答尔部众及三年贡赋。议不成，兵进，截其粮运。法克哀丁乃与丹尼世门盟，以城让之，自迁阿蛮库堡。丹尼世门入城，而内城仍为其将麻罕没特所守，坚不可攻。丹尼世门遣告法克哀丁，若入内城，必请命于苏尔滩怒汝之死，令汝仍主是地。法克哀丁以告其将，开门延之。丹尼世门先遣其子偕他将入，盛筵款接，比自入，伏发，丹尼世门父子皆死。且举火为号，法克哀丁望见，即率众赴之。

是年秋，合儿班答以亚萨鄂尔为统将，丹尼世门之子布戴、塔垓从之，往复父仇。二子使告法克哀丁：“如汝不知此事，即缚麻罕特至，不汝罪。”法克哀丁以无力缚送自诿。

次年春，战不利，筑长围困之。时法克哀丁已死，布载伪以书与城将，若许其禽送麻罕没特者。又以书告麻罕没特，言汝部将伊思玛与布载通。麻罕没特皆不应。麻罕特力竭，议降。布载许以不死，与立誓，遂开门降。麻罕没特宴布载醉，麻罕没特复欲杀之，众不可乃止。

次年夏，亚萨鄂尔令布载偕麻罕没特入朝，遣人追杀之。法克哀丁弟基亚代丁先行为质子，合儿班答自基阑凯旋至苏尔滩尼牙，闻海拉脱事定。乃令基亚代丁嗣兄位。

是年冬，以女弟杜伦第公主嫁于出班。

初，阿昧尼亚王海屯第二致书阿勒坡守将喀喇桑柯尔，请纳岁贡罢兵，埃及允之。未几，海屯第二让位于侄立盎第四，自入教堂为僧。合儿班答以妻父亦怜真镇罗马，其将壁拉尔古屯阿昧尼亚界上。

十二年，立盎第四与亦怜真同入谒。壁拉尔古闻其诉已，又以其纳贡埃及，遂杀立盎第四。亦怜真奏劾之，合儿班答诛壁拉尔古，立海屯第二季弟鄂圣为王。

罗马西境土耳其部浸盛，侵东罗马属地。东罗马王安铎鲁

尼克思藉蒙古之力捍之，以女玛里亚嫁合儿班答，蒙古人称之为脱司配那可敦。

皇庆元年，诸王科尔迷失谋叛于罗马，讨平之，并杀其四子。建新城于报达之东。埃及将喀喇桑柯尔与漠罕纳等率千骑来奔，合儿班答待以宠礼，思乘隙伐西里亚。是年冬，出兵。出班、赛云赤、伊逊库特鲁克与角儿只兵皆从，众号十万，渡哀甫拉特河，攻拉黑贝堡，逾月不下而返。

二年，长子不赛因出镇呼拉商，时年九岁。呼拉商为储君分封之地，故未及其长即开群府。赛云赤及阿尔固为将，拉施哀丁之子阿白都而拉体甫司财赋。

是年，察合台后人帖木儿古尔干遣使来降。先是，也先不花既并海都旧地，以其弟古特鲁火者建国于阿母河南，与呼拉商为邻。卒，子岛特火者嗣，帖木儿古尔干与争国，故降于合儿班答请援。于是，诸王敏干将呼拉商兵员往，岛特火者不能御，自归于也先不花，请兵复仇。时也先不花与王师战于腾枯里山而败，谓岛特火者：更有大仇敌在东方，不能西顾。适朝使还赍合儿班答所贡方物，乃执使臣杀之，并其从者七十人。然也先不花战屡败，突而基斯单之地多为王师所躡。也先不花不得志于东，思西略。

延祐二年，遣葛伯克、岛特火者、亚索伏儿率兵渡阿母河，与亚萨鄂尔战于八脱吉思。亚萨鄂尔、布载皆战歿，入呼拉商。四月，以粮尽，又闻王师已至塔刺斯亦息库尔，乃返，葛伯克谓亚索伏儿奉天方教，阴附合儿班答，旦行呼拉商而不能守。也先不花信其言，令捕亚索伏儿，兵至。亚索伏儿拒战，葛伯克为所烛。亚索伏儿遣使谒不赛因，欲来降。不赛因请命于父，允之，并令库儿迷失、图干率二军渡阿母河为援，海拉脱酋基亚代丁亦以兵从。

三年秋，亚索伏儿与也先不花相拒，援军至，败之，掠布哈尔、撒马尔干、忒耳迷民，编置希部而干分地。亚索伏儿谒合儿班答，令驻巴达克、堪达哈尔两山之中。先处，术赤后人巴拔避祸率万人来奔，延祐二年掠货勒自弥民五万而归。亚索伏儿闻之，自忽毡引兵截之，尽夺其俘。月思伯遣诸王阿克布哈来诘，是年秋至苏尔滩尼牙，谓若巴拔所为，请君讨之，若由苏尔滩命，则请以兵相见。合儿班答谢曰：“我不知其称兵犯境也。”杀巴拔父子，礼其使而遣之。初，阿克布哈至台白利司宴会，有阿而俺守将曰忽辛古而干送酒杯而未起立。阿克布哈怒责其忘蒙古旧礼，忽辛曰：“汝来议事，非来争礼者。”盖国俗，凡古而干见亲王必应起立云。

未几，麦喀酋倭迈宰特来奔，倭迈宰特兄弟争位，埃及以兵助争者，倭迈宰特败，以合儿班答奉十叶教与同教，故来乞援。合儿班答遣哈赤狄儿堪的率千人卫之还国。次年春，行至巴索拉，为伯都音人所袭，覆其众，倭迈宰特、哈赤狄儿堪的仅以身免。

是冬，合儿班答卒，年三十六。子不赛因。二女，皆嫁出班。

不赛因，合儿班答长子。为赛云赤夫妇所抚养。五岁即习骑。国俗，童子习骑，使星者择日，追上骑，则持马乳洒于头尾，以为典礼。九岁，出镇呼拉商。

合儿班答卒，诸将遣使告不赛因。赛云赤恐有内难，劝不赛因勿遽行。既葬，诸将又遣使奉迎。赛云赤使左右先至台白利司，察诸将无他意，乃与不赛因同往。

延祐四年，不赛因即位，称阿来屋敦亚征丁阿卜赛特苏尔滩，译言世界与命运皆崇高莫尚也。赛云赤以大将位让出班，劝不赛因专任之。以出班子帖木儿大石镇罗马，亦怜真、苏纳

台、伊生库特洛儿皆为之佐，拉施特哀丁子火者质拉儿哀丁司罗马财赋。

呼拉商守将亚萨倭儿为约索伏儿所杀，以伊生库特洛儿代之，初，亚萨倭儿欲娶约索伏儿女，已纳币，而合儿班答卒，约索伏儿思乘机据呼拉商。布载战没，其子已奉命统父旧部，亚萨倭儿以其兄代之，乃与约索伏儿谋作乱，邀亚萨倭儿饮酒，将执之，逸去，追而杀之。约索伏儿遂入呼拉商。

五年，库特洛儿至呼拉商，抚定约索伏儿誓不反。然逾岁，约索伏儿即举兵至马三德兰。时又有乌斯贝克，陷得而奔特。埃及兵亦至的牙佩壳儿。乃命亦怜真守的牙佩壳儿，忽辛往攻约索伏儿，不赛因自将御乌斯贝克。忽辛至马三德兰，约索伏儿已返呼拉商。出班欲自往讨之，闻得而奔特守将败走，不赛因兵少，至库儿河不敢渡，张空营以疑敌，出班乃率二万人以行。乌斯贝克闻其至，即遁。约索伏儿举兵，以主幼大将专权，欲往扶幼主为辞。及至马三德兰，闻忽辛率大军奄至，又退走。时海拉脱酋亦奉出班命。出兵攻八脱吉思，叛众多降于忽辛。

六年，约索伏儿将谟拔来克萨率六千人至八脱吉思，掠俾路芝之民，为民兵所却。约索伏儿率万人继之，围海拉脱城。忽辛兵至，约索伏儿先遁。再进，为忽辛所败，斩馘甚众。以盛暑，乃返驻于海拉脱。不赛因闻海拉脱人不附叛，以五万的那往赈其民，免三年之赋。不赛因返苏尔滩尼牙，出班散遣其兵，自往角儿只避暑。

出班以诸将轻不赛因年少，笞之，故库儿迭失、喀赞等皆怨出班，合谋杀之。至是，思掩其不备，以骑兵一队袭角儿只。内有一将曰哈刺图培，奔告于出班，犹不信，遣二将往覘之，为库儿迭失所杀，麾兵亟进。或以二将不返，劝出班避之，秘乘夜至其子忽辛营。兵至，不得出班，翌日追之。出班至一草

地，有烹羊而食者，请出班共食；辞之，疾行。追者五十人至，夺羊共食。以是出班得脱。时阿里沙在台白利司，闻乱。亟引骑兵赴之，路遇出班，为迎归台白利司。遂与阿里沙赴苏尔滩尼牙。

时亦怜真亦附库儿迭失，伪为不赛因手谕，令杀出班以惑其众。又遣使告急于苏尔滩尼牙，谓出班已反。使者先出班至，亦怜真之子欲先杀出班子，诸将不可，犹豫一日，而出班至，始知亦怜真妄言。

时亦怜真兵已逼乌占，守将奔苏尔滩尼牙。不赛因自将讨之，出班、阿里沙皆从。亦怜真女为库特洛沙儿妻，请勿战，遣人招其父降，不从，自往劝之。亦怜真请不赛因营挂白旗以为信，既悬旗，亦怜其以为怯，复与库儿迭失进攻。出班命先戮其子，悬首标枪上以示众。亦怜真夫妇皆怒，奋突誓死战。王师却，不赛因先登陷阵，诸将从之。亦怜真大败，获而斩之，其妇亦战歿。库儿迭失与其子及布喀伊尔等遁去，中途为苏纳台所获，槛送苏尔滩尼牙，伏诛。因此役，国人称不赛因为把哈图儿汗云。

出班妻杜伦第公主卒，不赛因复以姊凯而图领、萨谛柏两公主妻之。察合台后王葛伯克素与约索伏儿不合，告呼拉商守将忽辛：我助汝夹攻约索伏儿，命诸王率四万人以往。忽辛亦率二万人并海拉脱义斯单二部之众应之。东军先至，密诱约索伏儿之将临阵杀贝克图儿来降，约索伏儿遂败走，追及杀之。忽辛至，东军已振旅而返。时梅沙卜特尼牙、库儿特斯单、的牙佩壳耳连年旱蝗，麻而哲西而克梅法而勒、毛夕里、哀而比而各城人烟殆绝，报达亦告饥。七年夏，又大雨雹。不赛因询于教士，乃禁酿酒、逐娼妓，并免各城税赋。是年，埃及王遣木刺奚刺客三十人刺阿克桑柯儿及忽辛，皆不中。埃及使者至，

出班欲杀之，为阿里沙所阻。不赛因亦恐木刺奚人刺之，乃与埃及和，遣使告埃及王：“一，勿遣木刺奚人行刺；二，两国逃人，彼此皆不交出；三，勿令阿刺比犯蒙古属地；四，两国通商；五，赴麦喀礼拜，两国各用国旗为识。

至治三年，及埃及平。先是，出班子帖木儿塔失在罗马，密与埃及约，助其举兵。出班闻而大恐，即告不赛因自往捕之。是年冬，出班以兵至，帖木儿塔失欲拒战，众不可，乃上谒。出班囚之，诛其左右数人，不赛因宥不问，仍使守罗马。

四年，阿里沙卒。前此管财赋官，皆不得其死，独阿里沙终于位。不赛因既长，渐忌出班权重，郁郁不乐。出班不以为意，其子狄马世克火者心不能平。是冬，出班恐东边不靖，自赴呼拉商，与洛肯哀丁、爱而伦赤、伊生库特洛克、阿里巴的沙之弟穆罕默特同行，狄马世克在内益纵恣不法。

泰定二年，不赛因在报达，有告狄马世克奸夺平民者，不赛因不悦。

三年，不赛因回苏尔滩尼牙，狄马世克阻群臣上谒，不赛因愈怒。有告狄马世克与邦尔呼图侍妾空库台有逆谋，不赛因命捕空库台鞠之，未获。时苏尔滩尼牙戮群盗，献首于不赛因，令人伪云此出班等之首，已在海拉脱伏诛。狄世马克闻之，改服出城而逸，追至中途杀之，悬首国门。

不赛因既杀狄世马克，即密告爱克伦赤、伊生库特洛克等令杀出班，并言已遣兵攻其子帖木儿达失。爱克伦赤等素服出班，同至八脱吉思，见出班，白其事，愿助出班举兵。出班与其子忽辛谋，忽辛曰：“计惟一战，然诸将不足恃，当先杀之。呼拉商我所辖，克儿漫、法而斯之库藏可以取给，帖木儿达失已在罗马，赛因克穆罕默特已在角儿只，四面合攻，不足惧也。出班不从，但杀洛肯哀丁等七十人。

时不赛因已令苏纳台、阿儿巴的沙、得勿来特沙讨出班，自驻于可费斯音为后援。出班进至西模囊，使教士往见不赛因谓：“我不但为王效力，并为先王效力。又无过失。狄马世克有罪当诛，不必宽恕，但不可株连其父与弟耳。又闻杀狄马世克非王命，乃他人所为。请王察之。”教士劝不赛因罢兵。不赛因曰：“出班自来，吾当返旆”。然为诸将所尼。

出班乃进兵，是夜，有大将率三万人投于不赛因。明日，出班退走，爱克伦赤、伊生库特洛克尚从之，而麾下兵已散去。出班至撒唯，见其妻凯而图领、萨谛伯，令携其子布卜而牙失归于不赛因，自携前妻杜伦第公主之子赤老罕奔于塔八斯，从者仅十七人。欲入突而基斯单，又改计入海拉脱。或劝其来中国及奔印度，皆不从。海后脱酋基亚特丁待出班甚厚，后得不赛因书命杀之。许以凯而图领下嫁，且割地与之。基亚得丁使人持其书示出班，言：“苏尔滩之命不能违。”出班父子相持而哭，请全尸以死，以一指有长甲为证据。又谓：赤老罕尚幼，请送于苏尔滩。又麦地拿造一墓，请葬于此地。遂自缢。

是年，基亚特丁入朝，闻不赛因已娶报格达克，甚惧，乃令人回海拉脱杀赤老罕。报格达克者，狄马世克之女，嫁赛克喀山，为不赛因所夺者也。报格达克有宠，不许基亚特丁返国，令俟出班父子丧至。既至，以礼殓之葬于麦地拿。不赛因先至麦喀，绕黑石殿三周以祈福焉。

不赛因既平出班之乱，以拉施特哀丁之子结牙特丁及阿来哀丁分总财赋，旋以结牙特丁为相，劝农兴教，境内大治。先是，阿里沙构飞语，谓合儿班答为拉施特哀丁毒死，证成其罪。拉施特哀丁腰斩，枭首通衢，分其手足传示各部，并戮其子火儿质拉儿。拉施特哀丁年已八十，时人皆冤之。至是，其二子复蒙任用焉。

四年，察合台后王以兵掠呼拉商，命守将纳林秃亥御之。其人与海拉脱酋不协，不赛因命纳林秃亥勿预海拉脱事。不听，乃命遣母弟阿里巴的沙代之。纳林秃亥不悦，扬言呼拉商并无军事，阿里巴的沙中途而返。不赛因仍使往呼拉商，阿里巴的沙怏怏，遂谋叛，不待命而归。其母哈赤可教与不赛因皆遣使止之，又不从。遣啰鲁火者率兵往阿里巴的沙，部将不从叛，执阿里巴的沙以归。不赛因以哈赤可敦之言，宥其死，使塔失帖木儿代赴呼拉商。纳林秃亥思入朝，杀结牙代丁。事觉，捕之。纳林秃亥脱走，遣啰鲁追斩之。以赛克阿里为呼拉商大将。

不赛因晚年，外任结牙代丁，内惟听报格达克之言，别将无当意者。后至元二年卒。

遣命立阿里不哥四世孙阿儿帖为嗣，萨谛伯公主之婿也。明年为贝杜孙穆萨所废。

是时，将相争权，境内大乱。有两大将剖分其国：一为出班之后，一曰胡信，为则来耳汗。胡信为大哈散，出班之后为小哈散。未几大哈散立穆罕默特为汗，小哈散又立萨谛伯公主为女汗。出班死，萨谛伯改嫁阿儿帖，又嫁苏力门。萨谛伯卒，苏力门嗣为汗。继苏力门者曰奴舍而万。大哈散立穆罕默特，三年卒。又立托克帖木儿。穆罕默特，旭烈兀之五世孙。托克帖木儿，术赤裔孙也。继托克帖木儿者曰赭汗帖木儿，盖喀图之孙也。奴舍而万之后，国事皆决于则来耳汗。于是则来耳、色尔必达耳、马札非耳三族彼此争夺，后皆为驸马木耳所灭。

史臣曰：“旭烈兀屠报达，铲天方祖国，然其曾孙合赞卒奉穆罕默特之教。何则？从其国俗，则上下相安。自阿八哈以后，篡夺频仍，至合赞而乱始定，以民心之归附也。君子易政而不易教，有以夫！”

卷一百三列传第七

太祖诸子五拖雷下

阿里不哥药木忽儿

拔绰

牙忽都

未哥

阔烈坚

也不干

阿里不哥，拖雷第七子，世祖同母弟也。

宪宗伐宋，命世祖分兵趋鄂州，以阿里不哥留守和林，孛鲁欢、阿蓝答儿辅之。宪宗崩，以序以贤，世祖当立。先是，世祖受关中分地，阿蓝答儿为行省，钩考陕西、河南财赋，多所谴责。事具《世祖本纪》。至是，阿蓝答儿恐世祖追论其罪，乃与浑都海、脱火思、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。

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于开平。阿里不哥亦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，太宗后王海都，宪宗后王阿速带、玉龙答失、昔里吉，察合台后王阿鲁忽，曲里坚子阿而喀台，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及拔都母库托克台可敦皆附之。独斡赤斤大王谓，世祖应嗣大位。初，宪宗留辇重于六盘山，以大将浑都海守之。又分兵戍东、西川，其将为怯的不花、明里火者等，皆与阿里不可通。阿里不哥使霍鲁欢、刘太平行省于关右，藉以抗命。诏宣抚使

谦希宪执霍鲁欢、刘太平杀之，尸诸市，并诛怯的不花于东川，明里火者于西川。于是浑都海举兵应阿里不哥，阿蓝答儿自和林援之。世祖遣使谕阿里不哥。不奉命，杀诸王阿毕世喀，引兵而东，以出木哈儿、合刺札为前锋，遇世祖所遣亦孙哥之军，一战而溃。

是年冬，车驾至和林。时阿蓝答儿浑都海已伏诛，阿里不哥驻谦州，知不敌，遣使归命，请俟马肥入觐。且云愿约伯勒克、旭烈兀、阿鲁忽三王同入朝。世祖允之，命速来，勿俟三王，以亦孙哥守和林待之。车驾还开平，遣散余军。

二年秋，阿里不哥至和林，伪言归顺，出不意突攻亦孙哥，败之，遂据和林，乘胜逾漠而南。帝闻警，亟征兵，自将御之。冬十一月壬戌，战于昔木土淖尔。国王塔察儿为左翼，亲王合丹、附马纳陈为右翼，亲王拨绰将中军，斩其将合丹豁尔赤，阿里不哥大败。敕勿穷追，俟其悔悟。阿里不哥见无追兵，越十日，回兵再战于阿儿忒之地。自旦至晡，胜负未分，而阿里不哥退走。是时阿鲁忽引兵至忽只儿之地，杀阿权里不哥守将唆罗海，将归命于世祖。阿里不哥因是亟引而西，欲攻阿鲁忽，道过和林，不守而去。帝抚定和林，免其今年赋税。十二月，车驾还大都。

三年，阿里不哥之将哈刺不花与阿鲁忽战于布刺城及赛刺木淖尔，兵败，哈刺不花没于阵。阿鲁忽恃胜轻敌，还驻亦刺八里，遣散其兵。未几，阿速带率第二军继至，入自铁门，陷阿力麻里城，阿鲁忽败走，逾天山而南，至兀丹、乞思合儿。

四年，阿里不哥兵复至，阿鲁忽迎战于浑八升，又败退至撒马尔干。阿里不哥亦北还。其将士以阿里不哥多杀阿鲁忽之众，自戕蒙古同类，群议其非。玉龙答失已反正，驻阿尔泰山。于是阿里不哥部众多往投之。时天山南北户口逃亡，糗粮无所

出。阿里不哥饥困，恐阿鲁忽乘其势弱来攻，乃使合剌旭烈兀妃倭耳干纳偕马思忽惕往议和。海都附阿里不哥攻阿鲁忽，又为所败。

阿里不哥失援，势益蹙。至元元年正月，遣使乞降。帝预敕近边，和余以饷其众。秋七月庚子，阿里不哥与玉龙答失、阿速带、昔里吉至京师。入谒。帝熟视无言，既而哭，阿里不哥亦哭。帝曰：“试据理言之，我兄弟二人孰应嗣大位。”阿里不哥曰：“昔日我为是，今日汗为是耳。”诸王阿济格谓阿速带曰：“杀我兄弟阿毕世喀，非汝耶。”阿速带曰：“此奉阿里不哥之命。今我臣服于汗，若汗命杀汝，我亦不能不从。”世祖禁止其争，命阿里不哥坐于诸子之列。次日，使四亲王、三大臣鞫其诸将。阿里不哥自引僭号与抗命之罪，与诸将无与。其部将最長者为秃满，奋然曰：“是我等之谋。请勿罪阿里不哥，而置我等于刑。”帝奖其忠，复诘阿里不哥。乃曰：“孛鲁欢、阿蓝答儿二人劝我：先帝已崩，两兄将兵在外，我为留守，义当嗣立。”于是诛孛鲁欢、忽察、秃满、阿里察、脱忽思等凡十人。诸王大臣议免阿里不哥、阿速带之死，请告于旭烈兀、伯勒克、阿鲁忽诸王，俾审议以闻。旭烈兀，伯勒克咸是廷议，阿鲁忽则谓未受朝廷册命，不置词。

三年，阿里不哥卒于大都。四子：曰明理帖木儿、药木忽儿、乃剌忽不花、刺甘失甘。

明理帖木儿，初从海都叛。大德十年，始弃察八儿降于武宗。明年正月，从安西王阿难答入朝。成宗崩，伯岳吾皇后与左丞相阿忽台等谋立阿难答，仁宗执杀阿忽台，废伯岳吾皇后。明理帖木儿党于阿难答，帅众抗命。兵败，执送上都，与阿难答同赐死。曾孙阿儿帖，嗣旭烈兀后王不赛因之汗位。

药木忽儿，至元八年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备北边，驻阿力

麻里。十四年，诸王脱黑帖木儿与药木忽儿及玉龙答失之子撒里蛮，合谋劫北平王执之，并械系丞相安童，挟河平王昔里吉以叛，执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刘好礼，尽据岭北之地。诸王叛者相属。

秋七月，丞相伯颜视师和林，与昔里吉、药木忽儿战于斡鲁欢河。相持既久，伯颜伺其懈击败之。兀鲁兀特将哈答穷追昔里吉、药木忽儿至野孙河，昔里吉、药木忽儿遁走乞儿吉思。

先是，斡鲁欢河之战，伯颜夺脱黑帖木儿辎重，昔里吉不能援；脱黑帖木儿怨之，遂附于撒里蛮，使告海都、忙哥帖木儿，且胁药木忽儿从之。药木忽儿与之战，获脱黑帖木儿，药木忽儿劝昔里吉杀之。脱黑帖木儿善故，好乘白马，谓战血溅白马，如妇人之施朱也。

脱黑帖木儿死，撒里蛮失援，昔里吉执送于术赤后王宽彻，为其旧部所夺回，攻昔里吉、药木忽儿，获而执之，献于朝。经斡赤斤后王分地，受药木忽儿赂，劫之去，仅以昔里吉来献。

药木忽儿旋附于海都。元贞二年秋，与昔里吉之子兀鲁思不花俱来降。明年正月入朝，成宗大悦，为之改元肆赦，命药木忽儿屯田和林，与晋王甘刺麻同御海都，率阿速千户玉哇失败海都兵于巴阿邻之地。

大德三年，封定远王，赐鍤金银印龟纽。九年，改威定王，换金印驼钮。至大元年，进封定王。三年，设王府官如例。寻卒。

子薛彻干嗣，至治三年泰定帝即位，授以其父金印。泰定三年，又增置定王总管府。

乃剌忽不花子孛罗，大德六年以诬告济南王，谪于四川八剌军中自效。七年，以破贼有功，征诣京师。十年，封镇宁王，赐金印。延祐四年，进封冀王。

刺甘失甘子那海，亦封镇宁王。

拨绰，拖雷第八子，亦译为不者克，又作哈必赤。母曰乃马真氏。骁勇善射。

从拔都征奇卜察克。其别部酋八赤蛮为大军所败，遁去，窜于亦的勒河林麓中，转徙无常。宪宗与拨绰，各率小舰百艘，艘载百人，穷搜两岸。见一老妇询之。知八赤蛮已遁入海岛，以无舟楫将返。忽大风起，卷海水去，大军遂徒涉至岛中，生获八赤蛮。八赤蛮请宪宗手刃之，宪宗命拨绰斩之，旋师而东。拨绰与诸王昔班、不里再侵乞卜察克之蔑里姆部，论功以拨绰与速不台居最，赐号拔都儿。

中统元年，阿里不哥僭号和林，其将阿蓝答儿率所部西，与浑都海兵合。世祖命拨绰与诸王合丹督便宜总帅汪良臣往讨，大败之，斩阿蓝答儿、浑都海。

明年冬，阿里不哥渡漠而南，拨绰从车驾亲征，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淖尔，追北五十里。阿里不哥遁去。

又明年，赐行军印及金、银海青符各二，总诸军讨李璫。璫退保济南，筑长围困之，自四月至于七月，城破获璫，缚至帐前磔之。

至元三年，赐金素币及银钞。未几，卒。子薛必烈杰儿，早卒。

薛必烈杰儿子牙忽都，年十三，世祖命袭其祖父之位。

至元十二年，从北平王备边于北庭。河平王昔里吉有异志，诱牙忽都，不从，益谨事北平王。八鲁浑拔都儿粘闾与海都通，率所部引去；北平王遣牙忽都追禽之。明年，药木忽儿等执北平王奉昔里去以叛，囚牙忽都。牙忽都与那台等谋逃归，又为所觉，那台等皆死，复囚牙忽都，困辱备至。

十四年，丞相伯颜讨昔里吉等，战于斡鲁欢河。牙忽都潜

结赤斤帖木儿，乱其阵，因得脱走。至京师，须发尽白。世祖悯之，赏赉甚厚。

明年，与土土哈讨海都。牙忽都逻得谍者，知虚实，先登陷阵，破其精兵。海都遁，夺还俘口，以功赐钞、币、铠甲、弓矢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遣使诱河间王也不干。也不干应之，引兵东趋太祖大斡儿朵。时北安王再出防边，驻军帖木儿河，遣亲王阔阔出指挥土土哈等率众追之。牙忽都将三百骑，进至阿赤怯之地。时怯必秃忽儿霍台诱蒙古军二万从乃颜，牙忽都知之，夜袭其营，突入帐中，遇忽都灭儿坚，几获之，间道逸去。

二十七年，海都入寇。时朵儿朵哈方守大斡儿朵。诏牙忽都同力御之。军未战而溃，牙忽都妻子及輜重悉为药木忽儿、明理帖木儿所掠，独与十三骑奔还。世祖优加抚慰，封镇远王，赐鍍金银印，妻以翁吉刺氏女。并厚赐资装。复命纳里忽、彻彻不花抚其部众之被掠者。以籍没桑哥之家财赐之，仍各赐白金五十两、珠一卮，钞币称是。又命牙忽都守北安王第二斡耳朵。王卒，帝命掌大斡耳朵，固辞。

成宗即位，武宗以怀宁王抚军漠北，命其子脱烈帖木儿从。五年，海都、笃哇入寇，大战于迭怯里古哈刺哈塔之地，王师失利，脱烈帖木儿翼卫武宗力战，功多。

成宗崩，安西王阿难答、明理帖木儿谋奉伯岳吾皇后称制，牙忽都以正义折之。武宗入继大统，以其父子忠勤，未改元即进封牙忽都楚王，赐金印，置王傅，以叛王察八儿亲属赐之，仍令脱烈帖木儿袭封镇远王。

至大三年六月，察八儿归命入朝，武宗告祀太庙，大宴宗亲。牙忽都即席言曰：“昔我成吉思可汗戡定三方，惟南服未

平。至薛禪可汗，始混一四海。独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。赖天之灵及陛下神武，拔都汗之裔首先效顺。今察八儿又举族来归。人民境土悉为一家，地大物众，有可恃者，有不可恃者。臣闻成吉思可汗有训，薛禪可汗诵之：“理乱丝者断以刀，栝乱发者束以绳，治乱国者齐以法；所以辨上下，定民志。今未大不掉，僭乱屡作，因循不改，民将生心。乞画一法令，俾有所惩劝。”武宗及诸王皆改容竦听焉。

牙忽都卒，仁宗命脱烈帖木儿嗣楚王。延祐中，明宗出镇云南，行次延安，王府常侍教化等与行省丞相阿思罕密谋拥戴。事败，脱烈帖木儿坐累，徙吐番，没家资之半。及明宗即位，诏曰：“脱烈帖木儿何罪，其复王封。人民财产悉归之。”卒，子八都儿嗣。

八都儿三子：曰燕帖木儿，曰速哥帖木儿，曰朵罗不花。八都儿卒，燕帖木儿嗣。

末可，拖雷第九子。

定宗崩，末哥与拔都等定议立宪宗。从宪宗伐宋，末哥别将一军，由洋州入米仓关，承制得便宜行事，速哥、李庭诸将咸受节制。

宪宗崩于合州，时世祖方围鄂，末哥密使以凶问来告，且请北还。世祖班师至卫州，遣赵良弼如京兆，访察秦蜀人情向背。良弼还报，称末哥独竭心翼戴，可以六盘及东西川军事委之。世祖即位，推恩宗室，赐末哥银三千五百两。未几，卒。

子昌童嗣。初末哥赐印，称皇弟之宝。中统二年，封昌童永宁王，改其父玉宝为金印焉。大德四年，坐诬告济南王，谪刘国杰军中自效，以讨贼有功，征还。卒。

子伯帖木儿嗣。至治三年，以不法，命宗正府及近侍鞫其王傅之罪。卒。子伯颜帖木儿嗣。

阔列坚，母忽兰皇后有宠。太祖爱阔列坚，视如嫡子。太宗七年，从拔都伐斡罗斯，中流矢座。

四子，长曰忽察，嗣父封，卒。

子忽鲁歹嗣，至元二年封河间王，从皇子那木罕屯阿力麻里。昔里吉劫那木罕以叛。忽鲁歹自拔来归。卒。

子也不干嗣。二十一年，那木罕再镇北边，屯塔密儿河上，也不干从，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也不干率所部东走应之。驸马润里吉思、大将土土哈疾追七昼夜，及于孛怯岭，大败之。也不干奔客鲁涟河。土土哈收其余众，沿河而下，遇叛王也铁哥，击败之，禽叛王。哈儿鲁、乞卜察克、康里等部新附之民，至是来归。明年冬，也不干入寇，卜都马失、塔不台、忽刺忽、阿塔海等先后败之。未几，为千户答答呵儿所获，伏诛。

太祖诸幼子：曰察兀儿，曰本儿彻，曰兀鲁察；俱早卒。

史臣曰：“《春秋》传曰：‘缓追逸贼，亲亲之道。’世祖待阿里不哥，其合于《春秋义之》乎？或谓开平即位，背先朝之家法，故和林拒命，无以罪之。然桓公杀纠，太宗杀建成、元吉，推刃之时，曾无顾忌。呜呼，视世祖何如哉！”

卷一百四列传第八

太宗诸子

合失

海都

察八儿

阔端太子

只必帖木儿 别帖木儿

脱脱木儿

阔出太子

失烈门

哈刺察儿

灭里

阿鲁灰帖木儿

合丹

太宗皇帝七子：孛剌合真皇后生合失；乃马真皇后生定宗；乞儿吉思皇后生阔端；次阔出、次哈刺察儿，并不详其母氏族；业里乞纳妃子生灭里；庶长子合丹，其母氏族亦佚。

合失，生于太祖十年，嗜酒早卒。蒙古谓西夏曰河西，合失与河西音相近。及卒，左右讳言河西，惟称唐古特云。

子海都。宪宗二年，定太宗诸子封地。以海押立之地分海都。海都自以太宗嫡孙，不嗣大位，心常快快。

中统初，阿里不哥僭号和林，海都附之。及阿里不哥归命，海都仍自擅于远，屡征入朝，皆以马瘦道远为词。又权譎多智略，善于笼络，术赤后王贝勒克等咸与之善，太示分地在叶密立河上者，亦多为所有。

至元三年，察合台孙阿鲁忽卒，其妃倭耳干纳立前王合剌旭烈兀之子谟八里克沙，年少。其从父博拉克在朝，世祖命归国辅之，欲藉其力以制海都。博拉克废谟八里克沙而自立。是时，术赤曾孙忙哥帖木儿奉朝命伐海都，与之相持。博拉克侵其分地，海都乃乞和于忙哥帖木儿，与博拉克战于昔刺河，败绩。忙哥帖木儿助以兵，反攻博拉克，胜之。太宗诸孙乞卜察克为之和解，兵始罢。而布哈儿等地，海都亦得分其岁入。已而博拉克西攻阿八哈，海都又助以兵。既渡阿母河，海都兵即引还。

至元十一年，察合台后王托喀帖木儿卒，海都辅立博拉克之子笃哇。由是笃哇德之，举国以从海都，始显背朝命，使其将帖木迭儿南侵畏兀儿之地。

十二年正月，刺追前所赐海都、博拉克金银符三十四。初，世祖命北平王那木罕驻阿力麻里，以御海都，复命丞相安童辅之。是时，昔班使于海都，谕使罢兵入朝。海都听命，已退兵。而安童袭叛王禾忽部曲，尽获其辎重。海都惧，将遁。适托喀帖木儿等劫北平王奉昔里吉以叛，使通好于海都。海都不纳，而自置行营于阿力麻里，侵略天山南北。阔列坚后王八八等皆应之。世祖先后命都元帅忽必来、别速台及万户纂公直分戍兀丹，别失八里，受诸王合丹、阿只吉节度，仍置别失八里、火州、兀丹等处宣慰司，改畏兀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。

十九年，海都将玉论亦撒寇兀丹，宣慰使刘恩设伏败之。明年，海都遣八八以三万人至，总管旦只儿别将破其众，拔亡

卒二千余人以出，度众寡不敌，乃引还。

二十一年，诸王牙忽都与土土哈逻得海都谍者，审知虚实，效其精兵。海都遁。

二十三年，海都、笃哇连兵入寇，诸王阿只吉、西平王奥鲁赤拒战，失利。于是，丞相伯颜奉命代阿只吉总北庭军。秋，海都、笃哇寇别失八里，綦公直与屯田总管李进俱为所获。

二十四年，乃颜叛于辽东，遣使阴结海都，许为犄角。世祖命伯颜宿重兵于和林以扼之。

明年正月，海都寇西边。六月，其将暗伯著暖犯业里干淖尔，管军元帅阿里带却之。九月，笃哇入寇。冬，海都再入寇。大将拔都孙脱战没。

二十六年，皇孙甘麻刺与海都战于杭海山，失利。土土哈力战，翼甘麻刺以出。时和林宣慰使怯伯等皆叛应海都，漠北大震。秋七月，世祖亲征。海都闻车驾将至，遁去。二十七年，海都又入寇。

二十九年，有谮伯颜通于海都者，诏以玉昔帖木儿代之，未至，而海都复入寇。伯颜欲诱其深入，一战禽之，且战且却，凡七日。诸将咸以为怯，有后言。伯颜回军击败之，海都竟脱去。

是年秋，土土哈略地金山，俘海都所部三千余户，师还。诏进取乞儿吉思。明年春，师次谦河，尽收益兰州等五部之众，屯兵守之。海都引兵来争，虜秃合思之部众，土土哈败之，禽其将李罗察。海都自乞儿吉思引还，又为指挥玉哇失所败，自是海都因北庭有重兵，乃扰西番以图牵制。

大德元年，土土哈子床兀儿率大军逾金山，略巴邻之地，败海都将帖良台于答鲁忽河，追奔五十里，尽获其驼、马、庐帐。还次阿雷河，遇海都将李伯以精骑来援，阵于高山。床兀

儿度河仰攻；敌骑逼于险，多颠蹄，兵遂大败，孛伯仅以身免。

二年冬，笃哇、彻彻秃潜兵袭合刺合塔之地，床兀儿又败之。然是年防秋诸将不设备，敌奄至，驸马阔里吉思以兵败被执。

四年八月，海都子秃曲灭、斡罗思入寇，床兀儿败其众于阔克之地，追北逾阿尔泰山。武宗躬擐甲胄，与海都战于阔列别，败之。

五年，海都、笃哇大举逾金山，欲犯和林。武宗率诸将御于康孩。八月朔，与海都战于帖怯里古之地，床兀儿击却之。越二日，海都悉众复至，大战于合刺合塔，大军失利。明日，复战。大军分五队，宣徽使月赤察儿将其一。锋始交，前军稍却。月赤察儿怒。被甲持矛陷阵，诸将从之。出敌军之背，敌始敛退。时床兀儿及驸马阿失别将与笃哇战于兀儿秃之地，以精骑冲之。阿失射笃哇中膝，笃哇号哭而遁。是役也，海都虽胜，未大得志，又受伤患腰痛，未几而死。

海都六子：曰察八儿，曰乌鲁斯，曰塔儿合孙，曰秃曲灭，曰萨儿班，曰阿拔干。或云有四十子。一女名库徒伦，常从其父于军中，有干略。海都死，库徒伦思袭其位，诸将不从，又欲立其弟乌鲁斯。

笃哇以己之得国由于察八儿，遂援立察八儿。自海都叛，金山南北不奉正朔者垂五十年。及笃哇附之，益为边患。然叛众亦疲于奔命，不行休息。至是，笃哇与察八儿、明理帖木儿等议曰：“昔我祖成吉思汗艰难创业，我子孙不能安享其成，连年构兵，以相残杀，是自堕祖宗之业也。今镇北边者，乃我世祖之嫡孙，吾谁之与争。且前与土土哈战，弗能胜，今与其子床兀儿战，又无功。惟天惟祖宗，意可知矣。不如遣使请命，罢兵修好，庶无负于成吉思汗历史于我子孙者。”乃以大德七

年七月，纳款于武宗。武宗与月赤察儿议，机不可失。先许之，随以事闻。成宗命置駟于北边，以待其来。十一月，遣诸王灭怯秃、月鲁帖木儿使于察八儿，抚威之。八年八月，察八儿、笃哇俱遣使来朝。十年，使还，赐以银钞。

是年，察八儿与笃哇駟衅，既而议和。笃哇乘其不备攻之，武宗亦逾阿尔泰山，追海都子斡罗思，获其妻孥辎重，执叛王也孙秃阿、附马伯颜。遂与月赤察儿进至额儿的失河，招叛王秃满、明理帖木儿、阿鲁灰等来降。察八儿部众溃。月赤察儿遣别将追之，掩袭察八儿之营帐，察八儿仅以三百骑奔于笃哇。

未几，笃哇卒，三易汗，至其次子怯伯。察八儿与其弟塔克察儿、秃曲灭及斡罗思数子合谋攻怯伯，为怯伯所败。至大三年六月壬申，始来朝。秃曲灭中途为怯伯部人所杀。初，世祖有命以海都分地五户丝存于府库，俟其来降赐之。至是，尚书省以闻。武宗曰：“薛禅可汗虑远如此，待诸王朝会颁赏毕，卿等备术其故，然后与之。”及察八儿等至，告祀太庙，设宴廷中，宗王大臣服只孙就列，知枢密院事康里脱脱即席，陈西北诸藩始终离合之由，去逆效顺之义。察八儿等听之，皆慑伏。海都分地尽为察合台后王所并，察八儿无所归。延祐元年，赐以一岁粮，俾屯田自贍。明年，封汝宁王。卒，子完者帖木儿嗣。

泰定元年，孙忽刺台嗣。泰定帝崩于上都，燕铁木儿迎文宗至大都立之。忽刺台奉上都命，自崞州入紫荆关，以讨燕铁木儿，败阿速卫指挥脱脱木儿于良乡，转战至芦沟桥，兵溃，退至马邑，为元帅也速答儿所执，送上都见杀。

阔端太子，太宗第三子。太宗七年，分兵三道伐宋，阔端将大军由秦、巩入蜀。冬十一月，攻石门，金将汪世显来降。时金亡已二年，都总管郭斌据金、兰、定、会四州，坚守不下。

阔端命裨将按竺迺攻拔会州，斌死，三州亦降。遂入宋沔州，获其知州高稼。

明年，大举伐蜀，阔端自率汪世显等出大散关，分兵命诸王未哥率按竺迺等出阴平会于成都。九月，阔端与宋利州统制曹友闻战于阳平关，覆其师，招降利州、潼川等路。冬十月，遂入成都。十一年，师还，成都复为宋守。又二年，阔端复遣汪世显，按竺迺等袭克之。

乃马真皇后称制，阔端开府西凉，承制行专封拜。用河西人高智耀言。除儒人役籍。未几，卒。五子：曰灭里吉歹，曰蒙哥都，曰只必帖木儿，曰帖必烈，曰曲烈鲁。

灭里吉歹子也速不花，至元元年赐印。明年，率所部戍西番，累战有功。二十五年十二月，也速不花以昔烈门叛，甘肃行省官与阔列坚后王八八、拜答罕，驸马昌吉合兵讨之。也速不花等自缚请罪。独昔烈门西走，迫至朵郎不带之地获之，送于京师。

蒙哥都，翼戴宪宗有功，分其父阔端西凉府迤西之地。命侍其祖母乞儿吉思皇后居之。宪宗八年，从伐蜀，攻渠州礼义山，不克。中统初，又奉命征云南。

子亦怜真。二十七年，章吉寇甘木里，亦怜真与诸王出伯、拜答罕等合兵击走之。元贞二年，从晋王甘麻剌驻夏客鲁涟之地。大德元年正月，入朝，卒于中途，赠帛五百匹。

只必帖木儿，中统初归心世祖。阿蓝答儿、浑都海叛于甘、凉，掠只必帖木儿輜重。只必帖木儿率所部就食秦、雍。二年，西番酋火都叛，诏只必帖木儿与李庭讨禽之。是时，只必帖木儿专阃河西，其部下颇暴横，行省郎中董文用辄以法裁之，有言其用管民官太滥者。至元二年，诏省并其管民官。九年，改中兴路行尚书省复为行中书省，仍令只必帖木儿设行省断事官。

是年，筑新城，赐名永昌府，寻升为路。降西凉府为州隶之。自此人称为永昌王。十二年，从西平王奥鲁征北番。十四年二月，奏永昌路駟百二十有五，疲于供给至质妻孥以应役，诏赐钞赎之。十七年四月，请设投下官，不从。二十年，请括常确路分地民户，又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，亦不从。又请立拘榷课税所，其长从都省所用，次则王府差设，从之。朝廷尝收其西凉州田租入官，至大三年，以只必帖木儿老且贫，仍以西凉州田租赐之。寻卒。

曲烈鲁子别帖木儿，延祐初袭诸父只必帖木儿之位。四年闰四月，封汾阳王，赐金印驼纽。子也速不干，泰定元年九月，进封荆王，赐金印兽纽。尝占驸马锁南管卜分地，驸马诉其事，四年命行省阅籍正之。泰定帝崩，文宗自立于大都，陕西诸王及行台官起兵勤王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从大庆关渡河，下河中；靖安王阔不花入潼关，进据虎牢；铁木哥入武关，克襄阳及邓州。也速也不干驻河南府之白马寺，节度诸军，势张甚。既而齐王月鲁帖木儿袭陷上都，文宗遣使放散西军，阔不花械其使送于别帖木儿。俄知上都定不守，乃解甲西还。至顺初，诸王秃坚等起兵云南，也速也不干从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讨平之，诸军北还。也速也不干与诸王锁南以所部留镇一年，以防反侧。是年，使其子脱火赤入朝，再贡犛牛。后至元元年，卒。

子脱火赤袭荆王，赐金印，三年卒。

弟脱脱木儿嗣，仍命脱火赤妃忽刺灰同掌奥鲁思事。明年十二月庚戌，加脱脱木儿元德上辅广中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功臣。卒，无子。至正三年七月，中书省奏：“阔端分地接连西番，自脱脱木儿卒，无人承嗣。达达人口畜牧，时被西番劫夺，甚不便。”遂以其地置永昌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之。

阔出太子，太宗第四子。太宗七年，三道伐朱，阔出与诸

王忽都秃、嗣国王塔思由中道，以粘合重山军前行中书省事辅之。冬十月，拔枣汨，遂徇襄、邓诸州，入郢州，大掠而还。明年冬，卒于军中。

子失烈门，自幼为太宗所爱。定宗崩。斡亦剌海迷失皇后欲立之。亲王拔都等定议立宪宗。宪宗即位，皇后与失烈门之母厌禳，事觉，赐死。失烈门与定宗之二子忽察、脑忽亦以谋作乱，讯鞫得实，谪失烈门为探马赤。世祖方用兵大理，请以失烈门自从，俾赎罪。后宪宗自将伐朱，仍投失烈门于水。

子孛罗赤。至元二年，分河南路属州为太宗位下四亲王食邑，孛罗赤分得睢州。二子：曰合带，曰阿鲁灰。

合带，至元二年七月封靖远王。赐驼纽鎏金银印。

阿鲁灰，尝从海都叛，大德十年偕诸王秃满、明理帖木儿等来降，封襄宁王，赐驼纽金印。卒，无子。至大二年，以兄子也速不干袭爵。

哈刺察儿子脱脱。宪宗二年，析太宗西域分地与其子孙，脱脱得叶密里河上地。从宪宗伐蜀，留营帐于河西。中统初，为浑都海所掠。二子：曰月别吉，曰沙蓝朵儿只。

灭里子脱忽。昔里吉之叛，脱忽依违容纳。至元十八年，为诸王别里帖木儿所袭破。

子曰俺都刺。俺都刺二子：曰爱牙赤，曰秃满。

秃满，初附海都。海都死，与其子察八儿归命于武宗，不即至，与笃哇相攻。大德十一年，武宗与月赤察儿乘间亟进，至也儿的失河，秃满与明理帖木儿、阿鲁灰等不意大军猝至，俱来降。武宗即位，秃满进所藏太宗玉玺，封为阳翟王。秃满子曲春。

曲春子太平。泰定元年，太平袭封赐印。天历初，偕国王朵罗台与燕帖木儿战于蓟州檀子山，兵败，为唐其势所杀。文

宗以曲春子帖木儿袭封阳翟王。三年八月，入朝。卒。子阿鲁辉帖木儿嗣。

阿鲁辉帖木儿，性奸黠。惠宗初立，阿鲁辉帖木儿欺其幼，曰：“天下事重宜委宰相决之，庶可责其成效，若躬自听断，万一差误，将负恶名。”帝信其言，每事无所专决，以致奸臣窃柄，驯至乱亡。及汝颖盗起。天下骚动。

至正二十年，阿鲁辉帖木儿乘间拥众二十万，屯于木儿古彻儿之地，胁漠北诸王以叛。且遣使言于帝曰：“祖宗以天下付汝，汝何故亡其大半？汝自度不胜任，盍以国玺授我，我代汝为之。”帝闻其言，神色自若，徐曰：“天命有在，汝欲为则为之。”仍降诏开谕，俾其悔罪。不听。仍命秃坚帖木儿等至称海，发哈刺赤万人讨之。甫交绥，即弃仗奔阿鲁辉帖木儿军中，秃坚帖木儿单骑还上都。明年，更命老章以兵十万讨之，且令阿鲁辉帖木儿之弟忽都帖木儿从军，大败其众。其部将脱驩见势败，与宗王玉枢虎儿吐华等执阿鲁辉帖木儿，献于阙下。阿鲁辉帖木儿临死，骂不绝口。旧例：宗王有罪大故，用弓弦绞之，名曰赐死。至是帝特命杀之，以忽都帖木儿袭封阳翟王。

合丹，太宗庶长子也。从拔都征奇卜察克，遂入斡罗思。大军围秃里思城，不下，拔都使合丹与不里助攻，拔而屠之。辛丑，分军五道，攻马加。合丹一军，从莫而陶逾山，入脱兰吾西而伐尼，选曰耳曼六百人为向导。西行至滑拉丁，为马加之要地，有内堡守御甚固，惟城为木城。大军至即破之，俘戮无算。内堡仍坚守，军退，堡人出居外城，在军突返，皆杀之，以火炮攻陷内堡，老弱尽死。遂西攻生他马斯城，杀戮亦如之。别将被札纳忒城。又至丕勒克，先驱马加人攻之，再驱斡罗斯及库清人继之，而督以蒙古兵，积尸盈堑，践之登城，攻七日，城陷。以届秋收，下令不杀人，敛民赋供军食。是年冬，合丹

与拔都合兵渡秃纳河，围格兰城，架炮攻之，护以木栅，并填堑以进。城人焚居室，守礼拜堂以拒敌，其将为西班牙人，有勇略，相持未下。百太宗凶闻至。是时，合丹自率所部追马加王不刺不及，遂引兵与拔都东返。事具《拔都传》。

宪宗、世祖之立，合丹均有翼戴功。中统元年，御阿蓝答儿、浑都海于姑臧，获而斩之。明年，从世祖征阿里不哥，战于昔土木淖尔，阿里不哥败走。未几，合丹卒。子五人：曰睹儿赤，曰也不干，曰也迭儿，曰也孙脱，曰火你。

睹儿赤子小薛。元贞元年，平阳民诉小薛部曲恣横，遣官按问，杖所犯重者，余听小薛自责之。大德二年，招小薛所部流徙凤翔者三百余户，以潞州田二千八百顷赐之。皇庆元年，敕小薛部下，归所占襄垣县民田。

也不干子火郎撒。至大元年，封陇王，赐兽纽金印。

也孙脱，党附海都。大德十年，武宗逾阿尔泰山，袭执之。

火你，又称火你赤。子二人：曰咬住，曰那海。天历元年，那海与齐王月鲁帖木儿袭陷于上都，得玉玺来上。

史臣曰：“海都之叛，宪宗为之也。世祖鉴于此，招携怀远，务存忠厚。成宗之待明理帖木儿，武宗之待察八儿，皆承世祖之遗训。可谓得亲亲之道矣。”

卷一百五列传第九

定宗诸子

忽察

脑忽

禾忽

秃鲁

宪宗诸子班秃

阿速台

玉龙答失

撒里蛮

彻彻秃

昔里吉

兀鲁思不花

晃火帖木儿

定宗三子：长忽察，次脑忽，次禾忽。

忽察，以定宗长子觊觎父位，而众望不属。及拔都等定议，立宪宗，忽察心不能平，谋作乱。宪宗即位，大会诸王，忽察与弟脑忽、从兄失烈门，藏兵车中，载以至。事觉，讯鞫得实，忽察、脑忽免死，定置于和林西失刺豁罗罕之地。忽察子完者也不干。脑忽无子。

禾忽，袭定宗大名路岁赐，故时称大名王，其分地在叶密

立，亦定宗潜邸之分地。阿里不哥僭号，胁禾忽从之，然禾忽实欲东觐世祖。中统三年，徙于忽只儿之地，与察合台后王阿鲁忽，合兵拒阿里不哥。未几，还叶密立。阿里不哥兵至，又徙于孛劣撒里，辗转至不刺城，留妻孥辎重于彻彻里泽刺山。阿里不哥将哈刺不花来袭，禾忽与阿鲁忽合兵败之，斩哈刺不花，函其首告捷。四年春，阿里不哥兵复至，禾忽与阿鲁忽拒战于浑八升城，失利。阿里不哥以粮尽引还，遂与禾忽、阿鲁忽议和。五年，与诸王八剌同时赐帛六万匹。海都叛，禾忽附之，为丞相安童所袭，尽失其辎重。

子秃鲁，至元九年从皇子西平王奥都赤征建都蛮，封南平王，赐龟纽银印，仍赐金、银符各五，及所部有功者三十五人银钞定，卫士人各马三匹，从者一匹。明年，换驼纽鍍金银印，命镇守六盘山。及闻其父禾忽已附海都，即于十四年冬举兵反。安西王遣巩昌总帅汪惟正等西讨，败秃鲁于武川，获之。

宪宗四子，长班秃，次阿速台，次玉龙答失，次昔里吉。

班秃。宪宗七年，与弟玉龙答失、昔里吉从车驾渡漠，至玉龙栈赤。八年，卒于吉河之南，无子。泰定三年，诏以宪宗明里忽都鲁皇后守班秃营帐。

阿速台。初与玉龙答失、昔里吉俱附阿里不哥。察合台后王阿鲁忽败阿里不哥将哈刺不花，恃胜轻敌，还驻亦刺八里，不设备。阿速台率所部袭之，入自铁门，夺其阿力麻里城。至元元年，从阿里不哥归命至京师，世祖宥之。

玉龙答失。初附阿里不哥。中统未，阿里不哥失势，部众多弃之而从玉龙答失。阿里不哥藏宪宗玉玺，玉龙答失索取之。至元元年，奉玺来归。世祖悦，赐印，并赏以先朝猎户。三年，以阿速台原赐卫辉路为其分地。二子：曰撒里蛮，曰完泽。

撒里蛮。至元十四年从河平王昔里吉叛。已而相攻。十九

年，执昔里吉来献。世祖宥其罪，乃赐以地。

完泽。元贞二年赐印。九年封卫安王，赐金印。至大三年，进封卫王，扶兽纽金印。完泽二子：曰彻彻秃，曰宽彻哥。

彻彻秃。至治二年，奉命总兵北边。是年十二月，封武宁王，赐驼纽金印。三年，泰定帝入继大统，命彻彻秃月修佛事于岭北，以禳寇兵。泰定元年，命统其父完泽所部，给以卫王印。天历元年，奉文宗命迎明宗于金山。明年，明宗即位于和林之北，遣彻彻秃与平章哈儿秃自行在致命京师，立文宗为皇太子。至顺二年，以淮安路宁海为之胸山、赣榆、沐阳三县为彻彻秃食邑。进封郟王，换兽纽金印。明年，徙镇辽阳。后至元二年，以江南太平路户钞益彻彻秃岁赐。三年，又以完者帖木儿位下苏州水田二百顷赐之。五年冬，为丞相伯颜诬构，矫诏赐死。伯颜，蔑儿乞氏，其先世本隶于宪宗为家奴。凡家奴称主人曰使长，贵贱不易其称。彻彻秃为宪宗曾孙，伯颜见彻彻秃宜称使长。至是，怒曰：“吾位极人臣岂尚有使长。”遂诬奏彻彻秃谋为不轨，杀之。是日，大风霾，延臣皆冤之。脱脱为右丞相，始奏雪其冤，复爵邑。

宽彻哥。至顺间。袭封卫王。后至元二年，以卫辉路五户丝赐之。至正十一月，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讨河南妖贼，擒韩咬儿送京师诛之。

昔里吉。至元元年，从阿里不哥至京师。五年六月，封河平王，赐驼纽金印。未几，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备边，驻阿力麻里。十四年，诸王脱黑帖木儿、药木忽儿、撒里蛮合谋劫北平王，械系丞相安童，奉昔里吉以叛，犯和林。诏丞相伯颜总诸军讨之。河间王忽鲁台始从之，及是率所属来归，与伯颜军合。昔里吉等与伯颜夹斡鲁欢河而军，相持未战。诸王牙忽都为昔里吉所囚，潜使人以敌情来告。及战。牙忽都自后乱其阵，

昔里吉败走。明年，土土哈率千骑逾金山追之，擒其将札忽台，进战于宽彻哥，又败之。昔里吉走乞儿吉思，至野孙河，又为哈答所追。败遁额儿的失河。脱黑帖木儿欲奉撒里蛮为主，胁药木忽儿，不从，而与之战。擒脱黑帖木儿归昔里吉杀之。昔里吉遂执撒里蛮，致于术赤后王宽彻，追过讹迹刊，为撒里蛮旧部所要，夺还，攻昔里吉。时昔里吉为斡赤斤后王别里帖木儿所袭败，部众迸散，为撒里蛮所执。十九年，献于朝，流海岛而卒。三子：曰兀鲁思不花，曰晃火帖木儿，曰火儿忽。

兀鲁思不花。其父被执后，率余众附于海都。元贞二年，与药木忽儿等弃海都来归。大德无年，入朝，增兀鲁思不花与药木忽儿岁赐钞千锭。是年三月，又赐金百两，赐其母阿不察等金五百两，以乳牛、牝马赈其部饥民。四月，赐兀鲁思不花圆符。十一月，赐金千两。明年六月，又赐兀鲁思不花及其母金千两，银有差。成宗加意抚慰，以劝未至者，故赏赉独优焉。至治三年，预铁失逆谋，流于海岛，死。

晃火帖木儿。延祐五年，封嘉王，赐兽纽金印。泰定二年，徙封并王，仍赐兽纽金印，以嘉王印赐其弟火儿忽。至顺三年，以安陆府为并王食邑。后至元元年，燕帖木儿子唐其势怨望，谋废帝而立晃火帖木儿。事觉，唐其势伏诛，晃火帖木儿自杀，谪其子孙戍边。明年，赐其母答里钞千锭。至正二年，赦其子彻里帖木儿归。封为抚宁王。

卷一百六列传第十

世祖诸子上

皇太子真金甘麻剌

梁王松山

王禅

答剌麻八剌魏王阿木哥

世祖十一子：长朵儿只，早卒；次真金，次忙哥剌，次那木罕，皆察必皇后所出；次忽哥赤，次爱牙赤，次奥鲁赤，次阔阔出，次脱欢，次忽都鲁帖木儿，均不详其母名氏；次铁蔑赤，南必皇后所出。

皇太子真金，少从姚枢、窦默授《孝经》，又命王恂伴读。及卒业，世祖大悦，设酒食殓枢等。

中统三年，封燕王，守中书令。丞相史天泽入白事，其金曰：我幼，未习祖宗法令，一旦当大任，公耆德宜有以弼我。“复谓赞善王恂曰：省臣所启，尔宜与闻之。”四年，兼判枢密院事。至元二年，奉诏居潮河。是年八月还京师。

七年秋，又命巡抚称海。冬，还京师。间谓诸王札剌忽及从臣伯颜等曰：“吾今有暇，宜各诵所闻，俾吾效之。”于是撒里蛮曰：“太祖有训：欲治身，先治心；欲责人，先责己。”伯颜曰：“皇上有训：欺罔盗窃，人之至恶。一为欺罔，则后虽出善言，人终弗信，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，心常惴惴，若

捕者将至。”札刺忽曰：“我祖有训：长者杪，深者底，盖言贵有终始，长必极其杪，深必究其底，不可中辍也。”王曰：“皇上有训，毋持大心；持大心，事必隳败。吾观孔子之言，即与圣训合也。”

十年二月，立为皇太子，仍兼中书令，判枢密院事。受玉册文曰：

皇帝若曰：咨尔皇太子其金，仰惟太祖皇帝遣训，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，豫选定之。是用太宗英文皇帝，以绍隆丕构。自时厥后，为不显立冢嫡，遂启争端。朕上遵祖宗宏规，下协昆弟金同之仪，乃从燕邸，立尔为皇太子，积有日矣。比者，儒臣敷奏，国家立储嗣，宜有册命，此典礼也。今遣摄太尉、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。于戏！圣武燕谋，尔其承奉。昆弟示亲，尔其和协。使仁孝显于躬行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。尚其戒哉，勿替朕命。

九月，立宫师府，设官属三十有八员。十一年，太子下教中书，聘奉元处士杨恭懿，如汉惠帝聘四皓故事。

太子尝有疾，世祖临幸，亲和药赐之。遣侍臣李众禱祀岳瀆及名山大川，太子戒众所至群县，勿烦吏迎送，重扰民也。初，太子守中书令，将入省署，刺乳母进新衣，笑却之曰：“吾何事美观也。”及为太子，服绫袷被沈渍，命重加染治，左右请更制之。太子曰：“吾欲织百端，不难。顾是物未敝，岂宜弃之。”东宫香殿成，工请凿石为池，仿曲水流觞。太子曰：“古有肉林酒池，尔欲吾效之耶！”不许。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，辄讨论经史。若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贞观政要》，许衡、王恂所述辽、金帝王行事要略，意所允惬，必为之洒然动容。时侍经幄者，如王恂、白栋，皆朝夕不出东宫。待制李谦、太常宋衡。亦时加咨访。按察副使王恂进《承华事略》二十篇：

一曰广孝，二曰立爱，三曰端本，四曰进学，五曰择术，六曰谨习，七曰听政，八曰达聪，九曰抚军，十曰明分，十一曰崇儒，十二曰亲贤，十三曰去邪，十四曰纳谏，十五曰几谏，十六曰从谏，十七曰推恶，十八曰尚俭，十九曰戒逸，二十曰审官。宫臣进读至汉成帝不绝驰道，唐肃宗改绛纱袍为朱明服，大喜曰：“使我行之，亦当若此。”及说邢峦止齐太子食邪蒿，顾官臣曰：“菜名邪蒿，未必果邪。虽食之，岂遽使人不正耶？”张九思对曰：“古人设戒，义固当尔。”太子善其言，赐酒劳之。命宋衍择可备顾同者，衍以郭佑、何玮、余琰、马绍、杨居宽、何荣祖、杨仁风等为言。太子曰：“是数人者，尽为我致之，宜自近者始。”遂召玮于易州，琰于东平，仁风于潞州。赞善王恂卒，太子闻之嗟悼，赐钞二千五百缗。一日，顾谓左右曰：“王赞善当言必言。未尝顾惜，随事规正，裨益良多，今鲜有其匹也。”

会议立门下省，世祖欲以廉希宪为侍中，希宪辞以疾。太子遣人告之曰：“上命勿辞，群小为难，吾为公除之。”然终为阿合马所阻。时阿合马擅权，太子恶其奸，未尝少假颜色。益都千户王著等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一人，因伪为太子，夜入都城，召而杀之。及和礼霍孙入相，太子曰：“阿合马死于盗手，汝任中书，有便国利民之事，毋惮更张，有阻挠者，我当力持之。”中书省启以何玮参议省事，徐琰为左司郎中。玮、琰入见，太子谕之曰：“汝等学孔子之道，今始得行，毋负平生所学也。”

诏割江西龙兴路为太子分地，太子谓左右曰：“安得治民如邢州张耕者使之往，俾江南诸郡取法，民必安集矣。”于是召宋衍荐举守令，慎加选择。江西行省以岁课羨余钞四十七万缗献，太子怒曰：“朝廷令汝定百姓。百姓安，则钱粮何患不

足；百姓不安，虽有羨余，能自奉乎？”尽却之。阿里以民官兼税课司，请岁附输羊三百只，太子以其违例，罢之。参政刘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户来献，太子问民所从来，以重庆俘获对。太子蹙然曰：“归语汝兄，此属宜随在放遣为民，毋重失人心。”乌蒙宣抚司进马逾岁额，谕之曰：“去岁令汝勿多进马，恐道路所经，重劳吾民也。自今其勿复然。”有司欲就威武营贷粟数万石济民饥，太子问王庆端可否，对曰：“兵民一体，何间焉。”即命与之。

二十年冬，辟刘因于保定，因以疾辞，固辟之，乃至，拜右赞善大夫，以吏部郎中夹谷之奇为左赞善大夫。是时，已立国子学，李栋、宋衍李谦皆以宫僚典教事。至是，命因专领之。尝曰：“吾闻金章宗时，有司论太学生廩费太多，章宗谓养出一范文正，所偿岂少哉。其言甚善。”会因复引疾去。二十二年，以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。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见，谕令就学，伯必令其子入蒙古学。逾年又见，太子问读何书，阿八赤以蒙古书对，太子曰：“我命汝学汉文耳，其亟入胄监。”

遣使聘宋工部侍郎倪坚于开元。既至，访以古今成败得失，坚对言：“三代得天下以仁，其失也以不仁。汉、唐之亡，以外戚阉宦。宋之亡，以奸臣。”太子甚悦，赐宴，日昃乃罢。谕德李谦、夹谷之奇尝进言曰：“殿下方遵圣训参决庶务。如视膳问安之礼，固无待于赞谕。至于军民之利病，政令之得失，事关朝廷，责有台院，有非宫臣所宜言者。独有澄原固本，保守成业，殿下所宜留心，臣等不容缄口者也。敬陈十事：曰正心，曰睦亲，曰崇俭，曰亲贤，曰几谏，曰戢兵，曰尚文，曰定律，曰正名，曰革敝。”太子皆嘉纳之。

太子在中书日久，明于听断，州郡科征、挽漕、造作、和

市，有为民病者，闻之，即日奏罢。右丞卢荣以言利进，太子意深非之。尝曰：“财非天降，安得岁取赢乎？岂惟民害，实国之大蠹。”其后世荣果坐罪死。桑哥素善世荣，闻太子有言，钳口不敢论救。

至元以来，天下太平，人才辈出，太子折节下交，非朝廷名德，则布衣志节之士，恩礼始终不衰。朱衍目疾，赐钞千五百缗。王磐告老归，官其婿于东平以养之。孔洙自江南入鞞觐，则责张九思学圣人之道，不知有圣人之后。其亲贤好学，本于天性，故中外归心焉。世祖春秋高，江南行台御史有奏请禅位于太子者，太子闻之惧。御史台都事尚文寝其奏，不上。阿合马党塔即古阿散知之，奏闻。世祖震怒，敕宗正辞御干取其奏。丞相安童与月吕鲁那延入白其事，帝怒稍解。太子仍尤惧不安，未几遂卒，时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，年四十有三。

太子性至孝，尝从幸宜兴州，帝不豫，忧形于色，竟夕不寐。闻母后暴得风疾，即悲泣，衣不加带而入省。及后崩，太子居丧，勺饮不入口者终日，设恶庐居之。

及卒，太常博士议曰：“前代太子薨，梁武帝谥统曰昭明，齐武帝谥长懋曰文惠，唐宪宗谥宁曰惠昭，金世宗谥允恭曰宣孝。又别建庙以奉神主，准中祀，以陈登歌例，设令、丞，岁供洒扫。斯皆累代之典礼也。”中书、翰林诸老臣亦议宜加谥立庙。遂谥曰明孝太子，作金主。三十年十月朔，祔明孝太子于太庙。成宗即位，追谥文惠明孝皇帝，庙号裕宗。三子：长晋王甘麻刺，次塔刺麻八刺，次成宗。

甘麻刺，母曰徽仁裕圣皇后阔阔真，太子元妃也。少育于祖母察必皇后，日侍世祖，示尝离左右，畏慎不妄言，言必无隐。

至元中，奉命出镇北边。尝巡边驻金山，大雪，拥火坐帐

中，顾谓左右曰：“今日风雪如是，吾与卿等拥火尚有寒色，彼军士亦人耳，腰弓矢、荷戟周庐之外，其寒可知。”遂命饔人为肉糜，亲尝而遍赐之。暇日，则命也灭坚以国语讲《资治通鉴》。诚近侍太不花曰：“朝廷以藩屏寄我，事有不逮，正赖汝辈辅助。其或依势作威，不用吾命，轻者论遣，大者奏闻。宜各慎之。”

二十六年，入朝。世祖以其居边日久，特命猎于柳林。甘麻剌率众至，郭州，恐稟膳不均，令左右司其分给，仍饬众曰：“汝等饮食既足，若复侵渔百姓，是汝自取罪谪，无悔。”众皆如约束，民安之。北还，覲世祖于上都，帝劳之曰：“汝在柳林，民不知扰，朕实嘉焉。”明年冬，封梁王，赐兽纽金印，出镇云南。从卒驼马以千计，所至未尝横取于民。

二十九年，改封晋王，移镇北边，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达达军马，更铸晋王印赐之。中书省臣言：“诸王皆置傅，今晋王守太祖创业之地，视诸王宜有加，请置内史。”从之，遂以北安王傅秃归、梁王傅木八剌沙、云南行省平章赛阳并为内史。明年，置内史府。又明年。世祖崩，甘麻剌奔丧至上都。诸王毕会，甘麻剌曰：“昔皇祖命我镇抚北方，以卫社稷，历事日久，愿服厥职。母弟铁木儿仁孝，宜嗣大统。”于是成宗遂即帝位。

元贞元年，塔塔儿部饥，檄宣徽院赈之，诏赐钞一千万贯及银帛有差，皇太后复以云南所贡金器赐之。是年冬，奉诏以知枢密院事札散、同知徽政院事阿里罕为内史。二年，忻都言甘麻剌有异图。枢密院鞠之无证验，忻都赐死。大德元年，增所部屯田户，又增位下内史、尚乘寺卿各一员。五年，以边军贫乏，分赐钞一千万贯。

六年正月乙巳，卒，年四十。甘麻剌性仁厚，御下有恩。

元贞初，藩邸属官审伯年老，请以子代其任。内史言之，甘麻刺曰“惟天子所命。”其谨守如此，故尤为朝廷所重焉。然崇尚浮屠，岁作佛事，耗财无算。三子：长泰定帝，次松山，次迭里哥不花。仁宗即位，追谥甘麻刺曰献武王。泰定帝入承大统，追谥光圣仁孝皇帝，庙号显宗。文宗即位，毁其庙室。

松山。至元三十年，以皇曾孙出镇云南，赐以其父梁王印。元贞二年，命位下怯薛歹讨降元江贼。大德五年五月，云南土官宋隆济叛，遣行省平章政事幢兀儿、参知政事不兰奚讨之，斩贼酋月撒。未几，有人作飞语，并以符讖之说进于松山。事闻，其人伏诛。九年三月，诏松山勿与云南行省事，仍赐钞千锭慰之。松山抑郁不乐，渐成风疾。至大二年，封诸王老的罕为云南王，代镇焉。未几，卒。

子王禅。英宗即位，封云南王，继其父任。泰定帝即位，诏赴阙廷。泰定元年，赐车、帐、驼、马。十月，进封梁王，食益阳州六万五千户，仍以其子帖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，代之镇。三年，命与武宁王彻彻秃镇抚北边。致和元年，泰定帝崩，奔丧上都。八月，与石丞相塔失帖木儿等分兵讨大都。九月，与燕铁木儿弟撒敦战于榆林，失利，退次杯来。复分兵袭破居庸关，前锋与燕铁木儿战于榆河，塔失帖木儿有贰心，逗遛不进，王禅退驻红桥，副枢阿剌帖木儿、指挥忽都帖木儿来援，兵复振。庚辰，与燕钱木儿战于白浮，天雾敛兵入谷，相持数日。撒敦、脱脱木儿乘夜袭之，军大溃，王禅单骑亡去。十一月，被获，为文宗所杀。至顺元年，流其子帖木儿不花等于吉阳军。

迭里哥不花。武宗即位，封北宁王，赐螭纽银印。至大二年，以阿速卫五百人隶之，命驻和林。四年，改封湘宁王，换金印，食湘乡州宁乡县六万五千户。至治末，卒。

子八刺失里袭。泰定帝即位，赐以湘宁王印。泰定元年，出镇察罕淖尔。三年正月，移镇兀鲁斯部。六月，又移镇阿难答之地。先是，安西王阿难答领开成路，及以罪诛，武宗以其地赐皇太子。至是，改命八刺失里往镇焉。四年，还镇察罕淖尔。泰定帝崩，大都自立，八刺失里与汝宁王忽刺台、驸马赵王马札罕起兵勤王，入冀宁，败大都万户和尚援兵。及闻上都覆没，退还马邑，兵败，为也速答儿执送大都。与火儿忽答等十三人皆死。

塔刺麻八刺。至元初，生于燕邸。及燕王为皇太子，凡扈驾巡狩及朝会，必以答刺麻八刺从。二十二年，皇太子卒。二十八年，始奉命出镇怀州，命待卫都指挥使唆都、尚书王倚辅之。至赵州，从卒有拔村民桑枣者，杖之，遣倚入奏。世祖嘉之。未至镇，以疾召还。明年春，卒，年二十九。三子：长武宗，次仁宗，庶长子阿木哥。武宗即位，追谥昭圣衍孝皇帝，庙号顺宗。

阿木哥，母郭氏，本世祖宫人。答刺麻八刺稍长，世祖先以郭氏赐之，生阿木哥。大德六年，籍河西宁夏善射军隶阿木哥麾下。武宗即位，封魏王，赐兽纽金印。仁宗即位，入观。帝谕行省曰：“朕与阿木哥同父异母，朕不抚育之，彼将谁赖耶？赐钞二万锭，他勿援例。”明年，赐庆元路定海县六万五千户为食邑。寻以罪谪徒耽罗，复移于大青岛。有术者赵子玉言于王府司马曹脱不台等曰：“阿木哥名应图讖。”潜谋航海至大青岛，迎阿木哥入都作乱。行次利津，事觉，子玉等伏诛。遂内徙阿木哥于大同。泰定元年，召赴阙。是年六月，卒。

子阿鲁，至顺元年封西靖王，出镇陕西；次孛罗帖木儿，袭封魏王，至正十三年与伯家奴同讨河南妖贼，嗜酒不设备。为贼所劫执，被害。

史臣曰：“蒙古法不立太子，其嗣大位者，俟诸王大臣集议，然后定策，谓之忽里勒达。故觊觎与党附者，彼此构煽，易为乱阶。世祖用当时儒者之言，册立皇太子以植国本，遏争端，圣矣哉！以真金之仁孝，而陨于忧惧，与梁昭明太子之事，无以异。然俱庆流允嗣，天之报施可谓不爽矣。”

卷一百七列传第十一

世祖诸子下

忙哥刺
阿难答
那木罕
忽哥赤
也先帖木儿把匝瓦剌尔密
爱牙赤
奥鲁赤
铁木儿不花老的
阿忒思纳失里搠思班
党兀班
阔阔出
脱欢
老章
孛罗不花
大圣奴
宽彻不花
和尚
帖木儿不花蛮子
忽都鲁帖木儿成宗皇太子德寿

仁宗皇子兀都思不花

泰定帝诸子八的麻亦儿间卜

小薛

允丹藏卜

文宗诸子

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

燕帖古思

太平讷

忙哥刺，皇太子其金同母弟也。至元九年十月，封安西王，赐螭纽金印，以京兆路为分地，驻于六盘山。置王相府，以商挺、李德辉为王相。明年，册立皇太子。忙哥刺亦进封秦王，别赐兽纽金印。两府并置，在长安者曰安西路，在六盘者曰开成路。诏京兆尹赵炳治宫室，冬、夏分驻焉。十四年，兀刺孩土番火石颜谋作乱，忙哥刺自六盘率师讨平之。是年，改相府铜印为银印，发四川蒙古军七千、新附军三千隶王府，以四川行省右丞汪良臣为安西王相，改李德辉为行省左丞。十五年冬十一月，卒。罢王相府。

忙哥刺妃使商挺请命于朝，以子阿难答嗣。世祖曰：“年幼未娴教训，卿姑行王相府事以辅之。”十七年，陕西运使郭琮矫王妃命，杀前安西王相赵炳，逮挺至京师。十八年十月，命王府协济户及南山隘口军屯田安西、延安、凤翔、六盘等处。二十二年，诏为皇孙阿难答立衍福司，秩正四品。时阿难答既袭安西王，弟按檀不花佩秦王印，其下用王傅印，又北安王相府无印，安西王府独有相印。桑哥以为不均。二十四年，收安西王相印，诏按檀不花纳秦王印，并罢所署王傅，其安西王傅仍旧。是年，阿难答请设本位下诸匠都总管府，从之。二十六年，罢按檀不花所设断事官。二十七年，罢秦王典藏司。三十

年，给安西王府断事官印，以铁赤、脱脱木儿、咬住、拜延四人并为王傅。

元贞元年，铁赤等请复立王相府，不允。是年，以海都入寇，命阿难答率所部赴北边。五月，以阿难答军妻孥乏食，赐粮二千石。十一月，赐甲冑、弓矢、囊鞬、枪駟等十五万八千二百余事。二年，铁赤等申相府之请，成宗曰：“去岁阿难答面陈，朕谕以世祖旧制。今复云然，岂欲以四川、京兆尽为彼有耶？今姑从汝请，置王相府第行王傅事。”寻阿难答以贫乏告，成宗曰：“世祖圣训，尝以分赉为难，阿难答亦知之。若言贫乏，岂独汝耶？去岁赐钞二十万锭，又给以粮。今与之，则诸王以为不均；不与，则汝言人多饿死。其给粮万石，择贫者赈之。”大德五年，籍王府侵占田四百余户。六年，禁和林酿酒，惟阿难答及诸王忽刺出、脱脱、八不沙、也只里，驸马蛮子台、翁吉刺带、也里干等许酿。七年，笃哇、察八儿遣使请降，诏阿难答置駟于北边，以俟其来。十年，开成地震，坏王宫室及官民庐舍，压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余人。

十一年正月，成宗崩。阿难答与明理帖木儿先以事至京师，左丞相阿忽台、平章八都马辛、前平章伯颜、中政院使道兴等议奉伯牙吾皇后称制，以阿难答辅政。右丞相合剌合孙潜使人迎武宗、仁宗。二月，仁宗自怀庆奔丧至，执阿忽台等杀之。事具《合剌合孙传》。阿难答赐死。

武宗即位，以安西王位下分地及江西吉州户钞赐仁宗，延臣或请以阿难答子月鲁帖木儿绍封者，詹事丞王结言：“安西王以何罪诛？今复之，何以惩后？”议遂寝。至治三年，英宗遇弑，月鲁帖木儿预铁失逆谋。泰定帝即位，欲安反侧，命月鲁帖木儿袭安西王封。后追论逆党，流月鲁帖木儿于云南，按檀不花于海南。至顺三年，月鲁帖木儿坐与畏兀僧你达八的刺

版的、国师必刺忒纳朱里沙律爱护持等谋反，伏诛。

那木罕，亦皇太子真金母弟。至元元年，以高道为那木罕说书官。三年，封北平王，赐螭纽金印。四年，出镇阿力麻里。七年，讨叛王聂古伯。会聂古伯与海都相攻战歿，那木罕乘势败其兵。明年，给军中甲一千，又赏其立功将士有差。十四年，诸王药木忽儿、撒里蛮等合谋夜劫那木罕营，执那木罕及相安童，奉河平王昔里吉以叛。久之，撒里蛮执昔吉及药木忽儿，将献于朝以自赎。十九年，阿木罕自贼中遣诸王札刺忽以其事入奏。是年，进封北安王，犹为撒里蛮等所留。至二十二年，始归。是年，赐北安王螭纽金印，仍出镇北边。二十三年，分临江路六万五千户为食邑。二十四年，置都总管府以领北安王民匠、斡端大小财赋。二十月，置王傅，凡军需及本位下之事皆领之。二十九年，卒。延佑七年，追谥归定王。无子。泰定帝即位，敕会福院奉其像于高良河寺中。

忽哥赤，世祖第五子也。至元四年八月，封云南王，赐驼纽鍤金银印。九月，置大理等处行六部，以阔阔带、柴桢并为尚书，兼王傅府尉，宁源为侍郎，兼司马。遣忽哥赤出镇，奉诏抚谕大理、鄯阐、察罕章、示秃哥儿、金齿等处吏民，编户籍，俾出赋役，置达鲁花赤统治之。时大理等处三十七部宣慰都元帅宝合丁忌哥赤来，八年二月乙巳，宴忽哥赤中毒，一夕卒。宝合丁贿王傅阔阔带及阿老瓦丁、亦速失等秘其事。会王府文学张立道密遣人走京师告变，世祖使断事官博罗欢、吏部尚别帖木儿驰駟至云南，按之，宝合丁及阔带等皆伏诛。

自忽哥赤卒，以南平王秃鲁镇云南。秃鲁者太宗孙禾忽子也。忽哥赤有子曰也先帖木儿，久未袭封。张立道为中庆中总管，十七年入朝，言于世祖。是年十月，赐也先帖木儿云南王印。二十二年，敕云南行省；事不议于王者，毋辄行。是年，

又敕合刺章酋长之子人质京师，千户、百户子留质于云南王。二十五年，换驼纽金印。大军征缅，命也先帖木儿卒所部镇抚大理等处。四月，敕缅中行省军一禀云南王节制。大军次蒲甘失利，既而缅甸谢罪请降。武宗即位。进封营王，换兽纽金印。封镇西武宁王帖木儿不花子老的为云南王，以代也先帖木儿。皇庆元年，赐福州路福安县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食邑。泰定帝崩，文宗自立于大都，也先帖木儿与平章秃满答儿奉上都之命，自辽东以兵入迁民镇，进至通州，为燕铁木儿败。齐王月鲁帖木儿袭陷上都，也先帖木儿乃罢兵归，文宗夺其王印。至顺元年，还之。三年二月，卒。二子：曰脱欢不花，曰脱鲁。

其裔孙有梁王把匝剌瓦尔密，至正以后中原盗起，云南僻在西南。把刺瓦尔密抚驭有威惠，一方宁谧。二十三年，明玉珍僭号于蜀，分兵三道来攻。其将万胜一军由叙州先入抵中庆，把匝剌瓦尔密走金马山，转入威楚，大理总管段功以兵援之，玉珍兵败退。已而大都不守，中国元元尺寸地，云南固守自若，岁遣使自塞外达惠宗行在。及明兵平四川，天下大定，明太祖以云南僻远，不欲劳师。对北平守将得云南遣往漠北使者苏成以献，乃命待制王祚赉诏偕成至云南招谕。会昭宗遣使脱脱来征饷，闻有明使，疑其贰，胁以危词，把匝剌瓦尔密遂杀祚而以礼葬之。逾三年，明太祖复遣湖广参知政事吴云偕所获云南使者铁知院等往，知院以已奉使被执，诱云改制书。云不从，被杀。明太祖乃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，蓝玉、沐英为副，率师伐之。洪武十四年十二月，下普定路。平章达里麻以兵十余万拒于曲靖，英乘雾趋白石江，雾霁两军相望。达里麻大惊，英严阵若将渡江者。别遣奇兵从下流潜度，出其阵后，张疑帜山谷中，人吹一铜角。我军惊扰，英麾军径渡，以善泅者先之。鏖战良久，军大溃，生擒达里麻。先是。段功退明玉珍兵，把

匝刺瓦尔密妻以女阿褫公主，倚其兵力。后以疑忌，祔杀之，遂失大理援。至是，达里麻败，知事不可为。走普宁州之忽纳寨，焚其龙衣，驱妻子赴滇池死，自与左丞达的、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刳。明人迁其家属于耽罗。

爱牙赤，世祖第六子。至元二十二年，赐银印。二十四年，叛王势都儿犯咸平，爱牙赤率宣慰使塔出，自沈州北讨，命宣慰使亦力撒合分兵趋懿州，寇遁去。后病卒。

元贞初，其子孛颜帖木儿入朝，赐金帛如诸王大会例。所部在兀刺海路，地硗瘠贫乏，泰定元年移镇阔连东部。孛颜帖木儿之兄曰阿木干，阿木干子曰也的古不花，泰定中亲信用事，车驾幸上都，与中书省臣兀伯都刺等居守焉。

奥鲁赤，世祖第七子。至元六年十月，封西平王，赐驼纽鍍金银印。九年，命讨建都蛮，诸王阿鲁帖木儿、秃哥，南平王秃鲁，各率所部从之。都元帅也速答儿及忙古带所领欲速公弄等吐番十八族之兵，并听奥鲁赤节度。明年十月，擒其酋下济等四人。建都降，留忙古带统新旧军一万五千戍之。十二年，又率安西王忙哥刺、诸王只必帖木儿、附马昌吉等征吐番，赐部下戍鸭池者马人三匹。二十二年，与诸王阿只吉拒叛王笃哇，战失利。三十年，诏以所部九千人付万户张邦瑞。西讨笃哇。元贞元年，陇北道廉访司鞠邦瑞。不法事，奥鲁赤庇邦瑞，成宗命谕之。是年，以诸王出伯所统探马赤红袄军各千人隶其麾下。二年，奉命驻夏上都。大德七年，赐南思州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为食邑。未几，卒。二子：曰铁木儿不花，曰八的麻的加。

铁木儿不花，至元中镇亦奚不辞。二十六年，徙镇重庆。大德三年，封镇西武靖王，赐驼纽鍍金印。二子：曰老的，曰搠思班。

至大二年，命老的代营王也先帖木儿镇云南，赐以云南王驼纽鍍金银印。仁宗即位，八百媳妇与大小彻里蛮寇边，老的率行省右丞阿忽台等讨之。皇庆元年，玺书招谕，皆降，以驯象方物来献。延祐二年，老的入朝，以明宗代之，不赴，代以诸王脱脱。四年，脱脱扰害军民，召还，复以诸王按灰代之。老的四子：曰阿忒思纳失里，曰答儿麻，曰乞八，曰亦只班。

阿忒思纳失里，泰定元年七月出镇沙州。天历二年，封豫王，赐金印。十一月，诏豫王阿忒思纳失里镇云南。至顺元年，赐豫王傅金虎符。秃坚据云南反，三月以乞住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从王由八番时讨。六月，分道而入。二年三月，阿刺忒纳失里战屡捷。四月，云南平。至正十二年。命阿刺忒纳失里讨南阳、襄阳、邓州贼。十六年，命与陕西省官商议军机，从宜进讨。九月，复潼关，未几又陷，再取之。十七年十月，贼犯七盘，与哈刺不花进讨。十一月，又与陕西省台官分道攻关陕。十八年十月，徙居白海，寻又迁于六盘，卒。答儿麻，至正十三年以讨贼功，赐西安王印。

乞八，至顺二年上言：“臣每岁扈从时巡，所费甚广。臣兄豫王阿刺纳失里、弟亦只班，岁给钞五百锭、币千匹，敢视其仍以请。”从之。

搠思班，袭封镇西武靖王。至大二年，宣政院奏，以搠思班与脱思麻宣慰司言，请改松潘叠岩威茂州安抚司为宣抚司，迁治茂州汶川县。从之，延祐六年，察合台后王怯别寇斡端，遣搠思班率所部讨之。英宗即位，来朝，至治三年三月，西番参卜郎诸族叛，搠思班讨平之。泰定二年，赏其有功将士四百人钞四千锭。三年十一月，阶州土番叛，搠思班遣临洮路元帅盍盍谕之降。天历二年，囊家台举兵于四川，来乞师；搠思班拒之，分兵严守关隘。二月，从湖广行省官讨囊家台。既而囊

家台听命，遂罢兵。至顺元年，诸王秃坚自立为云南王，命搠思班与行知枢密院事彻里铁木儿等由四川进讨。十一月，战于安宁州及中庆，皆捷。明年正月，遂复云南省治。搠思班奏请荆王也速也不干及诸王锁南等留云南一二岁，以靖反侧。从之。未几，卒。

子党兀班，后至元元年五月讨叛番，擒其酋阿答里胡。党兀班歿于阵，追封凉王，谥忠烈。

奥鲁赤次子八的麻的加，袭封西平王。子贡哥班，后至元二年，赐以西平王印。

阔阔出，世祖第八子。至元二十六年，始封宁远王，赐龟纽鍍金银印。三十年，从成宗备兵北边。明年，成宗入嗣大统，以军事属阔阔出，师久无功。大德三年，命武宗即军中代之。十一年，武宗即位，以翊戴功，进封宁王，换兽纽金印。至大三年，三宝奴告阔阔出谋为不轨，武宗命楚王牙忽都等鞫之下狱。平章察乃铁哥廷辨，其诬得释，犹徙于高丽，赐其妃完者死，以畏兀儿僧铁里等二十四人同谋或知而不首，并磔于市。鞫基狱者皆升秩二等，赐牙忽都金千两、银七千五百两，三宝奴赐号答刺罕，以阔阔出清州食邑赐之。皇庆元年，铁哥奏：世祖诸皇子惟宁王在，宜赐还。仁宗从之。明年二月，卒。二子；曰薛彻秃，曰阿都赤。

薛彻秃，延祐七年四月封宁远王，至治二年进封宁王。三年七月，入朝。请印。英宗不允。泰定元年，赐福州路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，置王傅。至顺二年二月，与沙哥坐妄言不道，安置薛彻秃于广州，沙哥于雷州。明年，以燕铁木儿言，赦还。

脱欢，世祖第九子。至元二十一年六月，封镇南王，赐螭纽金印。七月，奉命征占城，假道安南。十二月，至安南境，

国王陈日烜遣其从兄与兴道王将兵拒之。脱欢谕令退兵，不从。乃分军六道进攻。二十二年正月，转战次富良，败其水军。日烜弃城遁。脱欢入王京，不屯富良江北，唆都及左丞唐古占城来会。分兵水陆，追日烜。五月，左丞李恒败日烜于安邦海口，几获之。会暑雨疫作，又粮运不继，诸将议退军。脱欢从之。还次册江，结筏安浮桥将渡，伏发林中，唆都战歿，李恒殿后，毒矢贯其膝，且战且行，仅卫脱欢出境。至思明州，士马亡失过半。事闻，敕留蒙古军百人，汉军四百人为脱欢宿卫，放散诸军。

明年春，召征东宣慰都元帅来阿八赤与阿里海涯至都议伐安南，立征交趾行尚书省，以阿里海涯为左丞相，来阿八赤右丞，奥都赤平章政事，乌马儿、樊楫等参知政事，并受脱欢节制发江淮、江西、湖广三行省蒙古、汉军七万人，战舰五百艘，云南兵六千人，海外四州黎兵一万五千人，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，凡水陆军十万。已而湖广行省奏请缓师，诏阿里海涯返。十一月，脱欢次思明州，命右丞程鹏飞与奥鲁赤等分道并进，来阿八赤将万人为前锋。脱欢次界河，来阿八赤击安南军败之。进次万劫，诸军毕会。十二月，脱欢次茅罗港，破浮山寨，率诸军渡富良江，进薄王京。日烜与子走噉南堡，诸军攻下之。二十五年正月，日烜复遁入海，诸军追之不及，引还。时军中粮尽，遣乌马儿至安邦海口迎张文虎粮船，不至。二月，诸军退次安劫。三月，又退次内旁关。安南以精兵邀我归路，万户张均率所部三千人力战，始出关。谍知日烜率兵三十万扼女儿关及邱急岭，脱欢乃由单已县趋盩州，问道入思明州。是役，来阿八赤、樊楫及万户张玉皆战歿。

世祖以脱欢再伐安南无功，丧师辰国，终身不许入觐。先是，脱欢始受封命镇鄂州，以在军中未之镇。二十八年，徙镇

扬州。大德五年，卒。六子：曰老章，曰脱不花，曰宽彻不花，曰帖木儿不花，曰蛮子，曰不答失里。

老章，大德五年袭讨镇扬州，出入导从僭拟车驾。至大三年，为尚书省臣奏劾，遣使诘问，有验，召赴阙。

老章卒，脱不花袭封镇南王。泰定二年，卒。其子孛罗不花尚幼，使中书平章政事乃蛮台代镇焉。

明年以脱不花弟帖木儿不花袭封镇南王，镇扬州。孛罗不花既长，天历二年帖木儿不花让还王位。

元统元年，孛罗不花入朝。至正七年，集庆盗起，孛罗不花讨平之。又与威顺王宽彻不花讨徭贼吴天保于靖州。十二年，以淮南行省平章晃火儿不花提调镇南王傅事。十五年，与淮南行省招降张士诚，明年卒。

子大圣奴袭封。至正十九年，与枢密判官度闰守信州，陈友谅使其将王奉国来攻，城陷死之。

宽彻不花，脱欢第三子。泰定三年三月，封威顺王，镇武昌，赐驼纽鍍金银印，领怯薛歹五百人，又许自募千人以备宿卫。致和末，与弟镇南王脱不花应文宗召，至大都，有拥戴之劳。天历初，叠蒙赏赉。至顺二年，还镇武昌，宽彻不花性宽，位下怯薛歹颇侵渔百姓。至元五年，丞相伯颜矫诏贬之。及脱脱为相，复其王位。至正二年，湖北廉访司劾宽彻不花恣行不法，不报。十一年，率二子别帖木儿、答帖木儿与倪文俊战于金刚台。兵败，别帖木儿被执。明年，贼陷武昌，宽彻不花与平童和尚弃城走，诏夺王印，和尚论死。十三年，参政阿鲁辉复武昌、汉阳，宽彻不花屡战有功，十四年还其王印。十六年，诏与宣让王帖木儿不花以兵防杯庆。未几，复还武昌，率其子报恩奴、接待奴、佛家奴攻倪文俊于汉阳、载妻妾以行。至鸡鸣汉，舟胶，贼纵火焚之，接待奴、佛家奴被害，报恩奴自杀，

妻妾皆没。既而文俊陷岳州，答帖木儿死之。宽彻不花脱走，部将侯伯颜答失奉之，自云南入蜀，转战而北。二十五年，至陕西成州，欲赴京师，为李思齐所拘留。宽彻不花屯田于成州，未几卒。

子和尚，事惠宗甚见亲信。二十四年，孛罗帖木儿称兵犯阙，自为右丞相，和尚受密诏斩之。事具《勃罗帖木儿传》。以功封义王。二十七年，惠宗北奔，诏和尚与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。明兵至，和尚近去。

帖木儿不花，脱欢第四子。让位于孛罗不花，文宗嘉之，特封宣让王，赐螭纽金印，命镇庐州。至顺二年，给王傅印。后至元元年，赐庐州、饶州牧地各一百顷。明年，又赐市宅钞四千锭，诏王府官属班有司之右。五年，伯颜矫诏贬之。至正九年，给还宣让王印，复镇庐州。十二年，盗起，帖木儿不花与诸王乞塔歹、曲怜帖木儿，廉访使班第分道讨平之，赐金带银钞有差。十七年，贼陷庐州，帖木儿不花还京师。二十八年，进封淮王，赐金印。二十八年，惠宗北奔，命帖木儿不花监国。明兵陷京师，帖木儿不花见徐达抗词不屈，为所杀，年八十有三。

蛮子，脱欢第五子。元统二年四月，封文济王，出镇大名。后至元二年，赐金印駟券及从者衣粮。至正十三年，卒。

子不花帖木儿袭封。

蛮子弟不答失里，皇庆元年赐福州路宁德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为食邑。二年十月，封安德王，驼纽鍍金银印。后进封宣德王，换螭纽金印。

忽都鲁帖木儿，世祖庶子。子阿八也不干，皇庆元年赐泉州路南安县一万三千六百有四户为食邑。子八鲁朵儿只。

成宗皇太子德寿，母曰失怜答里皇后。大德九年六月庚辰，

册立为皇太子。是年十二月卒。

仁宗二子：英宗为阿纳失舍里皇后所出，庶长子兀都思不花。兀都思不花，延佑二年封安王，赐兽纽金印。四年，置王傅。五年，以湖州路为分地，其户数视魏王阿木哥。英宗即位，降封顺阳王，寻赐死。遣怯辞歹定住括王府资财入章佩监。

泰定帝四子：长皇太子阿速吉八，见本纪；次八的麻亦儿间卜，次小辞，次允丹藏卜。

八的麻亦儿间卜，泰定元年三月以皇子嗣封晋王。四年，敕右丞相塔失帖木儿、左丞相倒刺沙兼领晋王内史四斡儿朵事。

小辞，泰定三年，以其夜啼，赐高年钞以压之。

允丹藏卜，泰定四年三月出镇北边。

三皇子俱早殒，无后。

文宗三子：长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，次燕帖古思，次太平讷。

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，至顺元年三月封燕王。立宫相都总管府，以燕铁木儿领之。八月，御史台臣请立皇太子，文宗曰：“朕子尚幼，非裕宗比，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。”冬十月，诸王大臣复以为请，帝曰：“卿等所言诚是，但燕王尚幼，不克负荷，徐议之未晚也，是年十二月辛亥，册立为皇太子。二年正月，卒。命宫相法里等护丧北葬起辇谷。仍命法里等守之。三月，绘皇太子真容置于安庆寺东鹿顶殿祀之，如累朝神御殿仪。鞠宦者拜住侍皇太子疹疾，以酥拭其眼鼻，又为襁祝，杖一百七斤出京城。五月，皇太子影殿造祭器，如裕宗如事。

燕帖古思，初名古纳答列。至顺二年，市故相阿鲁浑撒里宅，命燕铁木儿奉皇子居之。三年，改今名。文宗崩，遣命以明宗子嗣位。燕铁木儿请立燕帖古思，不答失里皇后遵遗命不

许。及宁宗崩，燕铁木儿又请立之，皇后又不从，乃迎立惠宗，议万岁之后传位燕帖古思。后至元六年，追论文宗杀逆之罪，撤其庙主，削不答失里太皇太后之号，安置于安州，放燕帖古思于高丽。监察御史崔敬抗疏论之，不报。熟帖古思未至高丽，七月丁卯，从臣月阔察儿希旨杀之，托言病卒。诏赐钞百锭，以礼葬之。

太平讷，本名宝宁。天历元年，改今名。命大司农买住养于其家。早殒，无后。

史臣曰：“元之季世，宗王死国难者，皆世祖之胄裔，益教育之泽远矣。世祖伐安南。始为骄兵，继为忿兵，其败宜也。帝不自反，而迁怒于脱欢，此则狃于功利之习，不能为世祖讳者焉。”

卷一百八列传第十二

特薛禅

孛禿

锁儿哈

忽怜

特薛禅，本名特因，时人以其贤智，呼为薛禅，故又称特薛禅。孛思忽儿宏吉刺氏，与斡勒忽纳氏同宗异族。孛思者，板升之异译，国语屋也；忽儿者，古阑之异译，国语圈子也。特因之族。筑室以居。与游牧之俗稍异，谓之孛思忽儿，非氏族之名也。

其先世出山，为火伤其足，故子孙多足病。部人矜其门阀，自云从金缸中出。始祖兄弟三人：长曰楚而鲁忽蔑儿干，其后为宏吉刺氏；次曰哈拜失米，其后亦乞列思氏、兀而忽努氏；三曰楚斯布陶，其后为哈拉奴氏、宏格里约氏。楚而鲁忽与弟不和，欲射之。哈拜失米畏而伏马腹下，楚而鲁忽怜之，射其耳环，故有蔑儿干之号。其部居长城之北，近哈刺温只山。特薛禅之父达尔罕生五子：曰特因，曰哈达，曰布奔，曰乃古塔尔，曰崔和尔；皆娶蒙古女。

太祖年九岁。从也速该至舅家，将为之乞婚，中道遇特薛禅，奇太祖状貌，延也速该至其家，请婚焉，遂以光献皇后孛尔台归太祖。事具《后妃传》。特薛禅尝言，“吾宏刺氏，向

不与汝家争人民、土地。生女既长，则乘大车驾黑驼，嫁汝贵族，往往为可敦。”后太祖有命：“宏吉刺氏生女世为后，生男世尚公主。”每岁四孟月宣读此敕，世世勿绝焉。

庚申，太祖败泰亦兀赤。合塔斤、撒勒只兀特二部不自安，纠合朵儿边等十部会于阿泐灰泉。潜师来袭，宏吉刺部亦从之，特薛禅之宗人帖儿格克额蔑勒、阿勒灰等与之同盟。特薛禅知其谋，遣使告变。太祖与王罕合兵御之，特薛禅率所部来会，大败之。初，帖儿格克额蔑勒与太祖友善，太祖以女布亦塞克妻之，帖儿格克额蔑勒嫌其貌寝，称如虾蟆不欲娶，遂与太祖绝。至是为太祖所杀。

特薛禅三子：长曰按陈，次曰火忽，三曰册。

按陈率三千骑，从太祖平诸部。太祖元年，与弟火忽、子赤苦，俱封千户。从合撒儿徇辽东，又从木华黎经略中原，为十提控之一。大兵入陕西，别将断潼关道。二十二年，从太祖平西夏，赐号国舅诺颜。太宗八年，赐东平五千二百户为食邑，授为万户。九年，赐钱二十万贯。按陈以外戚从征讨，前后三十二战，皆有功。卒，葬官人山。元贞元年，追封济宁王，谥忠武。妻哈真，追封济宁王妃。

长子赤古，尚太祖第三女郅国公主秃满伦。太祖七年，大军攻德兴府失利，赤古与拖雷率所部再进，敌军却退，先登拔其城。追封宁濮郡王。

赤古曾孙宁濮郡王昌吉，尚郅国大长公主忙哥台。昌吉弟岐王脱脱木儿，尚桑哥不刺公主。

按陈次子斡陈，太宗十年授为万户，尚拖雷女鲁国大长公主也速不花。斡陈卒，葬不海韩。

弟纳陈，尚鲁国公主薛只干。宪宗七年，袭为万户，从宪宗伐宋，攻合州。又从世祖南伐，略地至大青口，获战舰百余

艘。又平山东济、兖、单等州。中统二年，偕诸王御阿里不哥，以其子哈海、脱欢、斡罗陈等十人自从，至莽来，由失木鲁与阿里不哥之党八儿哈八儿思等战，追北至孛罗克秃，复战，自旦至夕，斩首万级。卒葬未怀秃。

斡罗陈，袭万户，尚完泽公主，公主卒，继尚囊家真公主。至元十四年，斡罗陈弟只儿瓦台叛，夹斡罗陈北去，并窃太祖所赐誓券。未几，斡罗陈为只儿瓦台所杀，其左右张应瑞逃归，世祖嘉之，赐钞五百缗，命应瑞辅斡罗陈子谛瓦不刺，收其部众。

谛瓦不刺，亦译为瑯阿不刺，尚武宗妹皇姑徽文懿福贞寿大长公主祥哥刺吉，封鲁王，开府应昌，以应瑞为鲁王傅，封蓟国公。大德十一年，赐谛瓦不刺金印。至大二年，赐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。三年，谛瓦不刺卒，葬未怀秃。

斡罗陈又一弟曰帖木儿，继尚囊家真公主。至元十八年，袭万户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从车驾亲征，以功封济宁郡王，赐白伞盖以宠之。明年，从成宗及玉昔帖木儿讨哈丹秃鲁干，遇于贵列儿河，转战至恼河，歼其众，以功赐号按察儿秃那颜。卒，葬未怀秃。

子桑哥不刺幼，至元二十七年以其弟蛮子台袭万户，亦尚囊家真公主。成宗即位，封皇姑鲁国大长公主，以金印封蛮子台为济宁王。率所部讨海都、笃哇。贼未成列，单骑突其阵，往复数四，贼大扰，一战克之。时武宗镇北庭，诏蛮子台总领蒙古军民官，辅武宗守莽来。囊家真公主卒，尚皇太子真金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喃哥不刺。蛮子台卒，年五十有二。

阿里嘉室，利谛瓦不刺适子也。至大三年，甫八岁，袭万户。四年七月，袭封鲁王，尚朵儿只班公主。元统元年，阿里嘉室利卒。至顺间。加朵儿只班号肃雍贤宁公主。

桑哥不刺，自幼奉世祖命养于斡可真公主，是为不只儿驹马。后袭领本部民四百户。成宗时，尚普纳公主，至顺间封郢安大长公主，赐桑哥不刺金印，封郢安王，职千户。元统元年，授万户。二年，加封郢安公主号皇姑大长公主，进封桑哥不刺鲁王。卒，年六十一。

此皆以驹马袭王封者也。

按陈之子唆儿火都，以战功遥授左丞相，为千户，仍赐涂金银章及金银海青圆符五、駟券六。

其子曰阿哈驹马，当宪宗时尝率兵克徐州，以功受黄金一锭、白金十锭及银鞍勒，仍命袭父官。

至世祖时，诏，宏吉刺万户原受駟券、圆符皆仍旧，惟唆儿火都所受者收之。而唆儿火都诸孙若孛罗沙、伯颜、蛮子、添寿不花、大都不花、掌吉等，及阿哈之孙曰也速达儿，与按陈之弟名册者，自太祖以来先后授本藩蒙古军站千户。

册之子曰哈儿哈孙，以平金功，赐号拔都儿。哈儿哈孙之孙曰都罗儿，至元四年授光禄大夫，以银章封懿国公。

有脱怜者，亦按陈之后，世祖授本藩千户，仍赐駟券、圆符各四，命守怯鲁连河。二十四年，从族父按答儿秃征乃颜有功，亦赐号拔都儿。卒，子进不刺嗣。进不刺卒，子买住罕嗣。买住罕尚拜答沙公主。卒，弟孛罗帖木儿嗣。泰定二年，封郡王。至元五年，进封毓德王，赐金印。孛罗帖木儿卒，买住罕孙阿失袭千户。

有名丑汉者，按陈次子必哥之裔孙，尚台忽鲁都公主。仁宗朝，封安远王，以兵守莽来有功。

有答儿罕，亦特薛之裔孙，以战功，世祖赐以拔都儿之号，加赐黄金一锭。其子曰不只儿，从征乃颜，擒其将金刚奴，世祖以金带赐之。

又按陈之孙纳合，尚太宗唆儿哈罕公主。火忽之孙不只儿，尚斡可真公主。又特薛禅诸孙有名脱罗禾者，尚不鲁罕公主。继尚阔阔伦公主。

此皆尚公主为驸马者也，

凡其女之为后者，自光献翼圣皇后以降，宪宗贞节皇后讳忽都台及后妹也速儿，皆按陈从孙忙哥陈之女。世祖昭睿顺圣皇后，讳察必，济宁忠武王按陈之女；其讳帖古伦者，按陈孙脱怜之女；讳喃必册继守正宫者，纳陈孙仙童之女。成宗贞慈静懿皇后讳实怜答里，斡罗陈之女也。顺宗昭献元圣皇后讳答吉，则按陈孙浑都帖木儿之女。武宗宣慈惠圣皇后讳真哥，脱怜子进不刺之女；其讳速哥失里者，按陈从孙哈儿只之女。泰定皇后讳八不罕，按陈孙斡留察儿之女；其讳必罕、讳速哥答里者，皆脱怜孙买住罕之女。明宗皇后讳不颜忽都者，孛罗帖木儿之女。文宗皇后讳不答失望，谛瓦不刺之女。他若仁宗庄懿慈圣皇后、宁宗皇后答里也忒迷失、裕宗徽仁裕圣皇后、显宗宣懿徽圣皇后，俱宏吉刺氏，而辄其所出。此是宏吉刺氏之为皇后者也。

初，宏吉刺氏族居于苦烈儿温都儿、斤、迭烈不儿、也里古纳河之地。太祖九年，在迭蔑可儿之地，有旨分赐按陈及其弟火忽、册等农土，若曰：“是苦烈儿温都儿、斤，以与按陈及哈撒儿为农土。”申谕按陈曰，“可木儿温都儿、答儿脑儿、迭蔑可儿等地，汝则居之。”谕册曰：“阿刺忽马乞迤东，赫吉纳秃山、木儿速拓、哈海斡连直至阿只儿哈温都、哈老哥鲁等地。汝则居之。当以胡卢忽儿河北为邻，按赤台为界。”又谕火忽曰，“哈老温迤东，涂河、潢河之间，火儿赤纳庆州之地，与亦乞列思为邻，汝则居之。”又谕按陈之子唆鲁火都曰：以汝父子能输忠于国，可木儿温都儿迄东，络马河至于赤山，

涂河迤南与国民为邻，汝则居之。

至至元七年，翰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：“本藩所受农土，在上都东北三百里答儿海子，实本藩驻夏之地，可建城邑以居。”帝从之。遂名其城为应昌府。二十二年，改为应昌路。元贞元年，济宁王蛮子台亦尚囊加真公主，与公主请于帝，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，复从之。大德元年，名其城为全宁路。

宏吉刺之分邑，得任其陪臣为达鲁花赤者，有济宁路及济、兖、单三州，巨野、郟城、金乡、虞城、砀山、丰县、肥城、任城、鱼台、沛县、单父、嘉祥、磁阳、宁阳、曲阜、泗水十六县。此丙申岁之所赐也。至元六年，升济州为济宁府，十八年始升为路，而济、兖、单三州隶焉。又汀州路长汀、宁化、清流、武平、上杭、连城六县，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赐也。又有永平路滦州、卢龙、迁安、抚宁、昌黎、石城、乐亭六县，此至大元年之所赐也。若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，则至大二年所赐也。其应昌、全宁等路则自达鲁花赤总管以下诸官属，皆得专任其陪臣，而王人不与焉。

此外，复有王傅府，自王傅六人而下，其群属有钱粮、人匠、鹰房、军民、军站、营田、稻田、烟粉千户、总管、提举等官，以署计者四十余，以员计者七百余。其五户丝、金钞之数，则丙申岁所赐济宁路之三万户，至元十八年所赐汀州路之四万户，丝以斤计者，岁二千二百有奇，钞以锭计者，岁一千六百有奇，此则所谓岁赐者也。

孛秃，亦乞列思氏。父捏坤为泰亦兀赤部下人。太祖尝潜使术儿彻歹至也儿古纳河，孛秃知为帝所遣，留宿于家，杀羊以享之。术儿彻歹马疲，复假以良马，及还，孛秃待之有加礼。术儿彻歹具以告，帝大悦，许以皇妹帖木伦妻之。勃秃家遣也

不坚歹等来请婚，且致词曰：“闻威德所加，苦云开见日，春风解冻，喜不自胜。”太祖问：“孛秃孛畜几何？”对曰：“有马三十匹，请以其半为聘礼。”帝曰：“婚姻而论财，殆若商买矣。昔人有言，同心实难，吾方欲经营天下，汝等从孛秃效忠于我可也，何论财为！”竟以皇妹妻之。

及札木合等以兵三万来袭，捏坤知其谋，遣波滦歹、磨里秃秃来上变。太祖得先备之，于是有十三翼之战。

帖木伦卒，复妻以皇女火臣别吉，命哈儿八台之子也可忽林图带弓箭以侍。哈儿八台，火鲁刺斯氏，与宏吉刺氏同宗异族，矜其门阀，乃曰：“吾儿岂能为人奴隶，宁死不为也。”太祖命孛秃率千人讨之，哈儿八台令月列等拒战于碗图河。孛秃擒月列，刺杀也可忽林图。哈儿八台走渡拙赤河，又擒之。

癸亥，太祖为王罕所败，退至班朱尼河。时孛秃亦败于火鲁拉斯，与太祖相遇。火鲁拉斯人搠斡思、察罕等来降。

太祖即位，大封功臣，授孛秃千户。从伐金，命孛秃取阿笃亦马合等城，以功赐冠、懿二州为分地。从平西夏。太祖崩旬日，孛秃亦卒。后追赠推忠宣力佐命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进封昌王，谥忠武。子锁儿哈袭封。次子帖坚干，尚亦乞列思公主，继尚茶伦公主。

锁儿哈，事太宗，擢万户。伐宋，克嘉州，遣使献捷，帝曰：“若父宣力国家，朕昔见之。今锁儿哈克光前烈。”赐以金锦、金带、七宝鞍，召至中都，以疾卒。追赠宣忠保大翼运开国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、昌王、谥忠定。锁儿哈先后尚皇子阔出之女安秃公主及宗女不海罕公主。安秃公主生女为宪宗皇后。

子札忽儿臣，从定宗讨万奴有功，太宗命亲王按赤台以女也孙真公主妻之。卒，赠推诚靖宣佐运赞治功臣、太师、开府

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袭封昌王，谥忠靖。

札忽儿臣二子：长月列台，娶皇子赛因主卜女哈答罕公主，生脱别台，与乃颜战有功。次忽怜。

忽怜，尚宪宗女伯牙鲁罕公主。诸王脱黑帖木儿劫北平王那木罕以叛，世祖命忽怜讨之，大战终曰。脱黑帖木儿败走。帝嘉之，复令尚宪宗孙女不兰奚公主。宋平，以广州为其分邑。乃颜叛，世祖亲征。薛彻坚等与乃颜党哈丹屡战，帝召忽怜至，值薛彻坚战于程火失温之地，哈丹众甚盛，忽怜以兵二百迎敌，败之。哈丹走度獯河。逾年，夏，帝复命忽怜讨之。至曲列儿、塔兀儿二河之间，大战，其众皆渡培兀河遁去。余百人逃匿山谷，忽怜率兵三百徒步追之。薛彻坚止之曰：“彼亡命者，安得徒行。”忽怜不听，尽搜而杀之。薛彻坚以闻，赐金一铤、银五铤。又逾年，复与哈丹遇于兀刺河。忽怜夜率千人入其军，大败之。帝赐钞五万贯、金一铤、银十铤。忽怜卒，赠效忠保德辅运佐理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驸马都尉、上柱国，追封昌王，谥忠宣。

子阿失，事成宗。笃哇叛附海都，帝遣晋王甘麻刺并武宗帅师讨之。大德五年，战于哈刺答山，阿失射笃哇中其膝，擒杀甚多，笃哇号哭而遁。武宗解衣赐之。成宗加赐珠衣。阿失尚成宗女亦里哈牙公主，复尚宪宗曾孙女买的公主。亦里哈牙生二女：曰速哥八刺，为英王后，曰亦怜真八刺，为泰定帝正后。武宗即位，封阿失昌王，赐金印。仁宗时赐宁昌县为食邑，仍拜文豹及海青白鹞之赐。英宗即位，赐钞二万铤，西马及七宝带一。太皇太后加赐钞万铤。

阿失卒，子八刺失里袭封昌王，尚烟合牙公主。子沙蓝朵儿，袭昌王，尚月鲁公主。

忽怜从弟不花，尚世祖女兀鲁真公主。其弟锁郎哈，娶皇

子忙哥刺女奴兀伦公主，生女，是为武宗仁献章圣皇后，实生明宗。

又忽怜从弟宁昌郡王唆都哥，尚鲁鲁罕公主，继尚鲁伦公主。子卜邻吉歹，袭宁昌郡王，尚普颜可里美思公主。

史臣曰：“周之诸侯，同姓曰伯父，异姓曰伯舅，不独宗子维城，即异姓婚姻之国，其屏藩王室，无异同姓也。后世外戚之祸，史不绝书，能谨飭自守者已罕矣。惟蒙古宏吉刺氏、亦乞列思氏。世通婚姻，与国终始，其子孙皆能以功名自奋。自只儿瓦台外，不闻有蹈于罪戾者。当时史臣以为舅甥之贵，媿于周室，信矣哉！”

卷一百九列传第十三

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阔里吉思术忽难
术安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
纽林的斤帖木儿补化
伯颜不花的斤

阿刺兀思剔吉忽里，汪古部长也。蒙古语：汗之子弟为剔吉，亦曰的斤，统数部之长为忽里。阿刺兀思，则其名也。汪古部乃白达达十五部之一，本为布而古特，亦曰贝而忽特，辽人称为乌而古，屡降屡叛。后为金人所抚，属西北路招讨司。大定后，北族渐强，金堑山为界，以限南北，乌而古部有帐四千，居界垣之冲要，屏蔽山后诸州。获古谓长城曰盎古，又讹为汪古云。

太祖既灭王汗，乃蛮太阳汗惧，遣使约阿刺兀思请为右臂，助攻太祖。部众有欲从之者，阿刺兀思闻太祖威名，度不敌，遣部将脱儿必塔失奉酒六樽，执送乃蛮使者，以其谋来告。时蒙古但饮湏酪，无酒。太祖饮三爵而止，曰：“是物少则发性，多则乱性。”使还，酬以马五百、羊千，且谓阿刺兀思曰：“异日吾有天下。不报汝之功，天实鉴之。”遂定议同伐乃蛮。甲子，太祖亲征乃蛮，阿刺兀思果先期以部众来会。太祖元年，世袭千户。六年，伐金。车驾先至其部，以阿刺兀思为向导，南逾界垣。太祖命还镇本部，为其部众欲从乃蛮者所杀，并杀其长子不颜昔班。后追封高唐王，谥忠武。

不颜昔班尚太祖第三女阿刺罕公主。至是，公主同阿刺兀

思之孙镇国及幼子孛要合，夜遁至界垣，门已闭，守者继而纳之，遂避地于云内州。及太祖平云内，购得之，厚加赐与。以孛要合尚幼，先封镇国为北平王，以国俗尚阿剌罕公主。太祖征西域，以孛要合从，阿剌罕留漠南，号监国公主。公主明敏有智略，侍女数千人给事左右，军国大事，虽木华黎国王亦咨稟而后行。

镇国卒，子聂古伯嗣。尚睿宗女独木干公主，略地江淮，卒于军中，赐兴州民千户余给其丧。

孛要合自西域返，封北平王，仍约世婚，敦朋友之好，号按达忽答，译言亲好也。复尚阿剌罕公主。孛要合三子，皆侍妾所出，曰君不花，曰爱不花，曰拙里不花。君不花尚定宗女叶里密失公主，从宪宗攻宋合州。宋人乘壁而诟，有傍坐张盖者，矢石莫能及。君不花一箭殪之，遂平其垒。卒，谥忠襄。三子：曰囊家台，曰乔邻察，曰安童。

囊家台尚亦怜真大长公主，封赵王，卒，谥忠烈。子马札罕，尚桑哥八剌大长公主。泰定元年，封赵王，泰定帝崩，起兵讨大都，兵败被执而死。

乔邻察，尚宗王阿只吉女回鹘公主，封赵王。卒，谥康僖。

爱不花，尚世祖季女月烈公主。中统初，从征阿里不哥，败叛将阔不花于按檀火尔欢。三年，从亲王拔绰、诸王帖哥围李璫于济南，当城南一面。贼数出南门。辄为爱不花所隙。璫伏诛，又从丞相伯颜征西北叛王，败撒里蛮于孔古烈。卒，谥武襄。爱不花四子，皆月烈公主所出，曰阔里吉思，曰也先海迷失，早卒，曰阿里八，曰术忽难。爱不花卒，阔里吉思嗣。

拙里不花，镇云南，卒。子火思丹，尚宗王卜罗出女竹忽真公主。

阔里吉思，性勇毅，习武事，尤笃好儒术，筑万卷堂于私

第，日与诸儒讨论经史，阴阳、术数，靡不通晓。在北边为庙以祀孔子，表贺圣节独用汉文。尚裕宗女忽答迭迷失公主，继室以成宗女爱牙失于理公主。奉命驻和林，防叛王海都。至元三十四年，诸王也不干叛，东附乃颜。阔里吉思率千余骑，昼夜兼行，旬日追及之。方暑，北风大作，左右以风势不顺，请待之。阔时吉思曰：“夏得北风，天赞我也。”策马径进，贼大败，也不干以数骑遁走。阔里吉思身中三矢，一矛断其发。凯旋，赐黄金三斤、白金千五百斤。

成宗即位，封高唐王，赐金印。驸马封王，自阔里吉思始也。是时，海都、笃哇屡扰北边，阔里思请往讨贼，成宗不告许。再三请，乃许之。濒行，誓曰：“不平西北，吾马首不南。”大德元年，遇贼于伯牙思之地，众请俟大军毕至，与之战。阔里吉思曰：“大丈夫报国，而待人耶！”即整军而进，大败之。诏赐世祖所服貂裘、宝鞍，及缯锦七百匹，介冑军器有差。

二年，诸王将帅议防边，皆曰：“贼往岁不冬出，可休兵境上。”阔里吉思曰：“不然，今秋候骑渐少，所谓鸷鸟将击，必匿其形，备不可缓也。”众不谓然，阔里吉思独严兵以待。是冬，笃哇、彻彻秃等果出兵，袭合剌合塔之地。阔里吉思三战三却之，乘胜逐北深入，马蹶被执。贼诱使降，不从，又欲以女妻之，阔里吉思毅然曰：“我帝婿也，非帝后命而再娶可乎！”贼不敢逼。成宗悯阔里吉思陷贼，欲遣使询其消息。其家臣有阿昔思者，众称其可用，乃遣阿昔思使于笃哇，遇之糴入中。阔里吉思一见，即问：“两宫安否？”次及其嗣子。语未毕，为左右引去。阔里吉思竟不屈而死。

九年，赠推忠宣力崇文守正亮节保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驸马都尉，谥忠献。并追赠曾祖阿刺兀思高唐忠武王，祖孛要合高唐武毅王，父爱不花高唐武囊王。

以子术安幼，诏阔里吉思弟术忽难袭高唐王，尚宗王兀鲁女叶绵干真公主，卒，继尚宗王奈刺不花女阿实秃忽鲁公主。术忽难才识英伟，善抚众，境内又安。痛阔里吉思死节，表请恩恤。又请翰林学士承旨阎复勒其事于碑。教养术安过于己子。至大元年，术忽难进封赵王。时术安已长，术忽难以王位让之。术安既袭赵王，尚晋王甘刺麻之女阿刺的纳八刺公主。一日，召王傅脱欢、司马阿昔思谓之曰：“先王旅殡卜罗，荒远之地，神灵靡托，吾痛不欲生，若得请于朝归葬先茔，吾死瞑目无憾矣。”二人白其事于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，奏闻，武宗嘉欢曰：“术安孝子也。”赐阿昔思黄金一瓶，与脱欢子失忽都鲁、术忽难子阿鲁忽都、断事官也先等十九人，驰駟以往，复赐从者钞五百贯。淇阳王月赤察儿等遣兵六百人，护其行至殡所，启视面如生，遂归葬焉。

阿里八 尚宗王完泽女奴伦公主。镇国子聂古台尚拖雷女独木干公主，袭北平王，追封郾王，无子，以术忽难嗣。术忽难以赵王让还术安，而已还袭郾王，卒，谥忠襄。

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，亦都护者，畏兀儿国之王号也。畏兀儿即唐之回鹘，以和林为王庭。会昌中，加鹘内乱，又为邻国所攻，焚其牙帐，诸部溃散。余众徙于火州，兼有别失八里之地，北至阿术河，南接夏之肃州，东至兀敦、甲石哈，西界吐番，改称畏兀儿。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父月仙帖木儿，为西辽属国。

及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嗣位，西辽主直鲁古使其太师僧沙均监其国，恣睢自擅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不能堪，用国相叱理伽帖木儿计，结蒙古为外援，遂杀沙均，遣其臣别吉思与阿邻帖木儿等来纳款，时太祖四年也。受命未行，适太祖遣使者安鲁不也奴等至其国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大悦，厚礼之，命别吉思

等偕使者入朝，至辞曰：“闻往来人言，可汗雄威大度，善抚百姓，方弃哈刺契丹旧好，遣使通诚，并以古儿汗国情上达。不意远辱天使先临下国，譬云开见日，冰泮得水，喜不知胜。而今而后，愿率部众为臣为子。竭犬马之劳。”

是时，蔑儿乞脱黑脱阿中流矢死，其子忽秃等函其父首渡额儿的失河，将来奔，先遣其属额不干通款于畏兀儿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之。忽秃至，与畏兀儿人战于斡河，败走。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知蔑儿乞为太祖深仇，别遣使者曰阿儿思兰斡乞，曰忽察鲁斡乞，曰孛罗的斤，曰亦难海牙，轻骑出别吉思等之前来告捷。既而别吉思等偕安鲁不也奴等亦至。太祖大悦曰：“亦都护果能输诚戮力于我，仍遣安鲁不也奴等往劳，且征方物。”寻遣使赉珍宝方物入贡。

六年春，觐太祖于客鲁涟行宫，奏言：“倘恩顾臣使远近知臣得托陛下襟带之间，附四子之末，幸甚！”太祖感其言，字以皇女阿勒可敦公主，序在第五子之列。

十四年，车驾亲征西域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万人从行，与皇子术赤同克养吉干城。奉命率所部先归。后又从征西夏，有功。初，太祖以阿勒可敦公主字巴而术阿而忒的斤。其正妃妒，不令娶。迨妃死，太宗即位，方议遣公主下嫁，公主旋卒。未几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卒。

子怯石迈因嗣。卒，弟萨仑的斤嗣。宪宗初，萨仑的斤来朝。别失八里有造飞语者谓：萨仑的斤欲尽杀奉天方教方之部民，其仆讐于官。时赛甫曷丁监治别失八里，要萨仑的斤归，询之，无其事。然其仆犹坚证之，事闻于朝，命忙哥撒儿覆按。刑讯萨仑的斤诬服，乃杀之。命其弟玉古伦赤的斤代立。宪宗方有嫌于太宗子孙，凡太宗旧人在畏兀儿者，缘此斥逐殆尽。玉古伦赤的斤卒，子马木刺的斤嗣，率探马赤万人从宪宗入蜀，

围合州，师还，卒。

至元三年，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儿的斤嗣。后为都海所攻，畏兀儿部众迸散，诏火赤哈儿的斤收抚之。二十二年，笃哇、卜思巴率兵十二万，围火洲，声言：“阿只吉、奥鲁赤有众三十万，犹不能抗我，汝敢以孤城拒我乎！”火赤哈儿曰：“吾祖宗世国于此，生为吾家，死为吾墓，终不能从尔也。”围六月，不解。笃哇以书系矢射于城中曰：“我亦太祖诸孙，何以不附我。且汝祖曾尚公主，没能以女与我，则罢兵。不然，且亟攻汝。”火赤哈儿曰：“吾岂惜一女，不救民命。合吾终不见之。”出其女也立亦黑迷失，厚载以茵，缒城下与之。笃哇乃解去。后火赤哈儿入朝，世祖嘉叹。尚定宗女巴哈儿公主，并赐钞二十万锭赈其民。火赤哈儿以火州荒残，徙于州南哈密力之地。兵力寡弱，北军奄至，战歿。三子：纽林的斤，次钦察台，次雪雪的斤。

纽林的斤尚幼，诣阙请兵为父复仇，世祖壮其志。尚太宗女孙不鲁罕公主，公主卒，尚其妹八卜叉公主。诏纽林的斤留永昌，俊与北征诸将同发。会吐番脱思麻作乱，命以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领本部探马赤万人镇吐番。至大初，召还，嗣为亦都护，赐金印。延祐三年，始稽故实，封为高昌王，别赐驼纽金印，为设王傅官。其王印行于汉地，亦都护印行畏兀儿境内。八卜叉公主卒，继尚安西王阿难答女兀刺真公主。复立畏兀儿城。五年，卒。三子：曰帖木儿补化，曰箴吉，曰太平奴。

帖木儿补化，大德中尚阔端太子女孙朵儿只思蛮公主。至大中，从父入朝，留备宿卫，又事皇太后于东胡。以中奉大夫领亦都护事。又出为巩昌等处都总帅达鲁花赤，护王位于叔父钦察台，辞不受，乃嗣为高昌王。至治中，领甘肃诸军仍治本部。泰定中，召还。自此畏兀儿之地入于察合台后王。帖木儿

补化旋奉命与威顺王宽彻不花等分镇襄阳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、湖广行省平章事。致和元年，以怀王命召至大都，佐平内难。时湖广行省左丞有罪，诏诛之，帖木儿补化为之申请，竟获免。其人素与帖木儿补化不协，皆服其雅量。留拜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、录军国重事、知枢密院事，以亦都护高昌王让其弟箴吉。天历二年，拜中书左丞相。三月，改太子詹事。十月，又拜御史大夫，改知枢密院。元统元年，再为御史大夫。后至元六年，拜中书左丞相，监修国史。至正元年，罢。十一年，有谮帖木儿补化于丞相脱脱者，诬以谋害大臣，脱脱奏杀之，并杀御史大夫韩嘉纳，又欲杀帖木儿补化弟太平奴。刑部尚书宋文瓚以无信谏驳之，始获免。

箴吉，至顺二年以亦都护高昌王护太平奴。卒，子月鲁帖木儿袭。卒，子桑哥袭。

雪雪的斤，驸马都尉、中书右丞相，封同昌王。子朵儿的斤，驸马都尉、江浙行省丞相，封荆南王。朵儿的斤子伯颜不花的斤。

伯颜不花的斤，字苍崖，倜傥好学。初用父荫，同知信州路事。又移建德路。徽州贼犯遂安，伯颜不花的斤将义兵败之，又擒淳安叛贼方清之，以功擢本路总管。至正十六年，授衢州路达鲁花赤。明年，行枢密院判官。阿鲁灰引兵经衢州，军无纪律，所过剽掠。伯颜不花的斤曰：“阿鲁灰以官军而为民患，此国贼也。”乃帅兵逐之出境。迁浙东都元帅，守衢州。顷之。擢江东道廉访副使。

十八年二月，江西陈友谅遣贼党王奉国等号二十万寇信州。明年正月，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之，奉国败走。时镇南王大圣奴、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，闻伯颜不花的斤至，开门出迎，罗拜马前。伯颜不花的斤登城四顾，誓以破贼自许。

后数日，贼复攻城，伯颜不花的斤大飨士卒，约曰：“今日破贼，不用命者斩。”乃命裨将大都閫将阿速诸军及民兵为左翼，出南门；高义、范则忠将信阳一军为右翼，出北门；自与忽都不花将沿海诸军为中军，出西门。直入贼营。斩首数千级。贼乱，几擒奉国。援贼突至，忽都不花复勒兵力战破之。

二月，友谅弟友德营于城东，绕城植木栅，攻我益急，又遣伪万户周伯嘉来说降。高义潜与贼通，给忽都不花等，谓与奉国相见，则兵衅可解。忽都不花信之，率范则忠等十人往见，奉国囚之不遣。明日，奉国令高义以计来诱伯颜不花的斤。时伯颜不花的斤坐城上，见高义单骑来，伯颜不花的斤谓曰：“汝诱十帅，无一人还，今复来诱我耶？我头可断，足不可移”。乃数其罪斩之。由是，日夜与贼鏖战。

夏四月，有大呼于城下者曰：“有诏。”参谋海鲁丁临城问：诏自何来？”曰：“江西来。”海鲁丁曰：“此贼耳。吾元朝臣子，可受尔伪诏乎？”呼者曰：“我主闻信州久不下，知尔忠义，故来诏，尔徒守空城欲何为耶？”海鲁丁曰：“汝闻张睢阳事乎？”伪使者不答而去。伯颜不花的斤笑曰：“贼欲我降尔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吾计之熟矣。”时军民唯食草苗茶纸，既尽，括靴底煮食之，又尽，掘鼠罗雀以食。

六月，奉国亲来攻城，昼夜不息。贼穴地百余道，或鱼贯梯城而上。万户顾马儿以所部叛，城遂陷。席闰降，大圣奴、海鲁丁皆死之。伯颜不花的斤力战不姓，乃自刎。

其都将蔡试尽杀妻子，及蒋广与贼巷战。试遇害，广为奉国所执。贼爱广勇敢，诱之降。广曰：“我宁为忠死，不为降生。汝等草寇，吾岂屈汝乎？”贼怒磔之。

有陈受者，信州人，伯颜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，募为义兵。战败，为贼擒，骂不屈，贼焚杀之。

先是，伯颜不花的斤援信州，尝南望泣下曰：“我为天子司宪，知上报天子，下拯生民，余皆无可恤，所念者太夫人耳”。即日入拜其母鲜于氏曰：“儿今不得事母矣。”母曰：“尔为忠臣，吾即死复何憾？”鲜于氏，太常典簿枢之女也。伯颜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间道入福建，以浙东廉访司印送行御史台，力守孤城而死。事闻，赐谥曰桓敏。

史臣曰：“阿刺兀思、巴而术阿而忒的斤，咸早识真主，自托于肺附之列，宜可以凭藉恩宠，世为藩臣。乃阿刺兀思部人所杀，亦都护之疆域亦见并于强邻，虽其子孙不失富贵，然社稷则墟矣。殆所谓积弱之余，不能自振者欤。”

卷一百十列传第十四

札木合塔而忽台

脱黑脱阿

札木合，札只刺氏。太祖九世祖孛端察儿生札只刺歹，其母乃札儿赤兀惕兀良合之妇，已有身，为孛端察儿所掠，及生子，名以札只刺歹，义谓他人子也，是为札只刺氏之祖。札只刺歹生土古儿歹，土古儿歹生不里不勒术鲁，不里不勒术鲁生合刺合答安，合刺合答安生札木合。

札木合幼与太祖亲密，约为按答。太祖十一岁，于斡难河冰上为髀石之戏，札木合以狍子髀石赠太祖，太祖以灌铜髀石报之。又与太祖习射，以牛角髀箭赠太祖，太祖以柏木髀头髀箭报之。二人情好甚笃。

烈祖卒，部众多叛去，札木合亦率所部归于泰亦兀赤。太祖光献皇后为蔑儿乞人所掠，太祖求救于王汗，约札木助太祖。太祖使合撒儿、别勒台告于札木合，札木合允之，且曰：“吾闻三种蔑儿乞：托黑脱阿在不兀刺客额儿之地，答儿兀孙在斡儿洹、薛凉格两河间塔勒浑阿刺勒之地，答儿马刺在合刺只客额儿之地。若以猪鬃草缚筏，径渡勤勒豁河，至托黑脱阿所居，犹从天窗入室，其部众可袭而虏之。”议定，使王汗取道不儿罕合勒教，太祖待札木合于孛脱罕孛斡儿只之地。札木合率二万骑朔斡难河而西。来会师。既而，王汗与其弟札合敢不，分率二万骑，东逾不儿罕合勒教，趋太祖行营客鲁涟河源不儿吉之地。太祖至不儿罕山塔纳河边，逆王汗不遇，乃改道至乞沐

儿合阿因勒合刺合纳，始与王汗军合。遂溯斡难河源至孛脱罕孛斡儿只，则札木合已先三日至矣。札木合愠曰：“吾与人期会不避风雨，达达辈一诺如盟，何后也？”王汗愧谢。乃合军而北结筏夜渡勤勒豁河，袭蔑儿乞部众，大破之。脱黑脱阿与答亦儿兀孙遁走，获其妻孥，并执答儿马刺。太祖遂迎归光献皇后。王汗返土兀刺河之黑林，太祖与札木合返豁儿豁纳黑主不儿。

太祖以金带牝马赠札木合，札木合亦以金带有角白马赠太祖，重与太祖约为按答，岁余无间言。一日，太祖与札木合同游于忽勒答合儿崖，札木合曰：“吾缘崖而下，则放马者有营帐可居，至涧底，则牧羊者有水可饮，真形势之地也。”太祖不答。俟宣懿皇后至，告之。时光献皇后在侧，言于太祖曰：“吾闻札木合喜新厌旧，彼殆厌我矣。向所言。得勿有图我之意乎？不如去之。”太祖以为然，乘夜间行。西还滴阔纳浯儿。及太祖为可汗，使阿儿该合撒儿、察兀儿罕三人告于札木合，札木合以太祖之去归咎于阿勒坛、忽察儿之离间，以好言复太祖，然心实忌之。

后札木合之第给察儿居于斡列该不刺合之地，与太祖部下答儿马刺牧地相近。给察儿掠答儿马刺之马，答儿马刺追之，伏于马鬃上射杀给察儿，夺马而回。札木合怒，率所统十三部共三万人来伐。十三部者，曰泰亦赤兀、亦乞列思、兀鲁兀特、布鲁特、忙忽特、那牙勤歹、巴普刺思、巴阿邻歹、合塔斤、撒勒只兀特、朵儿边、塔塔儿及札答兰本部也。是时，太祖在古连勒古之地，驸马孛秃父捏坤在泰亦兀赤部下，遣使来告变。太祖亟召集部众，为十三翼，以拒之。战于答兰巴泐渚纳。太祖兵败退。札木合断兀歹部人察合刺安之首，系于马尾而去。

辛酉，宏吉刺、亦乞列思、豁罗刺思、朵儿边、塔塔儿、

撒勒只兀待、合塔斤等部会于刊河，立札木合为古儿汗。至秃拉河，举足蹋岸土，挥刀斩林木，而誓曰：“有泄此谋，如土崩，如木断。”遂潜师来袭。有火力台者闻之，以语其妻舅麦儿吉台。麦儿吉台使告于太祖，骑以剪耳白马。夜经一古阑，其将曰忽兰把阿秃儿，曰哈刺蔑儿巴歹，见而执之。然二将亦心附太祖，赠以良马使去。火力台遇载札木合白帐者，疾驰得免，见太祖具告其事。太祖自古连勒古起兵，迎战于亦提火儿罕之地，大败之，札木合遁走。

明年，札木合又合乃蛮、蔑儿乞、斡亦刺、泰亦儿赤、朵儿边、塔塔儿、合塔斤、撒勒只兀特诸部攻太祖，太祖与王汗合兵拒之。太祖以阿勒坛等为前锋，王汗使其子桑昆为前锋。阿勒坛漏师于札木合将阿不出。次日，两军阵于阔亦田之地，札木合军中有不亦鲁黑、忽都合者，能以巫术致风雨，欲顺风纵击太祖。忽反风，雨雪，天地晦冥，诸部兵不能进，多坠死涧谷中。札木合见事败，乃言：“天不佑我！”策马溃围而去。诸部皆溃散。札木合遂大掠合答斤等部。自此札木合不能复振，降于王汗。

太祖与王汗伐乃蛮。札木合言于王汗曰：“帖木真按答曾遣使于乃蛮，今迁延不进，必与乃蛮通。”王汗始疑太祖。

及太祖灭王汗，札木合复奔于乃蛮。太祖亲征乃蛮，札木合见太祖军容甚盛，谓太阳汗曰：“汝初视蒙古兵如鞬勒羔儿，谓蹄皮亦不留。今吾观其气势，殆非昔比矣。”遂引所部遁去，又遣使以乃蛮军事告于太祖。太祖擒杀太阳汗，朵儿边、塔塔儿、合塔斤、撒勒只兀惕等部皆降。

札木合部众尽溃，率左右五人遁入倘鲁山。一日，左右炙羴羊而食，札木合呵之，五人怒，乃缚札木合致于太祖。札木合使谓太祖曰：“鴉获家鷲，奴执主人，按答必有以处之。”

太祖以辜恩卖主，不可恕，并其子孙诛之，命莅杀五人于札木合之前。使人谓札木合曰：“我昔与汝为按答，如车之有辕。汝自离我而去，今又相合，可以从我矣。”札木合曰：“吾两人自幼为按答，因为人离间，故参差至此。吾羞赧不敢与按答相见。今按答大位已定，如不杀我，则似领有虱，衿有刺，必使按答不能安寝，愿赐速死为幸，若使不见血而死，吾魂魄有知，犹当护按答子孙。”太祖乃令其自杀。或云太祖卜杀札木合不入，及送于伊而乞歹，伊而乞歹截其手足。札木合曰：“此事之当然，使我获彼，亦必出此也。”札木合谲诈有口辨，时人以薛禅称之。尝为蔑儿乞人所败，只余三十人，无所归。使人告脱黑脱阿，请为其子；许之。乃往依脱黑脱阿。一日，见树间有雀巢，默识之。越日，复过其地，乃谓众曰：“前年我至此，见有雀哺穀于此树，不知是此否？”往视之，果有雀巢；众服其强记。后脱黑脱阿独居一帐，无左右，札木合与三十人径入。脱黑脱阿疑惧，问其来何为。札木合曰：“我来视护卫何如耳。”脱黑脱阿益惧，以金杯酌马潼于地，与之盟，尽返其部众焉。

时太祖仇人附札木合者曰泰赤兀赤部长塔而忽台，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，俱为太祖所灭

塔见忽台，太祖五世祖海都次子扯儿黑领昆之后。令稳，辽官名，蔡古语讹为领昆。领昆长子莎儿郭都鲁赤那，与托迈乃汗同时。其子俺巴亥，继哈不勒之汗位，娶妇至塔塔儿部。塔塔儿执之，送于金，金人杀之。俺巴亥子哈丹太石。哈丹太石子布达归附太祖。布达子速敦诺颜领速而图斯部众。塔而忽台乃泰赤兀阿达尔汗之子，与同祖兄弟忽力儿把阿秃儿、盎库兀库楚，皆为泰赤兀部长。初，阿达尔汗与烈祖亲好，继而不叶，至以兵相攻。

烈祖崩，太祖方十三岁，塔而忽台兄弟强盛，太祖部众多叛从泰亦赤兀。札木合赤归之。于是塔而忽台遂与太祖相仇。塔而忽台性很毒，人称之为开勒而秃克。太祖尝为所获，枷太祖项，一老枢怜之，为梳发，以毡裹其项。既而，太祖逸去，遇速而图斯人锁而干失刺救之，事具《赤老温传》。

后札木合与塔而忽台等集三万人攻太祖，战于答兰巴渚纳，太祖失利。泰亦赤兀部下朱里耶人出猎，遇太祖于乌者儿哲儿们山。朱里耶队以粮糗不给，已归其半。太祖坚留之。次日，再猎，分以饮食，复驱兽向之，俾多获。朱里耶人感之，相谓曰：“泰亦赤兀薄待我。帖木真素与我疏，乃厚我如此，真人君之废也。”其部长遂率所部来归。诸族皆谓泰亦赤兀无道，帖木真能抚众，亦相率降附。

巴邻部长述儿哥图额不干与其子纳牙阿擒塔而忽台，欲献于太祖，中道复纵之，惟父子来降。太祖义之。

时蔑儿乞酋脱黑脱阿遣使纠合泰亦赤兀各部，塔而忽台、忽都答儿、忽里儿把阿秃儿、盎库兀库楚等，共会于斡难河沙漠中。太祖与王罕兵至，败之，追及于特秃刺思之地。赤老温以枪掷塔而忽台，中之，坠马。塔而忽台曰：“我固当死，然为锁儿干失刺之子标枪中我，我死不甘心。”遂为赤老温所杀。忽都答儿亦死。盎库儿库楚奔巴儿古真，忽里儿把阿秃儿奔乃蛮。泰亦赤兀部遂灭。

脱黑脱阿，蔑儿乞部长也。蔑儿乞为白达达之一种，一名兀都亦，又曰梅格林，居鄂勒昆河、色楞格河之间。脱黑脱阿为兀都亦部长。兀都亦之别部：曰兀洼思，塔亦儿兀孙为部长；曰合阿惕，答儿马刺为部长。是为三种蔑儿乞。

先是，脱黑脱阿之弟也客赤列都娶于斡勒忽纳氏，曰诃额仑；返至中道，遇烈祖与其兄捏坤太石，弟答里台，劫之，也

客赤列都惧而逃。烈祖以诃额仑归纳之，是为宣懿皇后。故脱黑脱阿仇烈祖父子。

蔑儿乞部众喜掠人勒赎，太祖幼尝为所掠赎归。及娶光献皇后孛儿台，脱黑脱阿率部众来袭，太祖匿于不而罕山，获孛而台，以妻赤列都之弟赤勒格儿。太祖求援于王汗及札木合，大败蔑儿乞之众，获答儿马刺，迎孛儿台以归。有蔑儿乞人猎于勤勒豁河，见兵至，走告脱黑脱阿，故脱黑脱阿与塔亦儿兀孙得逸去，奔于巴儿忽真。赤勒格儿谓孛儿台曰：“我如慈乌欲食雁与鹞老，宜有此祸也。”亦挺身走免。

丁巳，太祖与王汗合兵攻蔑儿乞，战于孟察之地，悉以俘获归于王汗。

戊午，王汗复自攻脱黑脱阿于不兀刺客额儿之地，杀其长子土古思，又获其二子忽图、赤老温，脱黑脱阿复奔巴儿忽真。

辛酉。脱黑脱阿遣忽敦忽儿章与泰亦兀赤等部会于斡难河沙漠中，太祖与王汗兵至，败之。脱黑脱阿从札木合及乃蛮不鲁黑汗等合众来攻，又为太祖与王汗所败。

甲子，太祖亲征乃蛮，脱黑脱阿以兵助太阳汗。太祖擒杀太阳汗，脱黑脱阿遁走。

冬，太祖再征蔑儿乞至塔而合，塔亦儿兀孙来降，献女忽兰可敦，谓部众无马不能从。太祖令散其众于辎重后营，每营百人，以分其势。后其众复叛去，塔亦儿兀孙逃至呼鲁哈卜察之地，筑城以守。太祖遣博尔忽、沈伯率右翼兵讨平之，以其妻土拉基乃赐太宗。太祖围脱黑脱阿于台哈勒忽儿罕，尽取麦丹、脱塔黑林、哈俺诸部众，脱黑脱阿与其子奔于不亦鲁黑。

太祖元年，不亦鲁黑败死，脱黑脱阿与太阳汗子古出鲁奔也儿的失河。

三年，太祖以卫拉特人为向导，至也儿的失河。脱黑脱阿

中流矢死，部众溃，渡也儿的失河溺死大半。其子忽图、赤老温、赤攸克、呼图罕蔑而根不能得父全尸，函其首去，奔于畏兀儿。畏兀儿不纳，与急图等战于斡河，逐之。忽图等奔钦察。

十一年，太祖命速不台征之，用铁钉密布车轮上以利山行。复命脱忽察儿率二千骑同往。至吹河，尽歼其众，生擒呼图罕蔑而根，槛送于术赤。术赤命之射，首矢中的，次矢劈首矢之髀，而亦中的。术赤大喜，驰使告太祖，请赦之。太祖曰：“蔑而乞，吾深仇。留善射仇人，将为后患。”仍命术赤杀之。史臣曰：“札木合率十三部之众，与太祖争衡，可谓劲敌矣。然矜凶挟狡，反覆先常，卒为左右所卖，非不幸也。泰亦兀赤或谓出于勃端察儿之孙纳勤，拉施特曰：‘蒙古金字谱，泰亦兀赤之祖为扯而黑领昆，纳勤救海都免于札刺亦之难，其牧地又近于领昆，故讹为泰亦兀赤之祖焉。’”

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十五

客烈亦王罕桑昆
札合敢不乃蛮太阳罕
不月鲁克古出鲁克
抄思别的因

客烈亦部，未详所出，或谓始居唐麓岭北谦谦州之地，后徙于土拉河。相传其祖生子七人，面黝黑，蒙古语黑为喀喇，故名其部为喀喇，又讹为客烈。后族类繁衍。如只儿起特、董鄂亦特、土马乌特、萨起牙特、哀里牙特，皆其支派；而统名为客烈亦特。言语风俗，大率类蒙古。

其酋有默尔忽斯不亦鲁罕，为塔塔儿部酋孛斡乌尔不亦鲁黑所诱执，献于金，金人钉于木驴毙之。默尔忽斯之妻思复仇，伪降于塔塔儿，愿往献牛酒。孛斡乌尔许之。乃馈牛十、羊百、皮囊百，皮囊不盛酒而藏壮士于内。孛斡乌尔宴之，壮士自囊中突出，杀孛斡乌尔而返。默而忽斯二子：一曰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，一曰古儿堪。默尔忽斯死于金，忽儿察忽思嗣。生八子，脱斡邻勒最长。

脱斡邻勒七岁，尝为蔑儿乞人所掠，使舂碓，忽儿察忽思赎归。十三岁，又尝同其母为塔塔儿人所掠，使牧驼、羊，乘间逸去。忽儿察忽思卒，脱斡邻勒嗣。脱斡邻勒助金人征塔塔儿和有功，受王封，故部众称为王罕，王罕性猜忌，好杀，以事诛其弟台帖木儿、不花帖木儿，又欲杀母弟额儿格喀刺，额儿格喀刺奔乃蛮。其叔父古尔堪举兵逐之，王罕败遁哈喇温山，

纳女忽札兀儿于蔑儿乞酋脱黑脱阿，假道奔于烈祖。烈祖伐古尔堪，古尔堪奔西夏，王罕复其有部众，以是德烈祖，约为按答。

烈祖崩，所部多叛归泰亦兀赤。太祖既壮，娶皇后孛而台，新妇觐诃额仑太后，以思貂裘为贽。太祖用其贽以谒王罕于哈喇屯，王罕大悦，温言抚慰，许为收集旧部。未几，蔑儿乞修烈祖旧怨，袭攻太祖，掠孛而台而去。太祖求救于王罕，并约札只刺部长札木合为应，大败蔑儿乞，迎后返。或云王罕有一妃，为后之妹，蔑儿乞人送后于王罕，王罕乃归之太祖焉。王罕为太祖父执，太祖尊之如父，至是情好益笃。

金遣宰相完颜襄讨塔塔儿，谕游牧诸部出兵。太祖与王罕攻杀塔塔儿部酋蔑古真薛兀勒图，由是王罕受封于金为夷离堇，译义王也。

既而，王罕弟额儿格喀刺以乃蛮兵攻王罕，王罕奔西辽，闻太祖强盛，思归于太祖。道远粮绝，仅有五乳羊，以绳勒羊口，夺其乳饮之，刺囊驼血为食。独骑眇一目之马，行至客苏孤淖尔。太祖往迎之。令各部分以牛羊，宴王罕于图而阿河滨。遂与王罕合兵攻布而斤，又合攻蔑而乞，太祖分所获于王罕。王罕势渐振，再往攻蔑儿乞，杀脱黑脱阿长子土古思，获其忽秃黑台、察勒浑二女，又降其二子忽图、赤老温，俘虏甚众，无所遗于太祖。

金承安四年，又与太祖合攻乃蛮，乃蛮不亦鲁黑罕奔于谦谦州，其部将可克薛兀撒卜刺黑不援，战竟日，胜负未决，王罕夜焚火于原，清移其众以去。太祖不得已，亦退至撒里罕哈儿之地。可克薛兀撒卜刺黑追王罕，遇其弟必而嘎、札合敢不，获二人之妻子，又入客烈亦界搭而都阿马合拉之地，大掠。王罕使其子伊而克桑昆御之，又乞援于太祖曰：“乃蛮掠我部众，

我子能以四良将助我乎？”四良将者，博尔术、木华黎、博尔忽、赤老温也。太祖遣四人赴援。未至，桑昆已败，其部将的斤火里、赤土儿干约塔黑俱战没。博尔术等反败为胜，尽夺所获以归王罕。王罕大悦，遣使告太祖曰：“昔也速亥俺答曾救我，今其子帖木真复然。欲报之德，惟天知之。吾老矣，一子伊而克孤立，若令伊而克兄事帖木真，是吾不啻有二子，可以高枕卧矣。”遂会太祖于忽刺阿讷兀之地，重申父子之盟，矢之曰：“有敌同征，有兽同猎，毋为谗言所间。”未几，蔑儿乞酋脱阿使其二弟忽敦忽而章，约泰亦兀赤部长盗库儿库楚等，在沙漠中相会。王罕与太祖攻败之，事具《塔而忽台传》。太祖军威大振，蒙古别部皆畏惧不自安。

承安五年，喀答斤、萨而助特、都尔班、宏吉拉特与塔塔儿部众会议，杀一马、一牛、一犬、一牡羊，立誓共袭太祖。已而宏吉拉特部长背约，遣使告于太祖。太祖与王罕自库而各湖进，至不月儿湖，大败之。

是年冬。王罕沿克鲁伦河至库塔海牙之地。札合敢不与王罕部将阿勒屯阿速儿、额勒忽秃儿，伊儿晃火儿、忽勒巴里、纳邻太石等窃议曰：“吾兄心性无常，杀戮诸弟殆尽，又虐我部众，今将何处以之？”阿勒屯阿速儿以其言密告王罕，王罕怒，尽执札合敢不及诸将至帐下，面诘之曰：“昔曰相誓云何？今汝曹如此，吾不与校也。”语毕，唾其面，帐下人亦唾之，而释其缚。阿勒屯阿速儿出语人曰：“吾亦与谋，惟不忍于故主，故告之。”后王罕屡责札合敢不，谓：“汝心最叵测者。”札合敢不自安，与额勒忽秃儿、伊儿晃光儿、纳邻太石奔乃蛮。

札木合忌太祖与王罕并力难制，至是侦知二人分兵，乃会宏吉刺等十有一部盟于刊河，欲袭攻太祖，为太祖所败。王罕

中立不相助也。跃而不亦鲁黑、脱黑脱阿等父合兵攻太祖。太祖乞援于王罕。王罕以兵来会。太祖与王罕自库而库夷河至额喇温赤敦山，桑昆殿后。行及山之隘口，不亦鲁黑已至，见桑昆兵少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是可聚而歼之。”遣其将阿忽出及脱黑脱阿之弟为前锋。未阵，桑昆兵已逾隘。不亦鲁黑等从之，遇风雪不能进，乃退至奎腾之地，士马冻死无算。札木合率所部归于王罕。是时，太祖与王罕同居阿拉儿之地，金泰和二年也。冬，太祖又移帐于阿儿怯宏哥儿之地，王罕西还者额儿温都儿、折儿合不赤孩。太祖欲为术赤聘王罕女超尔别乞。王罕欲为其孙库世布喀聘太祖女库勒别乞。独桑昆不欲曰：“吾妹至彼家，北面倚户立；彼女来，南面正坐，可乎？”不许。由是太祖与王罕有隙。太祖怨王罕收纳札木合，告王罕曰：“吾等如白翎雀，他人乃告天雀耳。”蒙古称鸿雁为告天雀，意谓白翎雀寒暑居北方，鸿雁南北无常，喻札木合之反覆也。札木合亦与阿勒坛、忽察儿、合儿答乞歹、额不格真那牙勤、雪格额台、脱斡邻勒、合赤温别乞等说桑昆曰：“帖木真与乃蛮通举动如此，岂复可恃，若不早备之，且为君父子后患。”阿勒坛、忽察儿曰：“我为君讨诃额仑诸子可也。”额不格真那牙勤与合儿答乞歹曰：“我请为君缚其手足。”脱斡邻勒曰：“不如先虜其部众，失众则彼将自放。”合赤温别乞曰：“桑昆吾子欲何如？高者山，深者水，吾与汝共之。”桑昆遣撒亦罕脱迭额以札木合之言闻于王罕。王罕曰：“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，不足听。”桑昆又使人说之，王罕不为动。桑昆乃自见王罕曰：“吾父在，彼犹蔑视吾，如不可讳。吾祖父之业，彼能容吾自主乎？”王罕曰：“儿辈一家，何忍相弃。况彼有德于我，背之不祥。”桑昆拂然而出。王罕呼使反曰：“吾老矣，但思聚骸骨于一处，汝乃喋喋不已，好自为之，毋贻吾忧可也”。

桑昆遂决意杀太祖。

泰和三年，桑昆伪为许婚，邀太祖饮酒，欲伏兵杀之。蒙力克劝太祖勿往，太祖从之。桑昆见车不就，又欲乘太祖不备掩袭之。王罕部将也客扯阑归语其妻阿刺黑因特，且曰：“如有人告于帖木真，当若何酬之。”有牧人乞失力克送马潼至帐外，闻之，以告同牧者巴歹。二人即夜至太祖处告变。太祖移营于赛鲁特而奇特山，分兵至卯温都尔狄斯山侦敌。王罕兵至匿于红柳林中，适伊而乞歹奴牧马见之，奔告太祖。太祖在客兰津阿而忒之地，仓卒拒战。有忙古特部将畏答儿，请绕出敌后，树帜奎腾山上，为前后夹攻之计。从之。将战，王罕问札木合曰：“帖木真部下孰善战？”札木合曰“兀鲁兀特、忙古特也，一花纛，一黑纛，当者慎之。”王罕曰：“令我只克斤把阿秃儿合答吉当之，以土棉秃别干阿赤黑失仑及斡栾董合亦特巴阿秃儿、豁里失烈门太石率护卫千人为应，最后我以中军之士攻之，蔑不济矣。”然札木合知王罕非太祖敌，自引去，而阴以王罕军事输于太祖。及战，太祖果以兀鲁兀特、忙古特为前锋。合答吉率只克斤人冲其阵，不动。阿赤黑失仑以土棉秃别干兵继进，刺畏答儿堕马。兀鲁兀特将术赤台援之，阿赤黑失仑败却。斡栾董合亦特、失烈门太石并为兀鲁兀特一军所败。桑昆见事亟，径前搏斗，术赤台射之中颊，桑昆创甚。王罕乃敛兵而退。王罕怒责桑昆。阿赤黑失仑曰：“今日之战，忙豁仑部众大半从札木合暨阿勒坛、忽察儿，少半从帖木真。人无兼骑，去亦不远，入夜必宿林中，吾往取如拾马粪耳。”王罕以子受伤，不欲进兵，乃退舍于只惕豁罗罕沙陀。有塔儿忽人合答安答勒都儿罕自王罕处奔于太祖，以阿赤黑失仑之言告。太祖乃自答阑捏木儿格思之地，引军夹哈勒哈河而下，营于董嘎淖尔脱尔哈火鲁罕，是地水草茂美，因休息士马。

遣阿儿海者温告于王罕曰：“我今驻董格淖尔脱尔哈火鲁罕，水草皆足矣。父王罕，昔汝叔古儿堪责汝，谓‘我兄忽儿察忽思不亦鲁黑罕之位，不我与，而汝自据之。汝又杀台帖木儿太石、不花帖木儿二弟。’古儿堪及逐汝至哈刺温哈卜察，汝仅有数人相从。斯时救汝者何人？乃我父也。汝往哈刺不花，又往土拉坛秃朗古特，后由哈卜察尔而至古苏儿淖尔，以遇汝叔古儿堪。其时古儿堪在忽尔奔塔刺速特，势败而遁，自此入合申不复返。我父夺古儿堪之国以复于汝。由是结为按答，我遂尊汝为父。此有德于汝者一也。再者，父王罕，汝避居于日入之地，隐没于中，汝弟札合敢不在察富古特之地，我举帽招之，大声呼之，以致彼来，彼欲来，而蔑儿乞迫之。我遣将往援，杀薛撒别乞、泰出勒，则我又以汝故而杀我兄弟二人。此有德于汝者二也。再者，父王罕，汝如云中日影，缓缓而升，如火焰缓缓而腾，以来抗我。我不及半日，而使汝得食，不及一月，而使汝行衣。人问此何以故，汝宣告之曰：“在木里察克速儿，大掠蔑儿乞之辎重，悉以与汝，故不及半日而饥者饱，不及一月而裸者农。’此有德于汝者三也。曩者，蔑儿乞在不兀刺客额儿，我使人往覘脱黑脱阿虚实。汝知有机可乘，不告于我而自进兵，虏忽秃黑台哈教、察勒浑哈敦及其子忽图、赤老温，取其奥鲁思而无丝毫遗我。汝后与我共攻乃蛮，在拜答刺黑别勒赤儿之地，忽图、赤老温率其部众离汝而去，可克薛兀撒卜刺黑遂掠汝之奥鲁思。我令博尔术、木华黎、博儿忽、赤老温尽夺之归，以致于汝。此有德于汝者四也。昔者，我等在哈刺河滨与忽刺安必儿答秃兀特相近之卓儿格儿痕山，彼此明约，如有毒牙之蚌在我二人中经过，我二人必不为所中伤，必有辱舌互相剖诉，未剖诉之先，不可遽离。今有人谗构汝，并未询察，而即离我，何也？再者，父王罕，我如鸞鸟，自赤

而古山飞越捕鱼儿淖尔，擒灰色足之鹤，以致于汝。此鹤为谁，朵儿奔、塔塔儿诸人是也。我又如海东青鹤，越古兰淖尔，擒蓝色足之鹤以致于汝。此鹤为谁，哈答斤、撒儿助特、宏吉拉特诸人是也。今汝乃仗彼以惊畏我乎？此有德于汝者五也。父王罕，汝之所以遇我者，何一能如我之遇汝？我为汝子，曾未嫌所得之少。而更欲其多者，嫌所得之恶，而更欲其美者。譬如车有二轮，去其一则牛不能行，弃车于道，则车中之物将为盗有。系牛于车，则牛困守于此，将至饿毙，强欲其行而鞭箠之，徒使牛破额折项，跳跃力尽而已。以我二人方之，我非车之一轮乎？”

又使谓阿勒坛、火察儿曰：“汝二人疾恶我，将仍留我地上乎？抑埋我地下乎？我尝告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子及薛撒别乞、泰出二人，斡难河地詎可无主，我劝其为主而不从。我因汝火察儿为捏坤太石之子，劝汝为主又不从。汝等必以让我，我由汝等推戴，故思保祖宗之土地，守先世之风俗，不使废坠。我既为主，则我之心，必以俘掠之营帐、牛马、男女丁口悉分于汝，郊原之兽围之以与汝，山林之兽驱之以向汝也。今汝乃弃我，而从王罕！三河之地，我祖实兴，慎毋令他人居之。”

又使告脱忽鲁儿曰：“汝祖乃我祖俘为奴仆，故我称汝为弟。汝父之祖塔塔为扯勒黑领昆都迈乃所虏。塔塔生雪也哥，雪也哥生阔阔出黑儿思安，阔阔出黑儿思安生也该晃脱合儿，也该晃脱合儿生汝。汝思得我之基业，阿勒坛、火察儿必不汝与也。在昔王罕所饮之青马乳，我以起早，亦得饮之。汝辈殆由足妒我。我今去矣，汝辈恣饮之，量汝能饮几何也！”

又谓阿勒坛、火察儿曰，“汝二人今从我父王罕毋有始无终，使人议汝向日所为皆札兀特忽里之力也。今如有人以我故而痛我，将来亦必有人以汝故而痛汝。纵今岁不及汝等，明冬

将及汝等矣。”

又告王罕曰：“请遣阿勒屯阿速黑、忽勒巴尔二人为使，或一人来。昔者战时木华黎忙纳儿失银鞍辔黑马，请以归我。桑昆按答当遣必勒格别乞、脱端二人来，或一人，札木合按答、哈赤温、阿赤黑失仑、阿刺不花带、阿勒坛、火察儿亦各遣二人，否则遣一人。使人之来，可在捕鱼儿淖尔遇我。如我他适，则可在哈拔哈儿哈达儿罕之路寻我。”

使者既致各词，王罕曰：“彼言诚有理，惟我子桑昆有以答之。”桑昆曰：“彼称我父为好杀人之额不干，詈我为脱黑脱阿师巫，撒儿塔黑臣之羊衔尾而行。今日不能遣使，惟有一战。我胜则并彼，彼胜则并我耳。”即令必勒克别乞、脱端建旗鸣鼓，秣马以待。

太祖既遣使，遂率部众掠宏吉拉特而至巴泐渚纳。王罕亦徙帐于喀尔特库而格阿而特之地。有答力台斡赤斤、阿勒坛者温、火察儿别乞、札木合、忽勒巴里、苏克该、脱忽鲁儿、图海忽刺海、忽都呼特谋杀王罕。事觉，王罕先捕之。于是答力台、斡赤斤、忽勒巴里与撒哈夷特部、呼真部俱降于太祖。阿勒坛者温、火察儿别乞、忽都呼特、札木合奔乃蛮。

是年秋，太祖自巴泐渚纳誓师，将自斡难河以攻王罕。哈里兀答儿、察兀儿罕本在哈萨儿左右，太祖使往给王罕，伪言哈萨儿欲降。王罕信之，遣亦秃儿干盛血于牛角，往与之盟。三人行至中途，太祖兵亦至。哈里兀答儿给亦秃儿干下马，执献太祖。太祖付哈萨儿杀之。即日夜兼进，至彻彻儿温都尔，出不意攻之，尽俘其众。王罕方卓金帐，酌马潼高会，与桑昆率数骑突围走，仅以身免。行至中途，王罕曰：“不应与离之人。我自离之。今遽此厄，皆我二人之罪也。”至乃蛮界之捏坤乌孙，为守界将火力速八赤、腾喀沙儿所杀，送其首于太阳

罕。

桑昆亡去。经亦即纳城，入波鲁土伯特，日剽掠以自给。部人逐之，逃于兀丹、乞思合儿近地曰苦先察儿喀思每，为哈刺赤部酋克力赤哈刺获而杀之。桑昆本以父功，金人授为本部详稳官。语讹为桑昆。

王罕二子：长桑昆，次艾忽。艾忽子萨时哲。艾忽二女，嫁于皇孙旭烈兀。萨里哲女，嫁于诸王阿鲁浑。

王罕弟札合敢不，幼时尝为唐古特所虏，唐古特语谓雄强曰赞，丈夫曰普，故称君为赞普，语讹为札合敢不。札合敢不受唐古特封，而有是称，人遂呼以为名。太祖平乃蛮，札合敢不献二女以降。太祖纳其长女，以次女赐少子拖雷，即庄圣皇后也。札合敢不既降，以外戚之恩得自领部曲。已而叛去，术赤台以计诱执之。

乃蛮部，辽时始著，耶律太石西奔，自乃蛮抵畏吾儿，即此部也。基部初居于古谦河之傍，后益强，盛拓地至乌陇古河。乃蛮译为八，所据之地：一阿而泰山，一喀喇和林山，一哀略以赛拉斯山，一阿而帖石湖，一阿而帖石河，一阿而帖石河与乞里吉思中间之地，一起夕耳塔实山，一乌陇古河。故称其部曰乃蛮。其北境为乞里吉思，东为克烈，南为回纥，西为康里。

其酋曰亦难察贝而喀布库罕，以兵力雄长漠北。客烈亦王罕之弟额而帖合刺来奔，亦难察为出兵伐王罕，大破之。王罕奔西辽。亦难察卒，二子，一曰泰赤布喀，一曰古出古敦不月鲁克。初亦难察无子，祷于神而生泰赤布喀。亦难察嫌其阉弱，谓不能保其部众，及卒，泰赤布喀与不月鲁克以争父妾相仇，不月鲁克北徙于起夕耳塔实山。泰赤布喀居其父旧地，后受封于金为大王。蒙古语讹大王为太阳，故称为太阳罕。

太祖与王罕知其兄弟有衅，乘机攻不月鲁克至忽木升古儿、乌泧古河，不月鲁克之将也迪土卜鲁黑率百骑侦敌，马潼断，为太祖兵所执。进至乞湿泐巴失之野，不月鲁克拒战，大败，奔于谦谦州。其骁将撒卜刺黑称曰可克薛兀，译言老病人也，以兵援之，遇于拜答刺黑巴勒赤列之地，战一日，无胜负。王罕夜引去，太祖亦退。可克薛兀追王罕至伊库鲁阿而台之地，王罕弟札合敢卜殿后，为所袭，辎重、妻子皆失。别遣一军至帖列帖秃阿马撒刺，掠王罕部众。桑昆以中军追之，又为所败，流矢中桑昆马胯。桑昆坠马，几被执。太祖使博尔术等救之，可克薛兀始败去。

金泰和二年，不月鲁克与蔑儿乞、斡亦刺、泰亦兀赤、朵儿边、塔塔儿、合塔斤、撒勒只兀特诸部立札木合为罕，合兵攻太祖。太祖与王罕自兀而库夷河至喀刺温赤敦山，不月鲁克等从之，其部将能以术致风雨，欲顺风击我。忽风反，大雨雪，人马多冻死，遂大败而返。

又二年，太祖袭破王罕，王罕走至乃蛮界之捏坤乌孙，为守将火力速八赤腾喀沙儿所杀，白其事于太阳罕。太阳罕后母古儿别速，又为太阳罕可敦，闻之曰：“脱斡邻勒是东邻老王罕，取彼头来视之，若信，当祭以礼。”头至，置白毡上。乃蛮人有识之者，果王罕也。乃陈乐以祭之，其头忽有笑容。太阳罕以为不祥，蹴而碎之。可克薛兀退谓诸将曰：“割死王罕之头而蹴之，非义也。况近日狗吠声甚恶。事其殆乎。昔王罕尝指古儿别速言：此妇人年少，吾老且死，泰赤布喀柔软，他日恐不能保我部众。今古儿别速用法严，而我太阳罕顾性懦，舍飞猎外无他长。吾亡无日矣。”

太阳罕忌太祖势日强，欲用兵于蒙古。可克薛兀谏，不听。乃使其部将卓忽难告汪古部长曰：“我闻有北边林木中之主，

欲办大事。我知天上惟一日、一月、地下亦不得有两主。请汝助我为右手，我将夺其弓矢。”汪古部去遣使告于太祖，太祖议先攻之。

泰和五年春，会诸将于迭灭该河，众以方春，马瘦，俟马肥而后进。别勒古台请先发以制之。太祖从其言。进兵至乃蛮境外之哈刺河。乃蛮兵不至，不得战。

秋，再议进兵，以忽必来、哲别为前锋。时太阳罕亦遣兵为前锋，而自与蔑儿乞酋脱黑脱阿、客烈亦酋阿邻太石、卫拉特酋忽都哈别乞、札只刺酋札木合及朵儿奔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撒儿助等部连合驻于阿勒台河、杭海山之间。

太祖营有自马，鞍翻而逸，突入乃蛮军中。乃蛮皆谓蒙古马瘦。太祖进至撒阿里客额儿之地，部将朵歹言于太祖曰：“吾兵少。至夜，请使人各燃火五处为疑兵，以张声势。”太祖从之。乃蛮哨望者果疑蒙古兵大至，走告太阳罕。

太阳罕与诸将计曰：“蒙古马虽瘦，然战士众，亦不易敌。今我退兵，彼必尾追，则马力愈乏，我还而击之可以得志。”太阳罕子古出鲁克闻之，恚甚，曰：“吾父何畏蕙如妇人，达达种人吾知其数，大半从札木合在此，彼从何处增兵？吾父生长宫中，旦孕妇更衣、童牛啮草之地，身所不至。故惧为此言耳。”其将火力速八赤亦曰：“汝父亦难察从不以人背马尾响敌，汝恇怯如此，曷不使汝妇古儿别速来乎！惜可克薛兀老，吾兵纪律不严，得毋蒙古人应运将兴耶？”言毕叹息而出。太阳罕大怒曰：“人各有一死，七尺之躯辛苦相等，汝辈言既如此，吾前迎敌可也。”遂决战，渡斡儿洹河至纳忽岭东崖察乞儿马兀惕之地。

太阳罕与札木合登高瞭敌，见太祖军容严整，有惧色，退至山上陈兵自卫。札木合谓其左右曰：“乃蛮平日临敌，自谓

如宰小牛羊，自头至足不留皮革。汝等今视其能否？”遂率所部先遁。是日战至晡，乃蛮兵大溃。太阳罕受重伤，卧于地。火力速八赤曰：“今我等尚在山半，不如下为再战之计。”太阳罕不应。火力速八赤曰：“汝妇古儿别速已盛饰待汝得胜而回，汝盍速起。”亦不应。火力速八赤乃谓其部将十人曰：“彼如有丝毫气力，必不如此。我等与其视彼死，不如使彼视我等之死。”遂与诸将下山力战。太祖欲生致之，而不从，皆死。太祖叹息曰：“使吾麾下将士能如此，吾复何忧。”太阳罕既死，余众夜走纳忽岭，坠死崖谷者无算。太祖获古儿别速，调之曰：“汝谓蒙古人歹气息，今日何故至此。”遂纳之。朵儿奔、塔塔儿、哈答斤、撒儿助四部悉降。古出鲁克奔于不月鲁克。

太祖元年，亲征不月鲁克。不月鲁克方猎于兀鲁黑塔山，太祖兵奄至，杀之。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奔也儿的石河。

三年，太祖以卫拉特降酋忽都哈别乞为向导，至也儿的石河，阵斩脱黑脱阿，古出鲁克复奔西辽。

是时，西辽古儿罕为直鲁古。古出鲁克至西辽，将谒古儿罕，虑有变，令从者伪为己入谒，自立于门外俟之。适古儿罕之女格儿八速自外至，见其状貌，伟之。后询得其实，乃以女晃忽妻古出鲁克。晃忽年十五，性慧黠。以古儿罕喜谀，使古出鲁克迎合其意，古儿罕遂以国事任之。古出鲁克闻其父溃卒多藏匿于旧地，欲纠合部众，以夺古儿罕之国。乃言于古儿罕曰：“蒙古方有事于乞，不暇西顾。若我往叶密里、哈押立克、别失八里，招集溃卒，众必响应，可藉其力以卫本国。”古儿罕从之。古出鲁克既东，乃蛮旧众果闻命附从。又遇货勒自弥使者，约东西夹攻古儿罕。西军胜，则拓地至阿力麻里、和阗、喀什噶尔，东军胜，则拓地至费那克特河。议定，古出

鲁克即至鄂思忒，夺西辽之库藏，进攻八刺沙衮。古儿罕自出御之，古出鲁克败退。而货勒自弥之兵已至塔刺思，擒古儿罕之将塔尼古。八刺沙衮城守鄂思忒溃卒以象毁门而入，大掠三日。古出鲁克乘机再进，古儿罕战败，生获之。奉古儿罕为太上皇，篡其国而自立。越二年，古儿罕以忧卒。

古出鲁克既篡立，又纳西辽前宰相之女为妃，貌甚美，与正妃晃忽同信佛教。契丹本举国事佛，及耶律大石西迁，其地盛行回回教。大石听其信仰，不之禁，故上下相安。古出鲁克用其妃之言，定佛法为国教。谕其民奉佛，不行奉谟罕默德。自至和阗，招集天方教士辩论教理。有教士曰阿拉哀丁，与古出鲁克往复驳难，古出鲁克恚怒，置而缚之，钉其手足于门。又赋敛苛重，每一乡长家置一卒监之。于是民心瓦解，惟望蒙古兵速至。

太祖亦闻之，使哲别伐古出鲁克。哲别入西辽境，谕民各奉旧教勿更易，各乡长皆杀监卒应之。古出鲁克在喀什噶尔，兵未至先遁。哲别追及于撒里黑库尔，古出鲁克匿于苇拉特尼之山谷。哲别遇牧羊人询知古出鲁克踪迹，获而杀之。古出鲁克自太祖三年奔西辽，六年篡直鲁古，十四年为哲别所杀，距太阳罕之死已十有一年。

古出鲁克有子敞温走死。敞温子抄思幼，从母康里氏间行归太祖，给事中宫。年二十五，出从征伐。破代、石二州，不避矢石。太宗四年，从皇帝拖雷败金师于钧州之三峰山。论功，赐汤阴黄招抚等百十有七户，不受；复赐俘口五十、宅一区，黄金鞶带、酒壶、杯、盂各一，再辞，不许，乃受之。擢副万户，与忽都虎留抚河南，寻移随州，九年，签西京、大名、滨、棣、杯孟、真定、河间、邢、洺、磁、威、新、卫、保等路军，得四千有六十余人，以抄思统之。移镇颍州。卒。子别的因，

襁褓时鞠于祖母康里氏，留和林。稍长，给事乞儿吉思皇后。父卒，母张氏迎别的因南来。张贤明，尝从容训之曰：“人之所以成立者，知恐惧、知羞耻知艰难，否则禽兽而已。”

宪宗四年，以别的因袭父职副万户，镇随、颍二州。别的因身長七尺，多力，尤精骑射，士卒畏服之

中统四年，入觐，赐金符为寿、颍二州屯田达鲁花赤。时州境有虎食人，别的因缚羊置槛中，诱虎杀之。至元十三年，授信阳府达鲁花赤。信阳亦多虎，别的因加马踢鞍上出猎，命左右燔山，虎出走，别的因掷以踢，虎搏踢，据地而吼，还马射之，立毙。十六年，进常德路副达鲁花赤。会同知李明秀作乱，别的因单骑往谕之降。事闻朝廷，诛明秀。三十一年，进池州路达鲁花赤。大德十一年，迁台州路。卒，年八十一。

子三人：不花，金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；文圭，有隐德，赠秘书著作郎；延寿，汤阴县达鲁花赤。孙可恭，曾孙与权，皆进士。

史臣曰：“王罕猜忌失众，赖烈祖父子亡而复存，乃听谗子之言，辜恩负德。太阳罕懦耐我谋，横挑强敌。考其祸败之由，皆不量智力，轻于一举，身陨国灭，同趋覆辙，愚莫甚焉。古出鲁克乘机篡夺，民心未附，乃强其所不从，而淫刑以逼之，渊鱼丛爵，徒为吊伐之资而已。”